

欧阳永叔全集

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鮑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餼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靡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

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一作「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秩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修序。

昔在洛陽與余遊者，皆一時豪雋之士也。而陳郡謝希深，善評文章，河南尹師魯，辨論精博，余每有所作，二人者必申紙疾讀，便得余深意，以示他人，亦或時有所稱，皆非余所自得者也。宛陵梅聖俞，善人君子也，與余共處窮約，每見余小有可喜事，懽然若在諸己。自三君之亡，余亦老且病矣！此敍之作，既無謝尹之知音，而集錄成書，恨聖俞之不見也。悲夫！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二十四日書。

錄日記

集古錄既成之八年，家君命棗曰：「吾集錄前世埋沒闕落之文，獨取世人無用之物而藏之者，豈徒出於嗜好之僻，而以為耳目之玩哉？其為所得，亦已多矣！故嘗序其說而刻之。又跋於諸卷之尾者，二百九十六篇。序所謂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已彙備矣。若撮其大要，別為目錄，則吾未暇。然不可以闕而不備也。」棗與而悉發千卷之藏而考之，曰：「嗚呼！可謂詳矣。」蓋自文武以來，迄於五代，盛衰得失，賢臣義士，英雄賊亂之事，可以動人耳目者，至於釋氏道家之言，莫不皆有。然今散零落，數千百年，而後聚於此，則亦可謂難矣！其聚之既難，則其久也。又遂將散而無傳，宜公之惜乎此也。於是各取其書撰之，人事迹之始終，所立之時世，而著之為一十卷，以附於跋尾之後。夫事必簡而不煩，然後能傳於久遠。今此千卷之書者，刻之金石，託之山崖，未嘗不為無窮之計也。然必待集錄而後著者，豈非不其繁而難於盡傳哉？故著其大略，而不道其詳者，公之志也。熙寧二年二月記。

右集古錄序成於嘉祐末年。其云：「有卷帙次第，無時世先後。」蓋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此公述述千卷，不以世代為序之意也。又云：「撮其大要，別為錄目，因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以傳後學。」此公述錄目跋尾之意也。至熙寧二年，公之子叔弼記其後，云：「公命棗曰：『吾跋諸卷之尾者，二百九十六篇。若撮其大要，別為錄目，則吾未暇。』」棗乃盡發千卷，著其大略。一自今觀之，公序明言別為錄目，而棗乃記公未暇之語。世傳集古跋十卷四百餘篇，而棗乃謂二百九十六篇。雖是時公尚無恙，後三年方薨，然續跋纔十餘耳，不應多踰百篇。得非寫本誤以三百為二百，或棗記在熙寧之前，邪？棗又云：「為十卷，附跋尾之後。」今錄目自為一書，乃二十卷，不過列碑石所在，及其名氏歲月，初無難者何未暇之有，是皆可疑。姑以棗所記附公本序之後，而自周秦至於五季，皆隨年代為之序，庶幾時世先後秩然不紊。間有書撰出於一手，其歲月相遷，則類而次之，又於

每卷之末，備存當時卷帙之次第，既以便今，亦不失其初云。

（又一本云：「按公稱集古錄目，是書名，若目者，即今所云跋尾是也。公所稱目錄未暇者，即所云有卷帙次第，無時世先後是也。錄目目錄，並非一解。」）

集古錄跋尾目錄

卷一

古敦銘	一
毛伯敦銘	一
鸕伯彝銘	二
伯庶父敦銘	二
韓城鼎銘	二
商維鼎銘	四
周穆王刻石	五
古器銘	五
又古器銘	五
終南古敦銘	六
叔高父棗簋銘	六
敦匱銘	七
敦匡銘	七
張仲器銘	八

石鼓文	八
秦度量銘	九
秦昭和鐘銘	〇
秦祀巫咸神文	〇
又別本	〇
之罘山秦篆遺文	一
秦嶧山刻石	一
秦泰山刻石	一
鄒嶧山刻石	二
前漢谷口銅甬銘	二
前漢二器銘	三
前漢鴈足鐙銘	三
後漢袁良碑	四
後漢張平子墓銘	五
後漢北海相景君碑	五
後漢費鳳碑	六

後漢孔宙碑陰題名……………一六
 後漢劉曜碑……………一六
 後漢衡方碑……………一六
 後漢謁者景君碑……………一七
 後漢景君石郭銘……………一七

卷二

後漢沛相楊君碑……………一七
 又別本……………一八
 後漢郭先生碑……………一八
 又別本……………一九
 後漢費府君碑……………一九
 後漢兪鄉侯季子碑……………一九
 後漢武榮碑……………二〇
 後漢楊震碑陰題名……………二〇
 後漢碑陰題名……………二一
 又碑陰題名……………二一

又碑陰題名……………二一
 後漢公昉碑……………二二
 後漢人闕銘……………二三
 後漢武班碑……………二三
 後漢中常寺費亭侯曹騰碑……………二三
 後漢司隸楊君碑……………二四
 後漢張公廟碑……………二四
 後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二四
 後漢孔德讓碑……………二五
 後漢修孔子廟器碑……………二五
 後漢樊常侍碑……………二六
 後漢孫叔敖碑……………二六
 後漢泰山都尉孔君碑……………二六
 後漢西嶽華山廟碑……………二七
 後漢朔方太守碑陰……………二七
 後漢王守賞碑……………二八
 後漢郎中鄭固碑……………二八
 後漢田君碑……………二九

後漢桐柏廟碑	二九
後漢祝睦碑	二九
後漢祝睦後碑	三〇
後漢老子銘	三〇
後漢堯祠祈雨碑	三〇

卷三

後漢冀州從事張表碑	三一
後漢竹邑侯相張壽碑	三一
後漢金鄉守長侯君碑	三一
後漢魯相晨孔子廟碑	三一
後漢孔君碑	三二
後漢慎令劉君墓碑	三三
後漢北軍中候郭君碑	三三
後漢析里橋鄆閣頌	三三
後漢堯母碑	三四
後漢繁陽令楊君碑	三五
後漢高陽令楊君碑	三五

後漢楊君碑陰題名	三五
又漢楊君碑陰題名	三五
後漢碑陰題名	三六
後漢楊公碑陰題名	三六
後漢殘碑陰	三七
後漢魯峻碑	三七
後漢元儒婁先生碑	三七
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紀功銘	三八
後漢桂陽周府君碑	三八
後漢桂陽周府君碑後本	三八
後漢秦君碑首	三九
又別本	三九
後漢堯祠碑	三九
後漢郎中王君碑	四〇
後漢樊毅華嶽廟碑	四〇
後漢太尉陳球碑	四〇
後漢樊毅華嶽碑	四一
後漢修西嶽廟復民賦碑	四一

集古錄跋尾目錄

後漢北嶽碑	四二
後漢無極山神廟碑	四二
後漢穀阮君神祠碑	四三
後漢敬仲碑	四三
後漢無名碑	四三
後漢藥長蔡君頌碑	四四
後漢唐君碑	四四
後漢朱龜碑	四四
後漢司隸從事郭君碑	四五
後漢太尉劉寬碑	四五
又後漢太尉劉寬碑	四五
後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	四六
後漢小黃門譙君碑	四六
後漢文翁石柱記	四七
後漢文翁學生題名	四七
後漢熊君碑	四七
後漢元節碑	四八
後漢殘碑	四八

卷四

後漢天祿辟邪字	四八
魏受禪碑	四九
魏鍾繇表	四九
又別本	五〇
魏公卿上尊號表	五〇
魏劉喜學生冢碑	五一
魏賈逵碑	五一
魏鄧艾碑	五一
吳九真太守谷府君碑	五二
吳國山碑	五二
晉南鄉太守頌	五二
晉南鄉太守碑	五三
南鄉太守碑陰	五三
晉陸曄碑	五四
晉樂毅論	五四
晉蘭亭修禊序	五四

范文度摹本蘭亭序	五五
又	五五
又	五六
晉王獻之法帖	五六
又	五六
晉賢法帖	五六
晉七賢帖	五七
宋文帝神道碑	五七
宋宗懋母夫人墓誌	五七
齊鎮國大銘像碑	五八
南齊海陵王墓銘	五八
又	五八
梁智藏法師碑	五九
陳浮屠智永書千字文	五九
又	五九
魏九級塔像銘	六〇
大代修華嶽廟碑	六〇
又	六〇

集古錄跋尾目錄

檀州孔子廟記	六一
後魏孝文北巡碑	六一
後魏定鼎碑	六一
後魏石門銘	六一
後魏神龜造碑像記	六一
魯孔子廟碑	六一
東魏任城王造浮圖記	六一
東魏造石像記	六三
北齊常山義七級碑	六三
又別本	六三
永樂十六角題名	六四
北齊石浮圖記	六四
後周大像碑	六五

卷五

隋太平寺碑	六五
隋老子廟碑	六五
隋余朱微碑	六五

集古錄跋尾目錄

隋龍藏寺碑……………六六

又別本……………六六

隋李康清德頌……………六六

隋梁洋德政碑……………六七

隋韓擒虎碑……………六七

隋陳茂碑……………六七

隋蒙州普光寺碑……………六八

隋丁道護啓法寺碑……………六八

隋汎愛寺碑……………六九

隋鉗耳背清德頌……………六九

隋廬山西林道場碑……………六九

又別本……………六九

唐德州長壽寺宿利碑……………七〇

唐孔子廟堂碑……………七〇

千文後虞世南書……………七〇

唐呂州普濟寺碑……………七一

唐幽州昭仁寺碑……………七一

唐顏師古等慈寺碑……………七一

隋耶茂碑……………七一

又別本……………七二

唐耶穎碑……………七二

唐耶穎碑陰題名……………七二

唐孝子張常清旌表碑……………七三

唐九成宮禮泉銘……………七三

唐歐陽率更臨帖……………七三

唐皇甫忠碑……………七三

唐岑文本三龕記……………七四

唐孟法師碑……………七四

唐孔穎達碑……………七四

陳張慧湛墓誌銘……………七四

唐薛稷書……………七五

唐益州學館廟堂記……………七五

唐衛國寺靖碑……………七五

唐辨法師碑……………七六

唐吳廣碑……………七六

唐龍興宮碧落碑……………七六

卷六

唐徐王元禮碑……………七七

唐智乘寺碑……………七七

唐九門縣西浮圖碑……………七八

唐陶雲德政碑……………七八

唐人部壇寶錄……………七八

唐魏載墓誌銘……………七九

唐乙速狐神慶碑……………七九

唐尹氏陶文……………七九

唐尹孝子旌表文……………八〇

唐渭南令李君碑……………八〇

又……………八〇

唐流杯亭侍宴詩……………八〇

又……………八一

唐司刑寺大脚跡勅……………八一

唐韓覃幽林思……………八一

唐崔敬嗣碑……………八二

唐武靈禮寧照寺鐘銘……………八二

唐韋維善政論……………八二

唐有道先生葉公碑……………八三

唐郭知運碑銘……………八三

唐御史臺精舍記……………八三

唐西嶽大洞張尊師碑……………八四

唐令長新戒……………八四

唐興唐寺石經藏贊……………八四

唐李邕端州石室記……………八五

唐獨孤府君碑……………八五

又……………八五

唐蔡有鄰盧舍那珉像碑……………八五

唐景陽井銘……………八六

唐華嶽題名……………八六

唐石臺道德經……………八七

唐陝州盧奐應事贊……………八七

唐鶴鶴頌……………八七

唐元宗謁玄元廟詩……………八七

唐裴光庭碑	八七
唐羣臣請立道德經臺奏答	八八
唐萬回神迹記碑	八八
唐張嘉正碑	八九
唐李邕嵩嶽寺碑	八九
唐裴大智碑	八九
唐安公美政頌	八九
唐石壁寺鐵彌勒像頌	九〇
唐鄭官石記	九〇
唐開元聖像碑	九〇
唐大照禪師碑	九一
唐植柏頌	九一
唐鄭預注多心經	九一
唐薛仁貴碑	九一
唐舞陽侯祠堂碑	九二
唐崔潭龜詩	九二
唐華陽頌	九二
唐美原夫子廟碑	九三

卷七

唐開元金錄齋頌	九三
唐龍興七祖堂頌	九四
唐明禪師碑	九四
唐放生池碑	九四
唐徐浩元隱塔銘	九四
唐顏真卿書東方朔畫贊	九五
唐畫贊碑陰	九五
唐李陽冰城隍神記	九五
唐李陽冰忘歸臺銘	九五
衛秀書梁思楚碑	九六
唐緝雲孔子廟記	九六
唐呂誦表	九六
又	九六
唐徐方回西塘記	九七
唐裴虬怡亭銘	九七
唐顏魯公題名	九七

又別本	九八
唐元結濯尊銘	九八
唐元結陽華巖銘	九八
唐元結嶧臺銘	九九
唐禹廟碑	九九
唐崇徽公主手痕詩	九九
唐李澄碑	九九
唐顏真卿麻姑壇記	一〇〇
唐顏真卿小字麻姑壇記	一〇〇
唐中興頌	一〇〇
又別本	一〇一
唐李陽冰庶子泉銘	一〇一
唐李陽冰阮客舊居詩	一〇一
唐元靜先生碑	一〇一
唐竇叔蒙海濤誌	一〇二
唐鹽宗神祠記	一〇二
唐裴公紀德碣銘	一〇三
又別本	一〇三

唐龍興寺四絕碑首	一〇四
唐千祿字樣	一〇四
唐千祿字樣摹本	一〇四
又別本	一〇五
唐滑州新驛記	一〇五
唐歐陽珣碑	一〇五
唐杜濟神道碑	一〇六
唐杜濟墓誌銘	一〇六
唐顏真卿射堂記	一〇六
唐王師乾神道碑	一〇七
唐僧懷素法帖	一〇七
唐張敬因碑	一〇七
又	一〇八
唐顏勤禮神道碑	一〇八
唐重摹吳季子墓銘	一〇九
又別本	一〇九
唐鴈門王田氏神道碑	一〇九

集古錄跋尾目錄

唐顏氏家廟碑……………一〇

唐顏魯公書殘碑……………一〇

又……………一〇

唐湖州石記……………一〇

唐顏魯公帖……………一一

唐顏魯公二十二字帖……………一一

唐顏魯公法帖……………一一

唐元次山銘……………一二

唐張中丞傳……………一二

唐甘棠館題名……………一二

唐汾陽王廟碑……………一三

唐賀蘭夫人墓誌……………一三

唐辨正禪師塔院記……………一三

唐韓愈盤谷詩序……………一四

唐郭忠武公將佐略……………一四

唐濟瀆廟祭器銘……………一四

唐神女廟詩……………一五

唐馬寔墓誌銘……………一五

又……………一五

唐陽武復縣記……………一五

唐石洪鍾山林下集序……………一五

唐房太尉遺愛碑陰記……………一六

唐韓退之題名……………一六

唐田宏正家廟碑……………一六

唐韓愈南海神廟碑……………一七

唐韓愈羅池廟碑……………一七

唐韓愈黃陵廟碑……………一八

唐胡良公碑……………一八

唐韓文公與類師書……………一八

唐高閑草書……………一九

唐盧瑱禱聰明山記……………一九

唐侯喜復黃陂記……………一九

又……………二〇

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二〇

唐盧城辛令去思頌……………二〇

唐僧靈澈詩……………二〇

卷九

唐南嶽彌陀和尚碑……………一二一
 唐陽公舊隱碣……………一二一
 唐于靈神道碑……………一二一
 唐昭懿公主碑……………一二二
 唐李光進碑……………一二二

唐沈傳師遊道林嶽麓寺詩……………一二二
 唐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一二二
 唐張九齡碑……………一二三
 唐崔能神道碑……………一二三
 唐田布碑……………一二三
 唐鄭權碑……………一二四
 唐李德裕茅山三像記……………一二四
 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一二四
 唐李文饒平泉山居詩……………一二五
 唐李德裕大孤山賦……………一二五
 唐大孤山賦……………一二五

唐辨石鍾山記……………一二五
 唐元稹修桐柏宮碑……………一二六
 唐李臧用碑……………一二六
 唐薛莘唱和詩……………一二六
 唐法華寺詩……………一二七
 襄陽山文……………一二七
 唐武侯碑陰記……………一二七
 唐王質神道碑……………一二八
 唐元度十體書……………一二八
 唐鄭澣陰符經序……………一二八
 又……………一二九
 唐山南西道驛路記……………一二九
 唐何進滔德政碑……………一二九
 唐李聽神道碑……………一二九
 唐李石神道碑……………一二九
 唐高重碑……………一三〇
 唐康約言碑……………一三〇
 唐復東林寺碑……………一三〇

集古錄跋尾目錄

唐曾昌投龍文……………一三〇

唐夔州都督府記……………一三一

唐俞珣書陳果仁告並井捨宅造寺疏……………一三一

唐圭峰禪師碑……………一三二

唐濠州勸民栽桑勅碑……………一三二

又別本……………一三二

唐閩遷新社記……………一三一

又……………一三三

唐令狐楚登白樓賦……………一三三

唐礪溪廟……………一三三

唐白敏中碑……………一三四

唐于僧尊勝經……………一三四

唐孔府君神道碑……………一三四

唐陸文學傳……………一三四

又……………一三五

唐百巖大師懷暉碑……………一三五

唐王重榮德政碑……………一三六

唐張將軍新廟記……………一三六

唐花林宴別記……………一三六

唐涇州臨羅尼經幢……………一三六

唐王綬詩……………一三七

唐人書楊公史傳記……………一三七

張龍公碑……………一三七

又別本……………一三八

瘞鶴銘……………一三八

又……………一三八

黃庭經四首……………一三八

又……………一三九

又……………一三九

又……………一三九

遺教經……………一四〇

小字道德經……………一四〇

唐人寫帖……………一四〇

小字法帖……………一四〇

卷十

又.....	一四一
十八家法帖.....	一四一
雜法帖六首.....	一四一
一.....	一四一
二.....	一四二
三.....	一四二
四.....	一四二
五.....	一四二
六.....	一四二
景福遺文.....	一四三
淨槎寺八記詩.....	一四三
福州永泰縣無名篆.....	一四三
又.....	一四三
謝仙火.....	一四四
周伯著碑.....	一四四
裴夫人誌.....	一四五
五代時人署字.....	一四五
楊凝式題名.....	一四五

徐鉉雙溪院記.....	一四五
王文秉小篆千字文.....	一四六
王文秉紫陽石磬銘.....	一四六
郭忠恕小字說文字源.....	一四六
郭忠恕書陰符經.....	一四七
太清石闕題名.....	一四七
太清東闕題名.....	一四七

集古錄跋尾

卷一

古敦銘（毛伯敦 龔伯彝 伯庶父敦）（元第九百四十一）

右，毛伯古敦銘。嘉祐中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爲承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能讀古文（一作「之」）銘識，考知其事蹟。而長安秦漢故都，時時發掘所得，原父悉購而藏之。以予方集錄古文，故每有所得，必摹其銘文以見遺。此敦原父得其蓋於扶風，而有此銘。原父爲子考按其事云：「史記：武王克商，尙文牽牲，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謂「鄭者」毛叔鄭也。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時器也。蓋余集錄最後得此銘，當作錄目序時，但有伯問銘，吉日癸巳字最遠，故敘言自周穆王以來，敘已刻石，始得斯（一作「此」）銘，乃武王時器也。其後二銘一得盨，曰龔伯尊彝，其一亦得扶風，曰伯庶父作舟姜尊敦，皆不知爲何人也。三器銘文皆完好可識，具列如左（右真蹟）（釋文列後）

毛伯敦銘

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昭宮丁亥王格于宣射毛伯入門位中庭右祝鄭王呼內史册命鄭王曰鄭昔先王既命女作邑口（一字未詳薛釋作「繼」）五邑祝今余佳亂商乃命錫女赤芾同冕齊黃鑿旂用事鄭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鄭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鄭其鬻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薛尙功釋云：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宮丁亥王格于宣榭毛伯內門立中廷祐祝邾王呼內史

鼎用康輿委懷遠邦君子晉姜用斲口口虞毒作惠口亟萬年無疆用享用德峻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右原父所寫如此

佳（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佳（惟）司（嗣一翠一同）朕先姑君晉邦余不夏（敎今作「敢」者稱文省）妄寧罔（經）嚳（誰）明德宣仰（疑一郵一省隸作一卹一）我爾用豐彤辟燧（疑一毋一）字）野久炎剝虐不象（疑「送」字讀爲一墜一）譖（諸）卑（覃）阜（享）白（帥）贊我萬民乳遺我須（疑「易」字）一函一（函或「胃」字省）賚千兩勿濩文侯頽令畢（疑「卑」字）一卦（疑「毋」字讀爲「貫」）一循（通）一刃征懸（疑「懸」字）湯羸取（受）久吉金用卣（作）寶璽（隲）鼎用康頤（疑「西夏」字）委（讀爲「綏」）襄遠切君子晉姜用廟（疑「所」字讀爲「祈」）一辯雍暖（疑「盤」字讀爲「眉」）一壽三登取（爲）亟（極）萬年無疆用高（享）用德眈（疑「九」字）保僉（其）孫子三壽是利

古嘉祐己亥歲馮掖有得鼎韓城者摹其款識于石樂安公以南仲職典書學命釋其字謹按其銘蓋多古文奇字古文自漢世知者已稀字之傳者賈逵許慎輩多無其說蓋古之事物有不與後世同者故不能盡通其作字之木意也其不傳者今或得於古器無所依據難以臆斷大抵古字多省偏旁而趨簡易故佳司罔巨卣等字皆假借也鄭司馬說周禮云「古者書儀但爲義」又云「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卽立一者是也「敬者進取也。从受故。叟疑爲敬。喪（毋）从女而象孔子形故煙疑爲母而懸讀爲懸。雖用邕聲。邕从水古文作甞今此露从水从呂故疑爲離。魯字古作表（卽「旅」字）古文旅作𠂔而者（者）字用𠂔爲聲蓋古文魯旅者三字通用故譖疑爲諸。易者篆文象蜥易形故須疑爲易而讀爲錫爲賜皆以聲假借也。鹵从鹵（古「西」字）中象鹽形胃（胃）上象胃中穀形故鹵胃二字（疑脫「通」字）卑者

从力，在甲下（力今俱用左，古者尙右，故力在甲下爲卑）故疑疑爲卑（亦恐借爲「卑」讀）毋（音冠）象穿寶貨形，貫字从之，搆或卽毋字。今毛詩有串夷字，俗用爲串穿之串，而說文不載，豈非聿字之省也？故疑聿讀爲貫。通从彡。凡从彡之字，多通用，故徧疑爲通。古語二字相屬者，多爲一字書之。若秦鐘銘有字（小子）彡（四方）之字是也。鹵古西字，故疑疑爲西夏字（秦鐘銘亦有此字）。妥字說文無之，蓋古緩字省糸爾。其後相承讀如媿，故疑疑讀爲緩。从（音偃）石鼓文皆作爲古之旌旂，悉載於車，故疑鞞卽旂字，而從車。借讀爲祈，近嘗有得敦藍田者二銘，皆有用鞞萬壽之文，故知然也。鞞今幡爲詩刃，而鞞芭之鞞（音門）用之爲聲。詩，鞞驚在鞞，又省爲鞞，易擊辭鞞，又讀如尾，鞞（門）尾眉聲相近，又古者字音多與今異（徐鉉所謂如自亦音查，鞞亦音門，乃亦音仍，他皆倣此是也）。豈鞞眉古亦同音與秦鐘銘亦有鞞壽字，故疑疑爲眉爲者，毋猴也。从爪而象其形，故踈爲爲。鞞字，字書所無，而於文執宜爲允，蓋用咄省聲也。他字不可識者，猶十一二與其偏旁之異者，若可馬，忍，刃，出之類，皆今所不傳，以小篆參求之，不能彷彿，以今揆之，其間或當時書者鑄器者，不必無謬誤矣。姑盡淺學，以塞公命云爾。嘉祐壬寅冬十月，太常博士知國子監書學，豫章楊南仲識。

嘗觀石鼓文，愛其古質，物象形執，有遺思焉。及得原甫鼎器銘，又知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悉歸一體。故古文所見者止此，惜哉！治平甲辰五月，莆陽蔡襄。

商維鼎銘（元附九百四十一）

右商維鼎銘者，原甫在長安時得之。上維，其銘云：「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都維公，誠伴，隳鼎用，追享丁于皇，且考用氣，糜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雖公不知爲何人，原甫謂古丁甯通用，蓋古字簡略，以意求之，則得爾。而蔡君謨謂十有四月者，何原甫亦不能言也。治平元年中，伏日書。

周穆王刻石（元附七百六十一）

右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贊皇壇山上一壇山，在縣南十三里。穆天子傳云：『穆天子（二字一作「王」）登贊皇（一有「山」字）以望臨城置壇，此（一作「北」）山遂以爲名。』（一有「圖經云「三字）癸巳，誌其日也。圖經所載如此，而（一無此七字）又別有四望山者，云是穆王所登者。（一作「山」）據穆天子傳，但云登山，不言刻石。然字畫亦奇怪。土人謂壇山爲馬蹬山，以其「字形類也。慶歷中，宋尚書相在鎮陽，遣人於壇山模此字，而趙州守將武臣也，遽命工鑿山（一無此字）取其字，禽于州廨之壁，聞者爲之嗟惜也。治平甲辰秋分日書（右真蹟）

古器銘（鐘銘二 缶器銘一 一缶「字疑非」 甌銘二 寶敦銘一）（元第三百七十一）

右古器銘六。余嘗見其二，曰甌也，寶鈇鐘也。太宗皇帝時，長安民有耕地，得此甌，初無識者。其狀，下爲鼎，三足，上爲方甌，中設銅簞，可以開闔，製作甚精，有銘在其側。學士句中，正工於篆籀，能識其文，曰甌也。遂藏於秘閣。余爲校勘時，常閱于秘閣下。景祐中，修大樂，冶工給銅，更鑄編鐘，得古鐘，有銘于腹，因存而不毀，卽寶鈇鐘也。余知太常禮院時，嘗於太常寺按樂，命工叩之，與王朴夷則清聲合。初，王朴作編鐘，皆不圓，至李照等奉詔修樂，皆以朴鐘爲非，及得寶鈇，其狀正與朴鐘同，乃知朴爲有法也。嘉祐八年六月十八日書（右真蹟）

又古器銘（綏和林鐘 寶盞 寶敦）（元第五百九十一）

右古器銘四，尚書屯田員外郎楊南仲爲余讀之。其一曰綏和林鐘，其文摩滅不完，而字有南仲不能識者。

其二曰寶盃，其文完可讀，曰：「伯王般子作寶盃，其萬斯年子子孫孫，其永寶用。」其三其四，皆曰寶敦，其銘文亦同，曰：「惟王四年八月丁亥，散季肇作朕王母弟姜寶敦，散季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蓋一敦而二銘，余家集錄所藏古器銘，多如此也。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以服藥假家居書。（右真蹟）

自余集錄古文，所得三代器銘，必問於楊南仲、章友直，暨集錄成書，而南仲、友直相繼以死，古文奇字，世罕識者，而三代器銘亦不復得矣。治平三年七月二十（一有「八」字）日（一有「以」字），孟饗攝事太廟齋宮書。（右真蹟）

終南古敦銘（元第二百四十一）

右終南古敦銘，大理評事蘇軾為鳳翔府判官，得古器於終南山下，其形制與今三禮圖所畫及人家所藏古敦皆不同，初莫知為敦也。蓋其銘有寶尊敦之文，遂以為敦爾。（右集本）

叔高父賁（一作「旋」）簋銘（元第四十一）

右一器，其銘云：「叔高父作賁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其容四升，外方內圓，而小壻之，望之略似龜，有首有尾，有足有腹，有甲也。今禮家作簋，內正圓，外方正，刻蓋正為龜形，猶有近也，不全與古同耳。

此銘劉原父在永興，得古銅簋，模其銘以見寄，其後原文所書也。

禮家作簋，傳其說，不知其形制，故名存實亡，此器可以正其繆也。甲辰正月十二日襄。

右賁簋銘曰：「叔高父作賁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原父在長安，得此簋於扶風。原甫曰：「簋容四升，其形外方內圓，而小壻之，似龜，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禮家作簋，亦外方內圓，而其形如桶，但於其蓋

刻爲龜形（一有一爾字）血原甫所得真古蓋不同（一有一也一字）君謨以謂禮家傳其說不見其形制爲名存實亡原甫所見可以正其繆也故并錄之以見君子之於學貴乎多見而博聞也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右直蹟）

敦匣銘（周姜寶敦 張伯文匣）（元附八百九十一）

右伯文敦銘曰：伯文父作周姜寶敦用夙夕享用斬萬壽。尚書命序曰：穆王命伯文爲周太僕正。一則此敦周穆王時器也。按史記（一有「本紀」二字）年表自厲王以上有世次而無年數共和以後接乎春秋年數乃詳。蓋自穆王傳共孝懿夷厲五王而至於共和自共和至今蓋千有九百餘年斯敦之作在共和前五世而遠也。古人之欲存乎久遠者必託於金石而後傳其埋沈埋沒顯晦出入不可知其可知者久而不朽也。然岐陽石（一作「十一」）敦今皆在而文字剝缺者十三四惟古器銘在者皆完則石之堅又不足恃。是以古之君子器必用銅取其不爲燥溼寒暑所變爲可貴者以此也。古之賢臣名見詩書者常爲後世想望矧得其器讀其文器古而文奇自可寶而藏之邪。其後張伯文匣銘曰：張伯作文匣其子子孫孫永寶用。張伯不知何人也。二銘皆得之原父也。治平元年正月二日書（右集本）

敦匣銘（伯文敦 張伯文 按「匣」即「簠」一字）（元無卷第）

嘉祐六年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爲承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而咸鑄周秦故都其荒基破冢耕夫牧兒往往有得必購而藏之以余方集錄古文乃摹其銘刻以爲遺故余家集古錄自周武王以來皆有者多得於原父也。歸自長安所載盈車而以其二器遺余其一曰伯文之敦其一曰張仲

之。其形制與今不同，而極精巧。敦、罍皆有銘，而云「罍獲其二」，皆有蓋，而上下皆銘，銘文皆同。甚矣古之人慮遠也。知夫物必有弊，而百世之後埋沒零落，幸其一在，尚冀或傳爾。不然，何丁甯重複若此之煩也。其於一用器爲慮猶如此，則其操修施設，所以垂後世者必不苟。二子名見詩書，伯罔、周穆王時人，張仲、宣王時人。太史公表次三代以來，自共和以後，年世乃詳。蓋自共和元年，逮今千有九百餘年，而穆王又共和前五世，可謂遠矣。而斯器也，始獲於吾二人，其中間晦顯出入不可知，以其無文字以志之也。蓋其出或非其時，而遇或非其人，物有幸不幸也。今出而遭吾二人者，可謂幸矣。不可以不傳，故爲之書，且以爲贈我之報。歐陽修記（右集本）

張仲器銘（集本）（元第九百八十一）

右張仲器銘四，其文皆同，而轉注偏旁左右或異。蓋古人用字如此爾。嘉祐中，原父在長安，獲二古器，銘於藍田，形制皆同，有蓋而上下有銘，甚矣古人之爲慮遠也。知夫物必有敝，而百世之後埋沒零落，幸其一在，尚冀或傳爾。不然，何丁甯重複若此之煩也。詩六月之卒章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一蓋周宣王時人也。距今實千九百餘年，而二器始復出，原父藏其器，予錄其文。蓋仲與吾二人者，相期於二千年之間，可謂遠矣。方仲之作斯器也，豈必期吾二人者哉。蓋久而必有相得者，物之常理爾。是以君子之於道，不汲汲而志常在於遠大也。原父在長安，得古器數十，作先秦古器記，而張仲之器，其銘文五十有一，其可識者四十一，具之如左。其餘以俟博學君子。（右集本）

石鼓文

右石鼓文。岐陽石鼓，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爲周文王之鼓。（一有「至」字）

王刻詩；（一有一爾一字）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置于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一有一十鼓一二字）迺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一有一摩滅一二字）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尙在其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摩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已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况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爲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巍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邪？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爲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廬陵歐陽棊記。嘉祐八年六月十日書。（右真蹟）

秦度量銘（元第六百六十一）

右秦度量銘二。按顏氏家訓，隋開皇二年，之推與李德林見長安官庫中所藏秦鐵稱權，旁有鑄銘二，其文正與此二銘同。之推因言：「司馬遷秦始皇帝本紀書丞相隗林當依此銘作隗狀，遂錄二銘載之家訓。余之得此二銘也，迺在秘閣校理文同家。同蜀人，自言嘗遊長安，買得（一有「此」字）二物，其上刻二銘，出以示余，其一乃銅錢，不知爲何器，其上有銘，循環刻之，乃前一銘也。其一乃銅方版，可三四寸許，所刻乃後一銘也。考其文與家訓所載正同。然之推所見是鐵稱權，而同所得乃二銅器。余意秦時茲二銘刻於器物者，非一也。及後又於集賢校理陸經家得一銅板，所刻與前一銘亦同，益知其然也。故并錄之云。嘉祐八年七月十日書。（右真蹟）

秦昭和鐘銘

右，秦昭和鐘銘曰：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按史記秦本紀自非子邑秦而秦仲始爲大夫卒莊公立卒襄公文公宣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公桓公景公相次立。太史公於本紀云：襄公始列爲諸侯。一於諸侯年表則以秦仲爲始。今據年表始秦仲則至康公爲十二公，此鐘爲共公時作也。據本紀自襄公始則至桓公爲十二公而銘鐘者當爲景公也。故並列之以俟博識君子。治平元年二月社前一日書（右真蹟）

秦祀巫咸神文（一作「秦誓文」）（元第四百）

右，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其言首述秦穆公與楚成王事，遂及楚王熊相之罪。按司馬遷史記世家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良夫、熊適、熊槐、熊元，而無熊相。據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今以世家考之，有成王十八世爲頃襄王，而頃襄王名橫，不名熊相。又以秦本紀與世家參較，自楚平王娶婦於秦昭王時，吳伐楚而秦救之，其後歷楚惠、簡、悼、康、五王皆寂不與秦相接，而宣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至楚懷王熊槐頃襄王熊橫，當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時，秦楚屢相攻伐，則此文所載非懷王則頃襄王也。而名皆不同，又以十八世數之，則當是頃襄，然則相之名理不宜繆，但史記或失之耳。疑相傳寫爲橫也。（右集本）

又別本（祀朝那湫文附）（增入）

右，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者，以其言楚王熊相之罪也。史記世家楚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疑

熊良夫熊商熊槐熊元而無熊相。詛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一而後云：一倍十八世之詛盟，一則秦自穆公十入世爲惠文王也。」又按秦本紀與楚世家：「自楚平王娶婦於秦，其後累世不以兵交，至宣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及惠文王時，與楚懷王熊槐屢相攻伐。一則秦所詛者是懷王也。但史記以爲熊槐者，失之爾。槐相二字相近，蓋轉寫之誤，當從詛文。石刻以相爲正。又有祀朝那湫文，其文與此同，今附於後。熙寧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書。」

之罘山秦篆遺文（元第三百六十一）

右秦篆遺文，纔二十一字，曰：「於久遠也如後嗣焉成功盛德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其文與嶧山碑、泰山刻石二世詔語同，而字畫皆異。惟泰山爲真李斯篆，前此遺者，或云：「麻溫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真者」邪？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右集本）

秦嶧山刻石（元第九百五十）

右秦嶧山碑者，始皇帝東巡，羣臣頌德之辭。至二世時，丞相李斯始以刻石。今嶧山實無此碑，而人家多有傳者，各有所自來。昔徐鉉在江南，以小篆馳名，鄭文寶其門人也，嘗受學於鉉，亦見稱於一時。此本文寶云：「是鉉所摹。」文寶又言：「嘗親至嶧山訪秦碑，莫獲，遂以鉉所摹刻石於長安。世多傳之。」余家集錄別藏泰山李斯所書數十字尚存，以較摹本，則見真僞之相遠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右真蹟）

秦泰山刻石（一作「書李斯篆後」）（元第一百三十一）

右秦二世詔李斯篆。天下之事，固有出於不幸者矣！苟有可以用於世者，不必皆賢聖之作也。蚩尤作五

兵，紂作漆器，不以二人之惡而廢萬世之利也。篆字（二字一作小篆）之法，出於秦李斯。荆之相秦，焚棄典籍，遂欲滅先王之法，而獨以己之所作刻石而示萬世何哉？（十四字一作至己之所作，則爲萬世不可朽之計，何其愚哉？）按史記秦始皇帝行幸天下，凡六刻石，及二世立，又刻詔書于其旁，今皆亡矣。獨泰山頂上二世（一有一此一）字）詔（一有書一字）僅在所（一無二字）存數十字爾。今俗傳嶧山碑者，史記不載，又其字體差大（六字一作一其字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一無此六字）又有別本云（一無此字）出於夏竦家者，以今市人所鬻校之，無異（一無此十一字）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謂巢木傳刻爾，皆不足貴也（一無此五字）余友江鄰幾（一作休復）謫官於奉符，嘗自至泰山頂上，視秦所刻石處，云：「石頑不可鑿，不知當時何以刻也。然而（二字一作其一）四面皆（一有一石二字）無草木，而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一有一也）字）然風雨所剝，其存者纔此數十字（一無此三字）而已。」一本鄰幾遺余也。比今俗傳嶧山碑本，特爲真者爾（一無此十九字作「休復字鄰幾一五字」）（右集本）

鄒嶧山刻石（一作秦二世詔）

右鄒嶧山秦二世刻石，以泰山所刻較之，字之存者頗多，而摩滅尤甚。其趙嬰楊樛姓名，以史記考之，乃微可辨。其文曰：「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一凡二十九字，多於泰山存者，而泰山之石又滅一盛德二字，其餘則同，而泰山字差小，又不類泰山存者，刻畫完好，而附錄於此者，古物難得，兼資博覽耳。」芾集錄成書後八年，得此于青州，而附之熙寧元年秋九月六日書（右真蹟）

前漢谷口銅甬銘（始元四年）

右漢谷口銅甬，原父在長安時得之。其前銘云：「谷口銅甬容十（其下減兩字）始元四年左馮翊造。其後銘云：「谷口銅甬容十斗重四十斤甘露元年十月計掾章平左馮翊府」（下減一字）原父以今權量校之，容三斗重十五斤，始元甘露皆宣帝年號。（一有「也」一字）余所集錄千卷前漢時文字，惟此與林華行鑑蓮勺博山鑪盤銘爾。治平元年六月九日書。（右真蹟）

前漢二器銘（林華宮行鑑一蓮勺宮博山鑪一）（五鳳二年）（元第八百一十一）

（劉原父帖）

近又獲一銅器，刻其側云：「林華觀行鑑重一斤十四兩五鳳二年造第一今附墨本上呈一

右林華宮行鑑銘一蓮勺宮銅博山鑪下槃銘一皆漢五鳳中造。林華宮漢書不載，宣帝本紀云：「困於蓮勺鹵中。」注云：縣也，亦不云有宮。蓋秦漢離宮別館不可勝數，非因事見之，則史家不能備載也。余所集錄古文，自周穆王以來，莫不有之，而獨無前漢時字，求之久而不獲，每以爲恨。嘉祐中友人劉原甫出爲永興守，長安秦漢故都，多古物奇器，埋沒於荒基敗冢，往往爲耕夫牧豎得之，遂復傳於人間。而原甫又雅喜藏古器，由此所獲頗多，而以其方集古文，故每以其銘刻爲遺。既獲此二銘，其後又得谷口銅甬銘，乃甘露中造，由是始有前漢時字，以足余之所闕，而大償其素願焉。余所集錄既博，而爲日滋久，求之亦勞，得於人者頗多，而最後成余志者，原甫也。故特誌之。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前漢鴈足鐙銘（黃龍元年）（此跋本與漢二器銘銅甬銘共爲一卷）

（裴如晦帖）

煜頃嘗謂：「周秦東漢，往往有銘傳於世間，獨西漢無有。」王原叔言：「華州片瓦，有元光字，急使人購得之，乃好事者所爲，非漢字也。」侍坐語及公，亦謂「家集所闕，西漢字耳。」煜守丹陽，日蘇氏者，出古物，有銅鴈足，鑿制作精巧，因辨其刻，則黃龍元年所造，其言榮宮，二史間未始概見，遂摹之，欲寄左右，以爲集古錄之一事，會悲苦不果。昨偶開篋見之，謹以上獻，亦聞原甫於秦中得西漢數器，不知文字，與此類否。煜再拜。治平元年十二月十四日。

後三年，余出守亳州，社而裴如晦以疾卒于京師。明年，原甫卒于南都。二人皆年壯氣盛，相次以歿，而余獨歸然而存也。熙寧壬子四月。（右真蹟）

後漢袁良碑（永建六年）（元第七百七十一）

右漢袁良碑云：「君諱良，字卿，（卿上一字摩滅）陳國扶樂人也。厥先舜苗，世爲封君。周興，虞闕，父一（自此而滅）又云：「滿爲陳侯，至元孫滿塗，以字立，姓曰袁。」（自此又滅）又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寶從其冊，天下既定，還宅扶樂，蓋不知爲何人也。」又云：「孝武征和三年，曾孫斬賊先勇，拜黃門郎。一曾孫滅其名，賊下亦（一作一又一）滅一字。又曰：「封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薨，子經嗣。經薨，子山嗣。傳國三世，至王莽而絕。君卽山之曾孫也。舉孝廉，郎中謁者，將作大匠，丞相令，廣陵太守，討江賊張路等，威震徐方，謝病歸家。孝順初，（初下數字滅）又云：「府舉君拜議郎符節令，一其後又云：「永建六年二月卒。」其碑首題云：「漢故國三老袁君碑。」而碑文有「使者持節安車。」又有一几杖之尊，袒割之養，君實饗之一之語。以此知良嘗爲三老矣。其餘摩滅，雖時時可讀，而不能次第也。又云：「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一九龍殿名，惟見於此。治平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夏，至假書。（右真蹟）」

後漢張平子墓銘（永和四年）（元第三十）

右漢張平子墓銘，世傳崔子玉撰，并書。按范煜漢書張衡傳贊云：「崔子玉謂衡，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此銘有之（四字一作一，今銘有此語一）則真子玉作也。其刻石爲二本：一在南陽，一在向城。天聖中有右班殿直趙球者，知南陽縣事，因治縣署，毀馬臺，得一石有文，驗之，迺斯銘也。遂龕於廳事之壁。其文至一凡百君子一而止，其後（一有一半一字）亡矣。其在向城者，今尙書屯田員外郎謝景初，得其半於向城之野；自一凡百君子一已上，則亡矣。（三字一作一，其前半亡矣一）今以二本相補續，其文遂復完，而闕其最後四字。然則昔人爲二本者，不爲無意矣。據徐方回所記二十一字，迺趙球所得南陽石之亡者（二十一字一作一，唐寶應中有徐方回者，別得二十一字，云是銘最後文，疑球所得南陽石之半亡者爾。）今不復見，則又亡矣。惜哉！嘉祐八年歲在癸卯十月十八日書（右真蹟）

後漢北海相景君碑（漢安二年）（元第六百二十六）

右漢北海相景君銘，其碑首題云：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一其餘文字，雖往往可讀，而漫滅多不成文。故君之名氏邑里官闕，皆不可考。（一作一見一）其可見者云：一惟漢安二年，北海相任城府君卒。一城下一字不可識，當爲景也。漢功臣景丹，封櫟陽侯，傳子尙，尙傳子苜，苜傳子臨，以無嗣，絕。安帝永初中，鄧太后紹封苜弟遵爲監亭侯，以續丹後，自是而後，史不復書，而他景氏亦無顯者。（漢安順帝年號也）君卒於顯帝時，蓋與遵同時人也。碑銘有云：一不永靡壽，一余家集錄三代古器銘，有云眉壽者，皆爲慶，蓋古字簡少，通用至漢，猶然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九日書（右真蹟）

後漢費鳳碑（漢安二年）（元第九百九十一）

右漢費鳳碑云（集本有一君諱鳳一三字）「字伯蕭，梁相之元子也。漢安二年，舉孝廉，拜郎中，除陳國新平長。」又云「試守故障長。」其文班班可見，而卒葬年壽皆不載，其後悉爲五言韻語。其略曰：「不悟（集本作「語」）奄忽中，略形而匿景。耕夫釋耒耜，桑女投鉤筥。道阻而且長，起坐淚如雨。」其文旣非工，故不悉錄。（八字集本作「文字工拙，古今皆然，惟漢隸難得，故錄爾。」）熙寧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山齋書（右真蹟）

後漢孔宙碑陰題名（歲月闕）（元第八百六十一）

右漢孔宙碑陰題名。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百人。其親授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今宙碑殘缺，其姓名邑里，僅可見者，纔六十二人。其稱弟子者十人，門生者四十三人。故吏者八人，故民者一人。宙，孔子十九世孫，爲泰山都尉，自有錄。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一日書（右真蹟）

後漢劉曜碑（一有一井陰二字）（歲月闕）（元第五百十一）

右漢劉曜碑。在今鄆州界中，文字摩滅，僅有存者，云「諱曜，字季尼，年七十三。」其餘爵里官闕。卒葬歲月，皆不可見。字爲漢隸，亦不甚工。惟其銘云：「天臨大漢，錫以明哲。」碑首題云：「漢故光祿勳東平無鹽劉府君之碑。」以此知爲漢碑也。治平元年四月一日書（右真蹟）

後漢衡方碑（建寧二年）（元第九百二十一）

右漢衡方碑云：一府君諱方，字興祖，其先伊尹，在殷，號稱阿衡，因而氏焉。一又曰：一州舉孝廉，除郎中，卽碑侯相膠東令，州舉尤異，遷會稽東部都尉，又拜議郎，北平太守，遷潁川太守。一又曰：一拜步兵校尉，年六十有三。建寧元年二月五日癸丑卒。於是海內門生故吏采嘉石，樹靈碑，鑄茂伐，祕將來。一此其始終之大略，其餘歷歷可見，而時亦摩滅，以其文多不備錄也。治平元年六月三日書（右真蹟）

後漢謁者景君碑（歲月闕）（元第九百七十一）

右漢景君碑，尤摩滅，惟「謁者任城景君」數字尙完，其餘班班可見者，皆不能成文，故其年世壽考功行卒葬，莫可考也。蓋漢隸今尤難得其摩滅之餘，可惜爾。（右集本）

後漢景君石郭銘（歲月闕）（元第九百七十一）

右景君石郭銘者，余旣得前景君碑，又得此銘，皆在任城。不知一景君乎？將任城景氏之族多邪？文字摩滅不可考，故附於此。熙寧三年正月朔旦，山齋記（右真蹟）

卷二

後漢沛相楊君碑（建寧元年）（元第十一）

右漢沛相楊君碑，在閔鄉楊震墓側，碑首尾不完，失其名字。按後漢書：一震及中子秉，秉子賜，賜子彪，皆有傳。一又云：一震長子牧，富波相，牧孫奇，侍中，奇子亮，陽成亭侯。一又云：一少子奉，奉子敷，敷子衆，務亭侯。又有彪，彪子修。一楊氏子孫，載于史傳者，止此爾。不知沛相爲何人也。碑云：一孝順皇帝西巡，以掾史召見，拜郎中，遷常

山長史，換健爲府丞，宰司累辟，應于司徒，州察茂才，遷銅陽侯相，後拜議郎，五官中將，沛相，沛年五十，建寧元年六月癸丑，遭疾而卒。其終始尙可見，而惜其名字亡矣。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右真蹟）

又別本（增入）

右漢楊君碑者，其名字皆已磨滅，惟其銘云：「明明楊君，其姓尙可見爾。其官闕始卒，則粗可考。云：『孝順皇帝西巡，以掾史召見，帝嘉其忠，臣之苗器，其璵璠之質，詔拜郎中，遷常山長史，換健爲府丞，非其好也。迺翻然輕舉，宰司累辟，應於司徒，州察茂才，遷銅陽侯相，金城太守，南蠻蠹迪，王師出征，拜車騎將軍從事，軍還策勳，復以疾辭。後拜議郎，五官中郎將，沛相，年五十六，建寧元年五月癸丑，遭疾而卒。』其終始頗可詳見，而獨其名字泯滅，爲可惜也。是故余嘗以謂君子之垂乎不朽者，顧其道如何耳，不託於事物而傳也。顏子窮臥陋巷，亦何施於事物邪？而名光後世，物莫堅於金石，蓋有時而敝也。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八日書。

後漢郭先生碑（歲月闕）（元第五十一）

右漢郭先生碑云：「諱成，字輔成。其先出於王季之中子，爲文王、卿士，食棗於虢，後世謂之郭。歷戰國、秦、漢，子孫流分，來居荆土。先生，其少也，孝友而悅學，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是以宗親歸懷，鄉鄰高尙。年五十有二，遇疾而終。」（其以而爲如，及用鄉鄰字，與婁碑同。蓋漢人如此爾。）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又別本

右不見書撰人名氏碑，在襄州穀城縣界中。其辭云：「先生諱輔成，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中子，爲文

王卿士，食菜於饒，至於武王，錫而封之，後世謂之郭。春秋之時，爲晉所并。歷戰國秦漢，子孫派分，來居荆土。氏國立姓焉。傳云：「聖賢之後，必有遠者。」先生應焉。孝友而說學，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是以宗親歸懷，鄉鄰高尙。年五十有二，遇疾而終。其文字古質，蓋漢之碑也。其用鄉部字，與漢婁壽碑同。其曰「寬舒如好施」，蓋以「如」字爲一而一也。春秋書「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然施於文章，以如爲而，始見於此也。（右集本）

後漢費府君碑（歲月闕）（元第七百一十一）

右漢梁相費府君碑。其名字若云：「諱況，字仲慮。」而「況」疑爲「汎」，「慮」疑爲「寬」，其官闕可見者：一爲蕭令九年，沛有蝗，獨不入其界，國以狀聞，朝廷嘉諸，拜梁相，春秋八十卒。一其銘頗簡，而文字粗完。云：「穆穆顯祖，厥德懿鑠，播勳於前，丕碩基業，遺愛於民，福流後胙。」（自此摩滅不可識者八字）其卒章云：「功烈休矣，來昆戮力。」（而穆字爲懸，古文多然）（右集本）

後漢俞鄉侯季子碑（歲月闕）（元第九百三十）

右漢俞鄉侯季子碑云：「君諱熊，字孟，（下闕一字）廣陵海西人也。厥祖天皇大帝，垂精接感，篤生聖明，子孫享之，分源而流，枝葉扶疎，出王別允，受爵列土，封侯載德。君光武皇帝之元，廣陵王之孫，俞鄉侯之季子也。一由是而後，文字缺滅，其稍稍可讀者，時得其一，二云：一六籍五典，如源如泉，旣練州郡，卷舒委隨，化流南城，政猶北辰，三祀有成，來臻我邦，仁思如冬日，威猛烈日，（一作一炎夏）一吏民愛若慈父，畏如神明。一其後又云：一採摭謠言，作詩三章。一據碑文，無卒葬年月，而其辭若此，似是德政碑。按後漢書光武皇帝子曰廣陵思王，荆荆子元壽等四人，皆封鄉侯。史略而不載其名，俞鄉侯者，不知爲誰也。思王荆之第幾子也。天皇大帝之語，自

漢以來有矣。治平元年六月五日書。（右集本）

後漢武榮碑（歲月闕）（元第五百三十一）

右漢武榮碑云：「君諱榮，字舍（集本作「舍」）和。治魯詩經，章君章句，孝經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爲州書佐郡曹史（集本作「文學」）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年三十六，南蔡府君察舉孝廉，執金吾丞，孝桓大憂，屯守元武（闕）加遇害氣，遭疾殞。靈。其餘文字殘缺，不見其卒諱年月，又不著氏族所出，惟其碑首題云：「漢故執金吾丞武君之碑。」云。治平元年五月六日書。（右真蹟）

後漢楊震碑（歲月闕）（元第九十一）

右漢楊震碑，首題云：「漢故太尉楊公神道碑銘。」文字殘缺，首尾不完，其可見而僅成文者，云：「聖漢龍興，神祇降祉，乃生於公。」又云：「窮神知變，與聖同符，鴻彩衛。」一作「于一」門，羣英雲集。」又云：「貽我三魚，以章懿德。」又云：「大將軍辟舉茂材，除襄城令，遷荊州刺史，東萊涿郡太守。」又云：「司徒太尉立朝正色，恪勤竭忠。」其餘字存者多而不復成文矣。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右真蹟）

後漢楊震碑陰題名（元第八百七十一）（真蹟）

右漢楊震碑陰題名者，一百九十人，其餘虛藏不完者，又十餘人。余家所錄漢碑陰題名頗多，或稱故吏門生弟子，或稱從事曹掾之類，其人皆著州縣邑里名字甚詳，獨此碑所書簡略，直云：「河間賈伯錡，博陵劉顯，颯，之類，凡百九十人者皆然，疑其所書皆是字爾。蓋後漢時人見於史傳者，未嘗有名兩字者也。漢隸世所難得，

幸而在者，多殘滅不完，獨此碑刻畫完具，而隸法尤精妙，甚可喜也。治平元年，中伏日，嘗。

後漢碑陰題名（歲月闕）（元第八百）

右漢碑陰題名，不知爲何人碑。余家集錄古文既多，或失其所得之自然；漢碑存於今者，惟華嶽與孔子廟最多；其陰往往列修廟人姓名，并記其所出錢數，不過三百至五百。今新碑所題文字，缺滅而中間有錢各五百四字，則似是修廟人所記。其人可見者，有一濟陰定陶蔡顯子盛，山陽金鄉張諤，季德，河南宛宛陵趙堂世，冀南陽南鄉鄧升，升遠，濟陰成武周鳳，季節。一而其餘人姓名邑里多不完。又時時有故吏字，不知爲何人祠廟。第以漢隸難得錄之爾。治平元年閏五月八日書（右真蹟）

又碑陰題名（歲月闕）（元無卷第）

右漢碑陰題名，不知爲何碑之陰。蓋余家集錄既多，而或失其所得之處，又其文字摩滅，莫可考究。惟有錢各五百四字，似是漢時修廟人爾。漢碑今在者，惟華嶽與孔子廟中最多；其碑陰題名者，往往各書所出錢數，不過三百五百也。而此碑所列邑里姓名，字完可見者，尚十餘人。然皆是濟陰山陽彭城汝南陳留人，則疑爲修孔子廟人也。今列於後，覽者可以察焉。濟陰定陶蔡顯子盛，濟陰張翔，季審，陳留酸棗季真顯節，山陽金鄉張諤，季德，河南宛宛陵趙堂世，冀南陽南鄉鄧升，升遠，濟陰成武周鳳，季節，山陽昌邑田允，元尊，濟陰成武史楞，世明，彭城朱翔，元舉。（右真蹟）

又碑陰題名（歲月闕）（元第八百三十一）

右漢碑陰題名二，皆不知爲何碑陰。其人各記所出錢數，似是漢時修廟人題名。余家集錄華嶽及孔子廟碑多如此，此亦疑是二廟中碑。前碑殘滅尤甚，第時有門生濟南東郡等字，而姓名無復完者。碑後則有議曹功曹騎吏有藎勺左鄉，有秩池陽左鄉，有秩池陽集丞，有秩皆不知是何名號。又有夏陽侯長，役祠侯長，則是縣吏之名，其隸字不甚精，又無事實可考。姑錄其名，以俟知者爾。治平元年閏五月九日書。（右集本）

後漢公昉碑（一作仙人唐君碑）（歲月闕）（元第五百七十一）

右漢公昉碑者，乃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爲公昉修廟記也。漢碑今在者，類多摩滅，而此記文字僅存可讀。所謂公昉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字公昉爾。又云：「耆老相傳，以爲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啖瓜，旁有真人，一有一居一字。」左右莫察，君獨遺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真人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後，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卽至，闔郡驚焉。目之府君，（一無「君」字）徙（一作「從」字）爲御史（一作「吏」）鼠醫被具，君乃畫地爲獄，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進。府君怒，勅尉部吏收公昉妻子，公昉呼其師，告以厄，其師以藥飲公昉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雲來，迎公昉妻子，屋宅六畜，儻然與之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爲怪妄矣。嗚呼！自聖人歿，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以來，（一作「之際」）奇辭怪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自西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攻，爲吾儒者，往往牽而從之，其卓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說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昉之事，以語愚人，豎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而後能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意惟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世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三日，以旱，開宮寺祈雨，五日中一日休務假書。（右真蹟）

後漢人闕銘（歲月未詳）（元第七百八十一）

右漢人闕銘二：其一曰永樂少府賈君（闕）其二曰雒陽令王君（闕）二者皆不知爲何人按漢書桓帝母孝崇園皇后居永樂宮和平元年詔置太僕少府如長樂故事又按顏師古注地理志曰魚豢（真蹟誤作「豢」）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洛水加佳「師古謂光武以後始改爲雒然則二人者皆後漢時人也又按漢官儀長樂少府以宦者爲之則賈君者蓋亦宦者也治平元年九月十五日書（右真蹟）

後漢武班碑（建和元年）（元第五百五十一）

右漢班碑者蓋其字畫殘滅不復成文其氏族州里官闕卒葬皆不可見其僅見者曰「君諱班爾」其首書云「建和元年太歲在丁亥」而建下一字不可識以漢書考之後漢自光武至獻帝以建名元者七謂建武建初建光建康建和建寧建安也以歷推之歲在丁亥乃章帝章和元年後六十一年桓帝卽位之明年改本初二年爲建和元年又歲在丁亥則此碑所缺一字當爲和字（真蹟無此六字）建和元年也碑文缺滅者十八九惟亡者多而存者少尤爲可惜也故錄之治平元年四月二十日書（右集本）

後得別本摹榻粗明始辨其一二云「武君諱班」乃易去前本熙寧二年九月朔日記。

後漢中常侍費亭侯曹騰碑（建和元年）（元第一百七十一）

右漢中常侍費亭侯曹騰碑文字摩滅其粗可見者云「維建和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己巳皇帝若曰「其遣費亭侯之國」」其餘不可識也建和桓帝卽位之元年也後三十七年獻帝中平元年騰養子操始爲騎都

尉（集本有「領兵」二字）擊黃巾矣。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右真蹟）

後漢司隸楊君碑（建和二年）（元第六百九十一）

右漢司隸校尉楊厥碑云：惟以靈定位，川澤攸同，澤有所注，川有所通，余谷之川，其澤南隆，八方所達，益城爲堽，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漢詆焉，後以子午塗路澀難，更隨園谷，復通堂光，凡此四道，堽高尤艱，至於永平，其有四年，詔書開余鑿通石門，中禮元二，西夷虛殘，橋梁斷絕，子谷復循，於是故司隸校尉健爲武陽楊厥，字孟文，深執忠伉，數上奏請，廢子由斯得其度，經至建和二年，漢中太守王升，字稚紀，嘉君明知，美其仁賢，勒石頌德，以明厥勳，一其辭大略如此，其刻畫尙完可讀，大抵述厥修復斜谷路爾，但其用字簡省，復多舛繆，惟以爲坤，以余爲斜，漢人皆爾，獨詆字未詳，永平明帝，建和桓帝年號也。（右集本）

後漢張公廟碑（和平元年）（元第八百六十一）

右漢張公廟碑，在黎陽，而碑無題首，又其文字殘滅，不可考究，莫知爲何碑，第時時得其字之可識，而僅成文者，曰：「惟和平元年正月丙寅，一和平桓帝年號，以此知爲漢碑也。」又曰：「豐碑廟堂之前。」又曰：「於穆張公，一則又知爲張公廟碑矣。」又曰：「國無災侵，屢獲豐年，作歌九章，頌公德芳。」一其辭有云：「公與守相，駕蜚魚往來，倏忽遠熹娛，祐此兆民，甯厥居。」一其餘字畫尙完者甚多，但不成文爾。治平元年閏五月九日書，是日，奏事垂拱退，召赴延和閣，謝契丹禮物，遂歸休。（右真蹟）

後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元嘉二年）（元第三百九十一）

右漢魯相置孔子廟。辛史碑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故特立廟，襲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元辭對故事，辟雍祠先聖，太宰太祝各一人，備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大司農給米，臣愚以為如瑛言可許，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按漢書：元嘉元年，吳雄為司徒，二年，趙戒為司空，即此云：臣雄臣戒是也。魯相瑛者，據碑言：「姓乙字仲卿。」漢碑在者多摩滅，此幸完可讀，錄之以見漢制三公奉事如此，與羣臣上尚書者小異也。又見漢祠孔子，其禮如此。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後漢孔德讓碑（一作「碣」）（永興二年）（元第八百五十一）

右漢孔德讓碑。蓋其名已摩滅，但云「字德讓者，宣尼公二十世孫，都尉君之子也。仕歷郡諸曹史，年二十，永興二年七月，遭疾不祿。一碑在今兗州孔子墓林中，永興孝桓帝年號也。（一有「都尉者，宙也。」五字）其入（二字一作「德讓」）早卒，無事蹟可考。余集錄所藏（一有「獨闕」二字）孔林中漢（一無此字）碑，最後得此，遂無遺者。蓋以其文字簡少，無事實，故世人遺而不取，獨余家有之也。治平元年閏正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後漢修孔子廟器碑（一作「表」）（永壽二年）（元第三百五十一）

右漢（一有「朝」）韓明府修孔子廟器碑。云：「永壽二年，青龍（二字一作「歲」）在涪灘，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永壽桓帝年號也。按爾雅云：歲在申曰涪灘。桓帝永興三年正月戊申，大赦，改元永壽，明年（一有「

歲次「二字」丙申曰：歲在涒灘，是矣。云：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莫曉其義，疑是九月五日。前漢文章之盛，庶幾三代之純深，自建武以後，頓爾衰薄。崔蔡之徒，擅名當世，然其筆力辭氣，非出自然，與夫揚馬之言醇醜異味矣。及其末也，不勝其弊。霜月皇極，是何等語。韓明府者，名勅，字叔節，前世見於史傳，未有名勅者，豈有余學之不博乎？春秋左氏傳載古人命名之說，不以爲名者頗多，故以勅爲名者少也。治平元年二月晦日書。（右真蹟）

後漢樊常侍碑（永壽四年）（元第一百四十二）

右漢樊常侍碑。云：一君諱安，字子佑，南陽湖陽人也。君幼學，治韓詩論語孝經，歷中黃門，拜小黃門，小黃門右史，遷藏府令，中常侍，年五十有六。永壽四年四月（石本作一二）月甲辰卒，其先爲中黃門，後爲小黃門，又爲小黃門右史。蓋漢官之制，今不詳其次序也。余少家漢東，天聖四年，舉進士，赴尚書禮部，道出湖陽，（一本作一間）見此碑，立道左，下馬讀之，徘徊碑下者久之。後三十年，始得而入集錄，蓋初不見錄於世，自予集錄古文，時人稍稍知爲可貴，自此古碑漸見收采也。嘉祐八年十月十四日書。（右集本）

後漢孫叔敖碑（延熹三年）（元第二百八十一）

右漢孫叔敖碑。云：一名饒，字叔敖。一而史記不著其名，而見於他書者，亦皆曰一叔敖一而已。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其名饒也。此碑，世亦罕傳，余以集錄二十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然則世之未見此碑者，猶不知爲名饒也。謂余集古爲無益，可乎？（右真蹟）

後漢泰山都尉孔君碑（延熹四年）（元第三百八十一）

右漢泰山都尉孔君碑。云：「君諱宙字季將，（二字一作「季將」）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年六十一，延熹四年正月乙未，以疾卒。」（一有「于家」二字）其序官闕甚簡，又或殘滅不完，但見其舉孝廉爲郎，遷元城令，遂爲泰山都尉爾。其辭有云：「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罪己，一亩人臣，而引禹湯以爲比，在今人，於文爲不類。蓋漢世近古，簡質猶如此也。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一日書（右真蹟）」

後漢西嶽華山廟碑（延熹四年）（元第八百四十一）

右漢西嶽華山廟碑。文字尙完可讀。其述自漢以來云：「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巡省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僊殿，門曰望僊門。中宗之世，使者持節，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於亡新，寢用邱虛，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歲時往祠。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所立碑石，文字摩滅。延禧四年，安農太守袁逢，脩廢起頓，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孫府君諱璆，其大略如此。所謂集靈宮者，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一有「爾」字）則余之集錄，不爲無益矣。（一無此十字）治平元年閏五月十六日書（右真蹟）」

後漢朔方太守碑陰（延熹四年）（元附一百二十一）

右漢朔方太守碑陰題名（一無此字）云：「永壽二年，朔方太守，上郡仇君察（察下滅一字）除郎中大曲長（大下又滅一字）延熹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選衙令，五年正月到官，奉見明府（見下又滅一字）立祠刊石，表章大聖之遺靈，永示來世之末（一作「末」）（未下又滅一字）謹出錢千千」（下又滅兩字者）下行因紀姓名（一無七字）據此，乃當時修廟出錢人爾。今其姓名，往往可見云：「衙鄉三老時勤、伯秋、」

上官鳳季方錄事史楊禹孟布，銜主掾，記楊綬子長，門下功曹裴薦伯安，倉曹掾任說子慶。一又有集曹掾軍（一作一君）假司馬之類，名字多不完，其所出錢，不過三百至五百。蓋漢世物輕幣重，今藝嶽孔子廟碑陰所列，亦皆如此。其所立祠，蓋不知爲何廟也。治平元年夏至日書。（右直蹟）

後漢王元賞碑（延熹四年）（元第六百四十一）

右漢王元賞碑。云：「君諱某，字元賞，御史君之孫，茂才君之子也。歷秦及漢，有國有家；宰相牧守，踵武相襲。」又曰：「遭父喪，以孝立稱，土堦環堵，業並受門徒，雨集盛於洙泗。」又曰：「郡察孝廉郎中，謁者宛陵丞，封邱令，毋憂去官，服祥，辟司空府。延熹四年五月辛酉，遭命而終。」其文字摩滅，隱隱可見者如此。其名既亡，又不序其姓。惟其銘云：「於惟王君。」以此知其姓王爾。治平元年五月二日書。（右集本）

後漢郎中鄭固（一作「宣」）碑（延熹年間）（集本）（元第五百四十二）

右漢郎中鄭固碑。文字摩滅，其官闕卒葬年月，皆莫可考；其僅可見者，「君諱固，字伯堅，孝友著於閭門，至行立乎鄉黨，初授業於歐陽，住郡，諸曹掾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又曰：「忠以衛上，清以自修，其餘殘缺，不復成文。」又云：「延熹元年二月詔拜。」而不見其官，惟其碑首題云：「漢故郎中鄭君之碑。」以此知其官至郎中爾。漢隸刻石，存於今者少，惟余以集錄之勤，所得爲獨多，然類多殘缺（一作一賦）一不完。蓋其難得而可喜者，其零落之餘，尤爲可惜也。（延熹元年二月之下，一本云：「詔拜郎中，非其好也。」以疾錮辭，年四十二，遭命殞身。而中間又有一「適」退讓一之語。一「適」當作「循」一「錮」當作「固」。疑漢人用字多假借，又疑以疾錮辭，謂疾已堅固。若云以疾薦辭，覽者詳之。未有一「治平元年四月十二書。」

後漢田君碑（延熹年間）（元第四百五十一）

右漢田君碑。今在沂州。其名字皆已磨滅。惟云「其先出自帝舜之苗裔。自完適齊。因以爲氏。一乃知爲姓田爾。又云：『周秦之際。家於東平陽。君總角修韓詩。京氏易。』（真蹟作「易京氏」）究洞神變。窮奧極微。爲五官掾。功曹州從事。辟太尉。延熹二年辛亥。詔書泰山。瑯琊盜賊未息。州郡吏有仁惠公清。撥煩整化者。試守滿歲。爲真州。言名時牧劉君。知君宿操。表上試守費。自此以後。殘缺不可次第。而隱隱可見。蓋無年壽卒葬月日。而有故吏薛咸等立石勒銘之語。乃費縣令長德政去思碑爾。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書。（右真蹟）

後漢桐柏廟碑（延熹六年）（元第一百九十一）

右漢桐柏廟碑。摩滅雖不甚。而文字斷續。粗可考次。蓋南陽太守修廟碑也。其辭云：「延熹六年正月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口（文苑作「張」字）君。奴下正闕一字。當是其姓。又云：「尊神敬祀。立廟桐柏。春秋宗祭。（一作「宗奉」）災異告變。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一作「宗」）太守奉祀二十餘年。不復身至。遣承行事。簡略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常若神在。君準則大聖。親之桐柏。來見廟祠。崎嶇逼狹。開拓神門。立闕四聲。（一作「達」）增廣壇場。又云：「執玉以沈。爲民祈福。靈祇報祐。天地清和。其大意指於如此。其後有頌。亦可讀。第不見太守姓名爾。然不著他事。惟修廟祀神爾。桐柏淮瀆廟也。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書。（右真蹟）

後漢祝睦碑（延熹七年）（元第三百十一）

右漢祝睦碑。云：「君諱睦，字元一（其下遂缺滅不能成文）惟其官壽年月可見云：一賓于王庭，除北海長史，潁川郡令，辟司空府北軍中候，拜大尚書，尚書僕射，遷常山相，山陽太守，年六十有八。延熹七年八月丁巳卒。一睦有二碑，皆在今南京廬城縣。此碑不見世次，而隱隱有云：「其先高辛爾。」其後碑則頗完，故錄于次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書。（右真蹟）

後漢祝睦後碑（元第三百二十二）

右漢祝睦後碑。其前碑，不知所立人名氏。兩碑所載官閔壽考年月悉同，而此碑有立碑人名氏，及睦世次云：「故吏王堂等，竊聞下有述上之功，臣有敘君之德。」又曰：「君兆自黎辛，祝融苗胄，鄭有祝駘，君其裔也。」其餘文字亦完，可讀。二銘皆以三言爲文，而後銘尤完。云：「穆我君，邦之陽，資五就，闔道綱（綱下滅一字）表微，準繩衡，稽列宿，覽四方，德合乾，道應皇，領二郡，曜重光，化流洽，緹函昌，性天約，元用長，頌聲作，謠令香，功烈著，遺椒芳，存覲榮，淪弗忘。」（其後二句摩滅難詳）故錄其成文，以見其雅質，亦可佳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書。（右真蹟）

後漢老子銘（延熹八年）（元第一百六十一）

右漢老子銘。按桓帝本紀云：「延熹八年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至十一月，又遣中常侍管霸祠之。」而此碑云：「八月夢見老子而祠之。」世言碑銘蔡邕作，今檢邕集無此文，皆不可知也。（右真蹟）

後漢堯祠祈雨碑（延熹十年）

古漢堯祠祈雨碑。首尾殘滅，其僅可識者有云：「殷眩賢良，廣祈多福，虔虔夙夜。」又云：「常以甲子日，詔太常陳上古之禮，舞先王之樂。」又云：「延熹十年仲春二月，陽氣侵陰。」又云：「享祀羣神，仰瞻雲漢。」又曰：「嘉澍優霑，利茂萬物。」又云：「孟府君知堯精靈，與天通神，修治大殿。」以此知爲祈雨於堯祠也。堯祠在漢濟陰郡孟府君者，當是濟陰郡太守也。其餘隸字，完者頗多，亦往往成句，但斷續不可次序爾。治平元年六月六日書。（右集本）

卷三

後漢冀州從事張表碑（建寧元年）（元第四百十一）

右漢冀州從事張表碑。云：「君諱表，字元異。」其碑首題云：「漢故冀州從事張君碑。」而文爲韻語，敘其官閥不甚詳，但云：「春秋六十四，以建寧元年三月癸巳寢疾而終。」其辭有云：「仕郡爲督郵，扈撮虛擊，是以狗喻人。」（集本有「也」一字）又有「畔桓利正」之語。蓋漢人猶質，不嫌取類於鷹犬，畔桓疑是盤桓（集本有「漢時」二字）文字簡少，假借爾。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書。（右真蹟）

後漢竹邑侯相張壽碑（建寧元年）（元第六百七十一）

右漢竹邑侯張壽碑。云：「君諱壽，字仲吾。其先晉大夫張老盛德之裔，孝友恭懿，明允篤信，博物多識，儻（一作「略」）涉傳記，臨疑獨照，確然不撓，有孔甫之風，舉孝廉，除郎中，給事，謁者，遷竹邑侯相。年八十，建寧元年五月辛酉卒。」其大略可見者如此，其餘殘缺，或在或亡，亦班班可讀爾。治平元年端午日書。（右集本）

後漢金鄉守長侯君碑（建寧二年）（元第六百三十一）

右漢金鄉守長侯君碑云：一君諱晨，字伯盛，山陽防東人也。其先出自豳岐，周文之後，封于鄭，鄭共仲賜氏曰侯，厥裔宣多，以功佐國。漢之興也，侯公納策，濟太上皇於鴻溝之厄，諡曰安國君。曾孫黼封明統侯，光武中興，元孫霸爲臨淮太守，轉拜執法右刺姦五威司命，大司徒公封於陵侯，枝葉繁茂，或家河洧，或邑山濟，君卽上黨太守之弟，郡諸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金鄉長。建寧二年四月癸酉卒，年八十一。一碑文首尾皆完，故得詳其世次。其云上黨太守，不見其名。按漢書執法左名刺姦五威司命，皆王莽官侯。侯霸列傳云：一霸葬時爲隨令，遷執法刺姦而未嘗爲五威司命。後事光武，代伏湛爲大司徒，封關內侯。旣薨，光武下詔追封則鄉侯。一而此碑言封於陵侯，未知孰是。據碑言刺姦司命爲光武時官，蓋碑文之謬矣。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九日書（右真蹟）

後漢魯相晨孔子廟碑（建寧二年）（元第四百七十一）

右漢魯相上尙書章其略云：一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尙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死罪。臣以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泮宮，復禮孔子宅，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一建寧皇帝年號也。於此見漢制天子之尊，其辭稱頓首死罪，而不敢斥至尊，因尙書以致達而已。余家集錄漢碑頗多，亦有奏章，患其靡澁，獨斯碑首尾完備，可見當時之制也。又云：一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爲漢制作。一故孝經援神契曰：一玄丘制命帝卯行。一又尙書考靈耀曰：一卯生蒼際，觸期稽度，爲赤制。一讖緯不經，不待論而可知。甚矣漢儒之狡陋也。孔子作春秋，豈區區爲漢而已哉。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五日書（右真蹟）

後漢孔君碑（建寧四年）（元第七百一）

右漢孔君碑，其名字摩滅不可見，而世次官闕，祖可考。云：「孔子十九代孫，潁川君之元子也。」漢書卷九十四。除郎中博昌長，覽太守君憂服，拜尚書侍郎，治書御史博陵太守。選下邳相，河東太守。建寧四年十月卒。其餘文字，歷歷可讀，以其斷絕處多，文理難續，故不復盡錄。然其終始略可見矣。惟其名字皆亡，爲可惜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右真蹟）

後漢慎令劉君墓碑（建寧四年）（元第七百五十一）

右漢慎令劉君墓碑，在今南京下邳，其名已摩滅，其字伯麟，少罹艱苦，身服田畝，舉孝廉，除郎中，辟從事司徒掾，遷慎令，卒年六十有二。其銘曰：「於惟君德，忠孝正直，至行通洞，高明柔克，鬼神福謙，受茲介福，知命不延，引與旋歸，忽然輕舉，志激拔墓，人皆有亡，貴終譽令，歿而不朽，垂名著令。」余家漢碑，常患其銘多缺滅，而斯銘偶完，故錄之。（右真蹟）

後漢北軍中侯（隸釋作「中侯」）郭君碑（建寧四年）（元第四百三十一）

右漢北軍中侯郭君碑，其名字摩滅，云：「元城君第四子也。其先蓋周之冑緒，枝葉雲布，列於州郡，自東郡衛國，家於河內汲，兄竹邑侯相，次尚書侍郎，次濟北相，順弟臨沂長，次徐州刺史，次中山相，次雒陽令，君爲五官掾，功曹，司隸中都官從事，三辟將軍府，舉廉比陽長，復辟司徒，拜北軍中侯，年六十有六。建寧四年九月丙子卒，其於兄竹邑侯相。」（上一字缺滅，不完，疑是「惠」字。）其下又云：「順弟，」莫曉其義，豈漢人謂兄弟爲此語邪？故闕其疑，以俟知者。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書。（右真蹟）

後漢析里橋鄆閣頌（建寧五年）（元第九百八十一）

右漢析里橋郿閣頌，建寧五年立。云：「惟析里，處漢之右；溪源漂疾，橫注于道。涉秋霖，澗稽滯商旅，休謁往還，常失日晷。行理咨嗟，郡縣所苦。斯溪既然，郿閣尤甚。臨深長淵，三百餘丈，接木相連，號為萬柱。遭遇隕納，人物俱墮。」一作「墮」。沈沒洪淵，酷烈為禍。於是太守阿陽李君，諱會，字伯都，以建寧三年二月辛巳到官，思惟惠利，有以綏濟。聞此為難，其日久矣。乃俾府掾仇審，改解危殆，即便求隱析里大橋於爾，乃造。又驛散關之嶮，徙朝陽之平慘。一作「參」。減一，一作「減」。西口口（闕二字）高閣，就安甯之石道。禹導江河，以靖四海，經紀屢績，艾康萬里。乃作頌曰：「頌後又有詩，皆摩滅不完。其云遭遇隕納，又云驛散關之嶮，深徙朝陽之平慘，刻畫好完，非其訛謬。而莫詳其義，疑當時人語與今異。又疑漢人用字簡略，假借不同爾。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右真蹟）」

後漢堯母碑（建寧五年）（元第四百六十一）

右漢堯母碑，漢建寧五年造。其文略曰：「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遂以侯伯，恢踐帝（隸釋帝下有「宮」字）慶都僂沒，蓋葬於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三代改易，荒廢不修。漢受濡期，興滅繼絕，如堯為之，遂遭亡新，禮祠絕矣。故廷尉（姓名摩滅，不可讀矣）深惟大漢，堯之苗胄，當修堯祠，追遠復舊。前後奏上帝，納其謀，歲以春秋奉太牢祠。時濟陰太守魏郡審昆，成陽令博陵管遵，各遣大掾，輔助仲君，經之營之，不日成之。一此其大概也。按皇覽云：「堯家在濟陰城陽。」一呂氏春秋云：「堯葬穀林。」一皇甫謐云：「穀林，即城陽。」然自史記地志及水經諸書，無堯母葬處。惟見於此碑，蓋亦葬城陽也。而諸書俗本，多為城陽，獨此碑為成陽。當以碑為正。碑後列當時人名氏。又云：「審昆字元讓，管遵字君臺。」又云：「漢受濡期。」莫曉其義也。嘉祐元年二月二十九日書（右集本）

後漢繁陽令楊君碑（熹平中）（元第一百一）

右漢繁陽令楊君碑。首尾不完，文字摩滅，可識者四百三十字，不可識者六十一字。碑云：「君遭叔父太尉薨，委榮輕舉，吏民攀轅，守闕上書，運穀萬斛，助官賑貧，以乞君還。」又云：「一作「君」」「富波君之子。」按漢書楊震子牧，爲富波相，君迺牧子也。叔父太尉者，秉也。出米乞令，前史所無。惜其名字摩滅，不可見矣。嘉祐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書。（右真蹟）

後漢高陽令楊君碑（歲月闕）（元第一百十一）

右漢高陽令楊君碑。首尾不完，而文字尙可識，云：「司隸從事定穎侯相，最後爲善侯相。」善上一字摩滅，不可見。蓋其中間嘗爲高陽令，而碑首不書最後官者，不詳其義也。按楊震碑，高陽令著震孫也。今碑在震墓側。（一有一也一字）（右真蹟）

後漢楊君碑陰題名（歲月闕）（元第二十一）

右漢楊君碑陰題名。首尾不完，今可見者四十餘人。楊震子孫葬闕鄉者數世，碑多殘缺，此不知爲何人碑？其後有云：「右後公門生。」又云：「右沛」（二字集本作「後史」）「君門生。」沛君疑是沛相者，自有碑，而亡其名字矣。後公亦不知爲何人也。治平元年六月初十日書。（右真蹟）

又漢楊君碑陰題名（歲月闕）（元第四百八十一）

右漢楊君碑陰題名，凡一百三十一人；有稱故吏者，故民者，處士者，故功曹史者，故門下佐者，類例不一，似當時人各隨意書之，而文字摩滅，僅可讀其姓名，字俱完可識者，八十三人，其餘或在或亡，蓋後漢楊震墓域中碑也。楊氏墓在周鄉，有碑數片，皆漢世所立。余家集錄得其四，震及沛相繁陽高陽令碑，并得碑陰題名，然（一）有一嚮一字，得時參錯，不知爲何碑之陰也。其名氏可見者，當時皆無所稱述。顧其人亦不足究考，第以漢隸真蹟金石所傳者，至今類多摩滅可惜，故錄之爾。治平元年三月三十日書（右真蹟）

後漢碑陰題名（歲月闕）（元第七百四十一）

右漢碑陰題名，在闕鄉楊震墓側。文字摩滅，不復可考。其僅可見者曰：一候長汾陰趙遺子宣，一候上滅一字，又曰：一故督郵曹史縣功曹鄉部吏柏昱等人名，一（鄉上又滅一字），又曰：一麟都亭長陰定安，定谷口亭長方文雅（方上又滅一字），東門亭長梁思子孝，四望亭長吳鴻子名麟，武亭長常訪君宣。其餘缺裂不完，蓋楊氏子孫當時皆葬闕鄉，碑碣往往摩滅，此不知爲誰碑也。治平五年五月二十日謝雨致齋于太社書（右真蹟）

後漢楊公碑陰題名（歲月闕）（元第一百二十一）

右漢楊公碑陰題名。楊氏世葬闕鄉，墓側皆有碑，今其存者四，余家集錄皆得之，乃太尉沛相高陽繁陽令也。此碑陰者，不知爲何人碑。文字殘缺，其僅存者十五人，又滅其一。其在者十四人，曰：一懷陵園令相蒜禧，字武仲，宜豫長蕭劉瑞，字仲祐，孝廉杆秋劉旭，字子明，大官日丞譙曹臻，字建國，辭曹史，郭公孫銀，字山根，門下書佐史韓紆，字子敬，豐畢微，字廣世，鄧孟燮，字河維，共曹書佐，郭公孫陽，字元暘，皆稱故吏。一又有故吏贊一陳俊，字

仲顯，鄴，夏陽，字儀公，鄴兒，銀，字伯玉，杵秋，劉，順，字子選，沛，周，儀，字帛民，一凡五人，皆不著職（一有一但稱故吏「四字」）而孟縱，字河維，周，儀，字帛民，文字皆完，非訛謬，而莫曉其義也。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右真蹟）

後漢殘碑陰（歲月闕）（元附一百二十一）

右漢殘碑陰。前後（二字一作一亦一）摩滅，不知爲何人碑。其知爲漢碑者，蓋其隸字，非漢人莫能爲也。其字僅可見者尙數十，而姓名完者九人，曰：一王伯卿，趙仲方，賈元周，王景陽，賈元輔，宗石處，王仲宣，馬安國，王通國。一皆無官號，邑里莫知爲何人。惟漢隸在者少，爲難得，故錄之。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書（右真蹟）

後漢魯峻碑（熹平元年）（元第五百六十一）

右漢魯峻碑。云：一君諱峻，字仲嚴，山陽昌邑人，監營謁者之孫，修武令之子。治魯詩，顏氏春秋，舉孝廉，除郎中謁者，河內太守丞，辟司徒司空府，舉高第，御史東郡，頓邱令，遷九江太守，拜議郎，太尉長史，御史中丞，司隸校尉，遭母憂，自乞拜議郎，服竟，還拜屯騎校尉，以病遜位，熹平元年卒，門生于商等二百三十人，諡曰忠惠父。其餘文字亦粗完，故得遷拜次序頗詳，以見漢官之制如此。惟云遭母憂，自乞拜議郎，又其最後爲屯騎校尉，而碑首題云：一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一者，莫曉其義。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二日書（右集本）

後漢元儒婁先生碑（熹平三年）（元無卷第）

右漢元儒婁先生碑。云：一先生諱壽，字九（一作「元」）考南陽隆人也。祖太常博士，父安貧守賤，不可榮以祿。先生童孩多奇，岐嶷有志，好學不厭，不飭小行，善與人交，久而能敬。榮沮，溺之耦耕，甘山，林之杳謁。又

曰：「有朋自遠，冕紳莘莘，講習不倦。年七十有八，熹平三年二月甲子，不祿。」今光化軍乾德縣圖經載此碑。景祐中，余自夷陵貶所，再遷乾德，令按圖求碑，而壽有墓在穀城界中，余率縣學生親拜其墓，見此碑在墓側，遂據圖經，遷碑還縣，立於勅書樓下。至今在焉。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書。（右真蹟）

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紀功銘（熹平中）（元第一百八十二）

此君檢漢書無之，今碑石缺，不見其名，惜乎遂不見於世也。南人紀其所脩瀧水，卽韓文公所謂昌樂瀧者，是也。至今以爲利祠，字甚嚴云。（右集本）

後漢桂陽周府君碑（熹平中）（元第一百八十一）

右漢桂陽周府君碑。按韶州圖經云：「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碑。按廟在樂昌縣西一百一十八里，武溪上。武溪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昔馬援南征，其門生轅寄生善吹笛，援爲作歌和之，名曰武溪深，其辭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嗟哉武溪，何毒淫！』周使君開此溪，下合真水，桂陽人便之，爲立廟刻石。」又云：「碑在廟中，郭蒼文。」今碑文摩滅，云「一府君字君光，一而名已訛缺，不可辨。圖經但云周使君，亦不著其名。後漢書又無傳，遂不知爲何人也。按武水源出郴州臨武縣鷓鴣石，南流三百里入桂陽，而桂陽真水（一有一梨溪）二字，盧溪曹溪諸水皆與武水合流，其俗謂水湍峻爲瀧，韓退之詩云：『南下昌樂瀧，一卽此水也。』碑首題云神漢者，如唐人云聖唐爾。蓋唐人已爲此語，而史傳他書無之，獨見於此碑也。（右集本）

後漢桂陽周府君碑後本（熹平中）（元附一百八十一）

右漢桂陽周府君碑，余初得前本，恨其名遂摩滅。後有國子監直講劉仲章者，因出其碑，而爲余言：「前爲樂昌令，」因道府君事云：「名愷。問其何以見之？」云：「碑刻雖闕，尙可識也。」乃以此碑并陰遺余，蓋前本特摹者不工爾。又余初以韓集云：「樂隴疑其誤，乃改從樂昌。」仲章曰：「不然，縣名樂昌，而隴名昌樂，其舊俗所傳如是，韓集不誤也。」乃知古人傳疑而慎於更改者，以此。（右集本）

後漢秦君碑首（熹平中）（元第八十一）

漢碑今存者少，此篆亦與今文小異，勢力勁健可愛。（蔡君謨題）

右漢熹平中碑，在南陽界中，字已摩滅不可識，獨其碑首字大僅存，其筆畫頗奇偉。蔡君謨甚愛之。此君謨過南都所題，乃皇祐三年也。今一紀矣。嘉祐八年九月十七日書。（右真蹟）

又別本

右漢秦君碑，首題云：「漢故南陽太守秦君之碑。」秦君不知爲何人，碑在南陽界中，字已摩滅不可識，獨其碑首字大僅存，其筆畫頗奇偉。蔡君謨甚愛之。（右集本）

後漢堯祠碑（熹平四年）（元第七百九十一）

右漢堯祠碑，在濟陰。碑云：「帝堯者，蓋昔世之聖王也。」又曰：「聖漢龍興，慕（一作「繼」）堯之緒，祠以上儀，至于王莽絕漢之業，而壇場夷替，屏攝（真蹟作「攝」）無位。」大抵文字摩滅，字雖可見，而不復成文。其後有云：「李樹連理，生於堯祠，太守河南張寵到官，始初出錢二千，敬致禮祠。」其餘不能讀也。碑文有年

月，蓋熹平四年建也。治平元年五月晦日書。（右真蹟）

後漢郎中王君碑（光和元年）（元第六百一）

右漢郎中王君碑。文字摩滅，不復成文，而僅有存者。其名字官闕，卒年，皆莫可考。惟其碑首題云：「漢故郎中王君之銘。」知君爲漢人，姓王氏，而官爲郎中爾。蓋夫有形之物，必有時而弊。是以君子之道無弊，而其垂世者，與天地而無窮，顏回高臥於陋巷，而名與舜禹同榮，是豈有託於物而後傳邪？豈有爲於事而後著邪？故曰：「久而無弊者道，隱而終顯者誠。」此君子之所貴也。若漢王君者，託有形之物，欲垂無窮之名，及其弊也，金石何異乎瓦礫？治平元年四月晦日書。（右真蹟）

後漢樊毅華嶽廟碑（光和元年）（元第三百二）

右漢樊毅修華嶽廟碑。云：「惟光和元年，歲在戊午，名曰咸池，季冬己巳，宏農太守，河南樊君，諱毅，字仲德，下車之初，恭肅神祀，西嶽至尊，詔書奉祠，躬親自往，齋室逼窄，法齋無所。」（一作「處」）於是與令巴郡，胸忍先讜，圖議繕故。二年正月己卯，興就刻茲碑號，吏卒披路。」據此碑，乃即時所立，而太守生稱諱者，何哉？治平元年未伏日書。（右真蹟）

後漢太尉陳球碑（光和元年）（元第六百十一）

右漢太尉陳球碑。云：「君諱球，字伯真，廣漢太守之元子也。」又云：「除郎中，尚書符節郎，慎陵園令，換中東城門候，遷繁陽令，拜侍御史。」其後又云：「拜將作大匠。」其餘摩滅僅存。按後漢書球傳云：父震，廣漢太守，

陽嘉中球器幸廉稍遷繁陽令太尉陽秉表球零陵太守後累拜司空光初元年遷太尉坐日食免復拜光祿大夫與司徒劉劭等謀誅宦官曹節等不果下獄死球在零陵破賊胡蘭朱蓋有功威著南邦今碑破蘭蓋事班班可讀與傳皆合惟不著誅宦官事至其卒時文字摩滅不可識惟云六十有三亦與傳合予所集錄古文與史傳多異惟此碑所載與列傳同也治平元年四月晦日書（右真蹟）

後漢樊毅華嶽碑（光初二年）（元第七百二十一）

右漢樊毅華嶽碑云：一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祭視三公者以能興雲雨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受堯親自巡省暨夏殷周未之有改秦違其典鑿遺鄗池二世以亡漢祖（古文苑作）高祖（一）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亦（文苑作）奕（一）世克昌亡新滔逆鬼神不享建武之初慧掃頑凶光初二年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命守斯邦孟冬十月齋祠西嶽以傳窄狹不足處尊卑廟舍舊久牆屋傾亞特部行事荀班縣令先讜以漸補治此其事也一又云一功曹郭敏等遂刊元石銘勒鴻勳一其字畫頗完其文彬彬可喜惟以周禮職方氏為識方氏其字畫分明非訛缺疑當時周禮之學自如此蓋識誌其義皆通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右真蹟）

後漢修西嶽廟復民賦碑（光初二年）（元第七百二十一）

右漢修西嶽廟復民賦碑云：一光初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宏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毅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一謹按文書一臣以去年十一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祠西嶽華山省視廟舍及齋衣祭器率皆久遠有垢臣以神嶽至尊宜加恭肅輒遣行事荀班（一作一珏一）與華陰令先讜以漸繕治成就之

「又曰：『讖言：縣當孔道，加奉尊嶽，一歲四祠，養牲百日，用穀粟三千餘斛，或有請雨齋禱，役費兼倍，小民不堪，有饑寒之窘，違宗神之敬，乞差諸賦，復華下十里以內民租田口（一有「稅」字）臣輒聽（一有「行」字）盡力，奉宣詔書，思惟惠利，增異復上，臣毅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尙書，一漢家制度，今不復見，惟余家集錄漢碑頗多，故於摩滅之餘，時見一二，而此碑粗完，故錄其首尾以傳（臣毅者樊毅也）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右集本）

後漢北嶽碑（光和四年）（元第七百三十一）

右漢北嶽碑。文字殘滅尤甚，莫詳其所載何事，第其隱隱可見者，曰：「光和四年。」以此知爲漢碑爾。其文斷續不可次序，蓋多言珪幣牲酒黍稷豐穰等事，似是禱賽之文。其後有二人姓名，偶可見云：「南陽冠軍馮巡，字季祖，甘陵夏方，字伯陽。」其餘則莫可考矣。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右集本）

後漢無極山神廟碑（光和四年）（元第九百四十一）

右漢無極山神廟碑。文字摩滅斷續，然尋繹次序，其可見者尙可成文，云：「太常臣耽丞敏，頓首上尙書。謹按文書，男子常山，蓋高上黨范遷，爲元氏三公，神山去年五月，常山相巡詣山，請雨，山神卽使高傳言：白國縣卽與封龍靈山無極山共興雲雨，常山相巡元氏令王翊各以一白羊賽復使高與遷俱詣太常，爲無極山神索法食，臣疑高遷言不實，輒移本國，今常山相巡書言郡督郵言無極山體可三里所立石爲體長二丈五尺，所山周匝二十餘里，其三公封龍靈山皆得法食，乞令無極山比三山祠牲田王家，以珪璧爲信，愚臣如巡言，請少府給珪璧，故事須報臣耽愚，頓首頓首，上尙書。制曰可。尙書令忠奏，雒陽宮太常丞書從事，光和四年八月十七日。」

丁酉，尚書令忠，下太常耽，丞敏，下常山相。其奏章如此，其後遂言造廟事，而有銘，其文多不載。按漢奏章首尾皆言臣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而此碑所載太常（一有一奏字）章首尾不稱死罪，而丞敏又不稱臣，莫曉其制碑後又列常山官屬云：「常山相南陽馮巡字季祖，元氏令王翊字元輔。」云。治平元年四月二日書。（右真蹟）

後漢殺阬君神祠碑（光和四年）（元第二百九十）

右漢殺阬君神祠碑，在邠縣慶歷中樞密直學士施君爲陝西都轉運使，爲余摹此本云：碑文已摩滅，初不可辨，以麵填其刻，稍尋其點畫，命工繕治之，乃可讀。漢碑今在者，類多摩滅不完，獨斯碑歷歷可見也。惟裴煜姓名爲鄉人，饒去矣。殺阬所以畜洩水患，據碑文云：「自亡新以來廢之，一則前漢時已有之矣。光和中煜爲鄭縣令，始修復之事，見水經及華州圖經。殺阬君祠，今謂之五部神廟，其像有石隄西戍，樹谷五樓先生，東臺御史王翦將軍，皆莫曉其義。施君名昌言，今爲涇原路安撫使。」（右集本）

後漢敬仲碑（光和四年）（元第九百十一）

右漢敬仲碑者，其姓名字皆不可見，惟其初有敬仲二字，尚可識，故以寓其名爾。蓋疑其人姓田氏也。大抵文字摩滅，比其他漢碑尤甚，字可識者頗多，第不成文爾。惟云：「州郡課最，臨登大郡。」又云：「居喪致哀。」又云：「司隸從事治書侍御史。」又云：「光和四年閏月庚申。」此數句粗可讀爾。其餘字畫靡完者，以漢隸今爲難得，錄之爾。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九日書。（右真蹟）

後漢無名碑（此與前跋大概同）（元第六百八十一）

右漢無名碑。文字摩滅，其姓氏名字皆不可見。其僅可見者云：「州郡課最，臨登大郡。」又云：「居喪致哀，曾參，閔損。」又曰：「辟司隸從事，拜治書侍御史。」又曰：「奮乾剛之嚴威，揚哮虎之武節。」又曰：「年六十三，光和四年閏月庚申，遭疾而卒。」其餘字畫尙完者多，但不能成文爾。夫好古之士所藏之物，未必皆（一作「能」）適世之用，惟其埋沒零落之餘，尤以爲可惜，此好古之僻也。治平元年六月五日書。（右真蹟）

後漢臺長蔡君頌碑（光和四年）（元第五百八十一）

右漢臺長蔡君頌碑。在鎮府。故天章閣待制楊政嘗爲余言：「漢時隸書在者，此爲最佳。」政自言：「平生惟學此字。」余不甚識隸書，因政言，遂遣人之常山求得之，遂入於錄。（右真蹟）

後漢唐君碑（光和六年）（元第八百八十一）

右漢唐君碑。其名已摩滅，其字正南云：（集本作「云字正南」）「潁川鄆人也。其先出自慶都，感赤龍生堯，王有天下，苗胄枝分，相土視居，因氏唐焉。君父孝廉郎中早卒，君繼厥緒，軌道好古，敦書味詩，守舞陽丞，潁陽令，察能治劇，遷豫章。其後遂復摩滅，雖文字班班可見，而不能得其次序。其後又云：「換君昌陽令，吏民慕戀，牽君車輪，不得行。君臣流涕，道路琅玕，是故從事郡掾刊石樹頌，歌君之美。」據此，蓋縣令去思碑爾。其後又云：「光和六年二月壬午朔二十五日丙午。」則知唐君爲後漢時人矣。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八日書。（右真蹟）

後漢朱龜碑（光和六年）（元第二百三十一）

右漢朱龜碑。云字伯靈，察孝廉，除郎中尙書侍郎，以將事去官。于時幽州（州下滅一字）夷侵寇，以君爲

御史中丞討伐。一其後摩滅。又云：一鮮卑侵犯障塞，復舉君，拜幽州刺史。年六十四，光祿六年卒。一劉之事迹，不見史傳，其僅見於此碑者如此。碑在今亳州界。中云將事去官，莫曉其語。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右真蹟）
後余守亳州，徙碑置州學中。

後漢司隸從事郭君碑（中平元年）（元第四百四十一）

右漢司隸從事郭君碑。云：一君諱究，汲人也。元城君之孫，雒陽令之適，歷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令長，辟司隸從事，部郡都官。春秋二十八而卒。中平元年，歲在甲子三月而葬。一據北軍中侯碑，爲元城君子，而弟爲雒陽令。考其世次皆同。前世碑碣，但書子孫，而不及兄弟。惟郭氏碑載其兄弟甚詳。蓋古人譜牒既完，而於碑碣又詳如此。可見其以世家爲重，不若今人之苟簡也。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書。（右真蹟）

後漢太尉劉寬碑（中平二年）（元第二百七十一）

右漢太尉車騎將軍特進遂鄉（二字一作一封）昭烈侯劉公碑。公諱寬，有兩碑，皆在洛陽。余家集錄，皆得之。其一故吏李謙所（一作一等）立，而此碑門生殷包等所立，其所書與李謙等（一作一碑）所載不異。惟漢隸難得，當錄。漢公卿（一有一卒一字）故吏門生，各自立碑，以申感慕。惟見於此。今人家碑碣，非其子孫，則他人不爲立也。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右真蹟）

又後漢太尉劉寬碑（中平二年）（元第二百六十一）

右漢太尉劉寬碑。漢書有傳，其官閤始卒，與碑多同，而傳載遷官次序頗略。蓋史之所記，善惡大事，官次雖

小略，不足爲失。惟其繆誤，與闕其大節，不可不正。碑云：「大將軍以禮脅命，拜侍御史，遷梁令，三府並用博士，徵皆不就，司隸校尉舉其有道，公車徵拜議郎，司徒長史。」而傳但云：「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今據碑，止四遷。爾博士未嘗拜也。碑於長史下，遂云入登侍中。延熹八年地震，有詔詢異，而拜尚書，遷南陽太守，拜大中大夫，復拜侍中屯騎尉。宗正光祿勳，遂授太尉。傳至大中大夫，始云遷侍中。其前自長史入登侍中，史闕書也。碑又云：「一固疾遜位，拜光祿大夫，遷衛尉，復作太尉。」而傳云：「以日食免，拜衛尉。」以日食免，當從傳爲正，而不書光祿大夫，史闕也。其餘皆同，故不復錄。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右集本）

後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中平二年）（元第五百二十一）

右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寬碑有二，其故吏門生，各立其一也。此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其別列於後者，在寬子松之碑陰也。寬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孫湖（一作一胡）城公爽，以碑歲久皆仆于野，爲再立之，并記其世序。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譜牒，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餘年，而爽能知其世次如此之詳也。蓋自黃帝以來，子孫分國受姓，歷堯舜三代，數千歲間，詩書所紀，皆（一有各）字）有次序，豈非譜繫源流，傳之百世而不絕與？此古人所以爲重也。不然，則士生於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僅能識其父祖爾。其可忽哉！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弊也，或陷輕薄，婚姻附託，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修飭，喜自樹立，兢兢惟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巨族，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苟簡，廢失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嘉祐八年七月二十九日書。（右真蹟）

後漢小黃門譙君碑（中平二年）（元第五百十一）

右漢小黃門譙君碑云：一君諱敏，字漢遠，年五十七，中平二年卒。一其文不甚磨滅，而官闕無所稱述，惟云「肅將王命，守靜輜光，以遠悔吝」而已。後漢宦者用事，靈帝時尤盛，敏卒之歲，張讓等十二人封侯，於斯時能守靜遠悔，是亦可佳。然敏以一小黃門而立碑稱頌，於此可見宦官之盛也。治平元年四月三日書。（右真蹟）

後漢文翁石柱記（初平五年）（元第二百二十一）

右漢文翁石柱記云：一漢初平五年，倉龍甲戌，旻天季月，修舊築周公禮殿，始自文翁，開建泮宮。一據顏有意益州學館廟堂記云：按華陽國志，文翁為蜀郡守，造講堂，作石室，一名玉堂。安帝永初間，烈火為災，堂及寺舍，並皆焚燎，惟石室獨存。至獻帝興平元年，太守高朕，於玉堂東復造一石室，為周公禮殿。一有意又謂：一獻帝無初平五年當是興平（四字一作「當如華陽志為興平」）元年。蓋時天下喪亂，西蜀僻遠，年號不通，故仍稱舊號也。一今檢范煜漢書本紀，初平五年正月改為興平，顏說是也。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書。（右真蹟）

後漢文翁學生題名（元第六十一）

右漢文翁學生題名。凡一百有八人：文學，祭酒，典學，從事，各一人；司儀，主事，各二人；左生七十三人；右生三十人。文翁在蜀，教學之盛，為漢稱首。其弟子著籍者，何止於此。蓋其摩滅之餘，所存者此爾。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後漢熊君碑（建安二十一年）（元無卷第）

右漢熊君碑云：一君諱喬，字舉，（舉上滅一字）（隸釋作「漢」）其官闕不可詳考，其僅可知者，劉表

時爲綏民校尉，後遷騎都尉，建安二十一年卒，享年七十有一。其云「治歐羊尙書」，其字非訛闕，而以陽爲羊，蓋古文字少，故須假借，至漢字已備，而猶假用，何哉？後云「太歲在申，一（申上減一字）以歷推之，當是丙申」。又云「碑師春陵福造」（福上減一字）當是其姓，其書顯字皆爲類。按許慎說文顯從累聲，而轉爲累，其失遠矣！莫曉其義也。熙寧二年十月晦日山齋書（右集本）

後漢元節碑（歲月闕）（元第六百五十一）

右漢元節碑，文字摩滅，不見其氏族。其可見者，纔數十字爾。云「君諱立，字元節，其先出自伊尹」。其餘不復成文。其銘云「於穆從事」，疑其姓伊而爲從事也。碑無年月，而知爲漢人者，以其隸體與他漢碑同爾。治平元年五月三日書（右真蹟）

後漢殘碑（歲月闕）（元第一百三十）

右漢殘碑，不知爲何人所存者，纔三十二字，不復成文，惟云「高字幼，知其名高，又云漢（一有「中」字）興，復知爲後漢時人，而隸字在者甚完，體質淳勁，非漢人莫能爲也，故錄之。（右真蹟）

後漢天祿辟邪字（歲月闕）（元第七十一）

右漢天祿辟邪四字，在宗資墓前石獸膊上。按後漢書宗資，南陽安衆人也。今墓在鄧州南陽界中，墓前有二石獸，刻其膊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余自天聖中，舉進士，往來襄鄧間，見之道側，迨今三十餘年矣。其後集錄古文，思得此存，屢求於人，不能致。尙書職方員外郎謝景初家於鄧，爲余摹得之。然字畫訛缺，不若余見時完也。

按黨錮傳云：袁祖均，自有傳，今後漢書有宋均傳，云：南陽安衆人，而無宗均傳，疑黨錮傳轉寫宋爲宗爾。蜀志有宗預，南陽安衆人，豈安衆當漢時有宗，宋二族，而字與音皆相近，遂至訛謬邪？史之失傳如此者多矣。嘉祐八年臘日書（右真蹟）

卷四

魏受禪碑（延康元年）（元第七十二）

右魏受禪碑世傳爲梁鵠書，而顏真卿又以爲鍾繇書，莫知孰是。按漢獻帝紀，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稱天子。又（集本無此字）按魏志，是歲十一月，葬士卒死亡者，猶稱（集本有「正」字）令，是月丙午（集本作「寅」）漢帝使張悌奉璽綬，庚午王升壇受禪。又是月癸酉，奉漢帝爲山陽公。而此碑云：「十月辛未，受禪於漢。」三家之說皆不同。今據裴松之注魏志，備列漢魏禪代詔冊書，令羣臣奏議甚詳。蓋漢實以十月乙卯，策詔魏王，使張悌奉璽綬，而魏王辭讓往返三四而後受也。又據侍中劉廙奏，「問太史令許芝，今月十七日己未，可治壇場。」又據尚書令桓階等奏云：「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蓋有十七日己未，至二十九日，正得辛未，以此推之，漢魏二紀皆繆，而獨此碑爲是也。漢紀乙卯遜位者，書其初命，而略其辭讓往返，遂失其實爾。魏志十一月癸卯，猶稱令者，當是十月，衍一字爾。丙午張悌奉璽綬者，辭讓往返，容有之也。惟庚午升壇，最爲繆爾。癸卯去癸酉三十一日，不得同爲十一月，此尤繆也。禪代大事也，而二紀所書如此，則史官之失，以惑後世者，可勝道哉。嘉祐八年九月十七日書（右真蹟）

魏鍾繇表（建安二十四年）（元第四百九十）

右鍾繇法帖（二字集本作「表」）者，曹公破關羽賀捷表也。其後書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鍾繇上。」集賢校理孫思恭精於歷學，余問孫君：「建安二十四年閏在何月？」思恭謂余：「以漢家所用四分乾象歷推之，是歲己亥，二歷皆閏十月。」而陳蓋三國志所書時月，雖爲簡略，然以思恭言考之，則合。按魏志：「是歲冬十月，軍還洛陽。」其下遂書孫權請討關羽自効於吳，則書「閏月權討羽」以魏吳二志參較，是閏十月矣。吳志又書「十二月，權獲羽及其子平。」魏志明年正月，乃書「權傳羽首至洛陽。」蓋二志相符，乃權以閏十月方征羽，至十二月獲之，明年正月始傳首至洛，理可無疑。然則鍾繇安得於閏十月先賀捷也？由是此表可疑爲非真，而今世盛行復有兩本，字大小不同，小字差類繇書，然不知其果是否姑並存之，以俟識者。治平元年七月二十六日書。（右真蹟）

又別本

右魏鍾繇書。其辭云：戎路兼行，履險冒寒。因述曹仁徐晃破關羽事。其後題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臣繇上。」（按建安二十四年冬，曹公軍于摩陂，而仁等破羽後，未嘗出征，無履險冒寒之役。又古人牋啓不書年，此二事可疑。）又云：「羽已被手刃。」（據三國志，羽圍曹仁於樊，爲仁所敗而走，後爲孫權兵斬於沮，與此帖不同。）（右集本）

魏公卿上尊號表（黃初元年）（元第七十三）

右魏公卿上尊號表。唐賢多傳爲梁鶴書，今人或謂非鶴也。乃鍾繇書爾。未知孰是也。嗚呼！漢魏之事，讀其書者，可爲之流涕也。其鉅碑偉字，其意惟恐傳之不遠也。豈以後世爲可欺與？不然，不知恥者無所不爲乎。（右

真蹟

魏劉熹學生冢碑（歲月闕）（元第三百六十五）

右漢劉熹學生冢碑，在襄州穀城縣界中。余爲乾德令時，嘗以公事過穀城，見數荒冢在草間，傍有古碑傾側，半埋土中，問其村人爲何人冢，皆不能道。而碑文摩滅，不暇讀。而去後數年在河北，始集錄古文，思嚮所見穀城碑，疑爲漢碑，求之，又數年乃獲。按襄州圖經云：「學生冢在縣東北。」水經注云：「魏濟南劉熹字德怡，博學好古，立碑載生徒百餘人，其不終業而卒者，葬於此，號學生冢。」今碑雖殘缺，而熹與生徒名字往往尙可見，蓋余昔所見乃學生冢，而碑，魏時碑也。熹穀城令也。治平元年正月十日書（右真蹟）

魏賈逵碑（歲月闕）（元第一百二十八）

右魏賈逵碑。魏志傳云：「逵爲絳邑長，爲賊郭援所攻，絳人與援約，不害逵，乃降。而援欲以逵爲將，怒逵不肯叩頭，欲殺之。絳人乘城呼曰：『負要（集本作「約」）殺我賢君，寧俱死。』援義之，遂不殺。」又按裴松之注，引魏略云：「援捕得逵，怒不肯拜，促斬之。諸將覆護，因於壺關土窖中，守者祝公道，釋其械而逸之。」（集本有「已」字）與魏志不同，而此碑但云爲援所執，臨以白刃，不屈而已，不載絳人約援事，如傳所載，不獨逵有德於絳人，而絳人臨危能與逵生死，亦可謂賢矣。自古碑碣稱述功德，常患過實。如逵與絳人德義（集本有「俱隆」字）碑不應略而不著，頗疑陳壽作傳好奇，而所得非實也。松之又注魏書，逵年五十五，而碑云五十四，亦當以碑爲正。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書（右真蹟）

魏鄧艾碑（歲月闕）（元第七百五十）

右鄧艾碑考其事蹟終始卽魏（集本無此字）鄧艾碑也。艾嘗爲兗州刺史據碑云：「晉初常發兗州兵討叛羌艾降巫者傳言：『授以用兵之法因以破羌。』」一充人神之遂爲艾立廟建碑紀其事。艾於三國時爲名將嘗有大功其姓名聞於世甚顯史與充人皆不應誤而艾又二名不同如此此君子所以慎於傳疑也。余謂：「古人艾又常通用漢書曰：『黎民艾安。』與懲艾劍艾注皆讀爲艾豈非鄧侯名艾音艾而書碑者從省與後人讀史無音注乃直以爲蒿艾之艾而流俗轉失久而訛繆遂不復正此理或然覽者詳之。」熙寧壬子正月晦日六一堂書（右真蹟）

吳九真太守谷府君碑（神鳳元年）（元第五百九十二）

右谷朗者事吳爲九真太守碑無書撰人名氏其序云：「府君諱朗字義先桂陽耒陽人豫章府君之曾孫公府君之孫郎中君之子也其先出自顓頊益爲舜虞賜姓嬴氏至於厲子封於秦谷因而氏焉谷氏在吳不顯史傳無所見所謂豫章府君而下三世皆莫知其名字。」按秦本紀：「非子邑於秦。」而此與朗子永寧侯相碑皆爲厲子莫詳其義也。治平元年四月廿六日書（右真蹟）

吳國山碑（天冊元年）（元第三百四）

右吳國山碑者孫皓天冊元年禪于國山改元天璽因紀其所獲瑞物刊石于山陰是歲晉咸寧元年後五年晉遂滅吳以皓昏虐其國將亡而衆瑞並出不可勝數後世之言祥瑞者可以鑒矣。熙寧元年中元後一日書（右真蹟）

晉南鄉太守頌（泰始中）（元第九十二）

右南鄉太守司馬整。(集本作一)晉南鄉太守領南鄉太守者，司馬整也。(一)按晉書：「宣帝弟曰安平獻王季，次子曰善陽成王望，望第三子曰隨穆王整，整先望卒。後武帝分善陽之隨縣封整為王，諡曰穆。整以魏咸熙二年為南鄉太守。是歲，晉武受禪，改元泰始。泰始三年，徙整南陽，而南鄉人為之建此碑。」晉書地理志：「當魏末，荊州分屬三國，而南鄉南陽皆屬魏。後晉武改南鄉為順陽，一此碑今在光化軍軍即襄州穀城縣之陰城鎮。陰城當魏晉時為南鄉屬縣也。余取乾德縣令時得此碑，今二紀矣。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書。」(右真蹟)

晉南鄉太守碑 (泰始四年) (元附九十二)

右南鄉太守碑，不著書撰人名氏，題曰：「宣威將軍南鄉太守司馬府君紀德頌。」一碑云：「書諱整，字孔修，太宰安平王之孫，太尉善陽王之子。」一按晉書：「宣帝弟曰安平獻王季，次子曰善陽成王望，望第三子隨穆王整，整先望卒。後武帝分善陽之隨縣封整為王，諡曰穆。整以太始三年自南鄉太守徙南陽，而南鄉人共立此碑，今在光化軍軍即襄州穀城縣之陰城鎮。」一按晉志不列南鄉郡，據此碑所載縣令名氏，有武陵、築陽、丹水、陰城、順陽、析。(一作祈)六縣，此蓋南鄉郡所治也。晉志但云南鄉魏時屬荊州，武帝平吳改為順陽郡，而不著順陽治所，與屬縣之名，而獨此碑可見也。又整傳但云：「整歷南中郎將，封青泉侯，薨，贈冠軍將軍。」一亦不言其為宣威將軍，南鄉南陽二郡守皆其所漏略也。(右集本)

南鄉太守碑陰 (元第九十四)

右南鄉太守將吏三百五十人，分為二卷。其摩滅者，猶有二十餘人。人皆有邑姓名字，而無次序，其名號有令，有長，有南閣祭酒，門下督，主簿，部督，郵監，汀督，郵部，勸農五官掾，文學掾，營軍掾，軍謀掾，府門亭長，主記，史，待

事緣待事史部曲將部曲督；又有賊曹功曹議曹戶曹金曹水曹科曹倉曹鎧曹左右兵曹曹皆有掾；又有祭酒有史有書佐有修行有從掾位有從史位有史有小史等。魏晉之際太守官屬之制蓋如此。他書或時見一二不能如此之備也。（右集本）

晉陸階碑（咸和七年）（元第一百三十七）

右晉陸階碑。階爲宣威內史。建武元年卒。碑以咸和七年立。而碑後題云「咸和七年歲在庚辰」。咸和成帝年號也。成帝以泰寧三年八月卽位。是歲乙酉。明年改元咸和。據歷七年當爲壬辰。而此爲庚辰者。繆也。陸氏有二碑。余家集錄皆有之。據陸禕碑後題云「泰寧三年歲在乙酉」。與今歷合。則當時歷官不應至咸和而頓爾差失。然則庚辰特書碑者。誤爾。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書。（右真蹟）

晉樂毅論（永和四年）（元第八十三）

右晉樂毅論石。在故高紳學士家。紳死。家人初不知惜。好事者往往就閱。或摹傳其本。其家遂祕藏之。漸爲難得。後其子弟以其石質錢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今無復有本矣。益爲可惜也。後有一集本有此二字。甚妙二字。吾亡友聖俞書也。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考其文理。此本爲是。惜其不完也。（右真蹟）

晉蘭亭修禊序（永和九年）（元第九百九十六）

右蘭亭修禊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數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摹。失真彌遠。然時時猶有可喜處。豈其筆法或得其一二邪。想其真蹟。宜如何也哉。世言真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爲溫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

剔取其雙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蹟遂復流落於人間。太宗皇帝時購募所得集以爲十卷。傳摹傳之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是也。然獨蘭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於法帖以傳。今予所得皆人家舊所藏者。雖筆畫不同。聊並列之。以見其各有所得。至於真僞優劣。覽者當自擇焉。其前本流俗所傳。不記其所得。其二得於殿中丞王廣淵。其三得於故相王沂公家。又有別本在定州民家。二家各自有石。較其本纖毫不異。故不復錄。其四得於三司蔡給事君謨。世所傳本不出乎此。其或尚有所未傳。更俟博采。嘉祐八年六月十日書。（右集本）

范文度摹本蘭亭序（附）

余嘗集錄前世遺文數千篇。因得悉覽諸賢筆蹟。比不識書。遂稍通其學。然則人之於學。其可不勉哉。今老矣。目昏手顫。雖不能揮翰而開卷臨几。便別精粗。若范君所書。在余集錄。實爲難得也。竊幸覽之。爲之忘倦。嘉祐七年夏五月二十八日廬陵歐陽修書。（右真蹟）

右軍蘭亭最著。今世尚有相本秘閣一本。蘇才翁一本。周越一本。猶有氣象存焉。今觀撫放。蓋得之矣。嘉祐壬寅五月二十六日。莆城蔡襄。

又

書雖列於六藝。非如百工之藝也。蔡君謨以書名當世。其稱范君者如此。不爲誤矣。滌山醉翁題。（右真蹟）

自唐末干戈之亂。儒學文章掃地而盡。宋興百年之間。雄文碩儒比肩而出。獨字學久而不振。未能比蹤唐人。余每以爲恨。今乃獲見范君筆法。信乎時不乏人。而患知之不博。不然。有於中必形於外。若范君者。筆蹟不傳。

於世而獨傳其家，蓋其潛光晦德，非止其書闕不傳也。（右真蹟）

又（與前跋相類，疑是稿本，今兩存之。）

自唐末兵戈之亂，儒學文章掃地而盡，聖宋興，百餘年間，雄文碩學之士相繼不絕，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獨字書之法，寂寞不振，未能比蹤唐室。余每以爲恨，今迺獲得范君之書，信乎時不乏人，而患聞見之不博也。然范君之筆法，宜傳於世，而久闕於家，蓋其潛光晦德，非獨其書之闕也。嘉祐七年五月旬休日，廬陵歐陽修（右集本）

晉王獻之法帖（歲月闕）（元第八百六十八）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蹟，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其人也。至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做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治平甲辰秋社日書。（右真蹟）

又（元第三百一十九）

獻之帖，蓋唐人所臨，其筆法類顏魯公，更俟識者辨之。（右真蹟）

晉賢法帖（歲月闕）（元第七百三十五）

右晉賢法帖。太宗皇帝萬幾之餘，留精翰墨，嘗詔天下購募鐘王真蹟，集爲法帖十卷，摹刻以賜羣臣。往時故相劉公洸在長沙，以官法帖鏤版，遂布於人間。後有尙書郎潘師旦者，又擇其尤妙者，別爲卷第，與劉氏本並行。至余集錄古文，不敢輒以官本參入私集，遂於師旦所傳，又取其尤者，散入錄中，俾夫啓帙披卷者，時一得之，把翫欣然，所以忙勸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右真蹟）

晉七賢帖（歲月闕）（元第七十六）

右晉七賢帖得之李丕緒少卿家，丕緒多藏古書，然不知此爲真否？七子書蹟，世罕傳，故錄之。（右集本）

宋文帝神道碑（歲月闕）（元第四百四十九）

右宋文帝神道碑云：「太祖文皇帝之神道，一凡入大字，而別無文辭，惟以此爲表識爾。古人刻碑，正當如此，而後世鐫刻功德，爵里世繫，惟恐不詳，然自後漢以來，門生故吏，多相與立碑頌德矣。余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鐘鼎彝盤銘刻備有，至後漢以後，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冢墓碑，自後漢以來始有也。此碑無文，疑非宋世（一有「所」字）立，蓋自漢以來碑文，務載世德，宋氏子孫，未必能超然獨見復古簡質。又南朝士人，氣尙卑弱，字書工者，率以纖勁清媚爲佳，未有偉然巨筆如此者，益疑後世所書。按宋書：「文帝爲元兕，勦所弒，初諡曰景廟，號中宗，孝武立，改諡曰文，號太祖，其墓曰長甯陵也。」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書。（右真蹟）

宋宗慤母夫人墓誌（大明六年）（元第一百五十三）

右宗慤母夫人墓誌，不著書撰人名氏，有誌無銘。其後云：「謹牒子孫男女次第婚嫁如左。」蓋一時

之制也。按愨本傳，與此誌歷官終始不同。本傳云：「宋孝武卽位，以愨爲左衛將軍，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使討竟陵王誕，入爲左衛將軍，廢帝卽位，爲甯蠻校尉，雍州刺史卒。」此誌乃大明六年作，誌云：「爲右衛將軍，監交廣二州，湘州之始興，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始遷豫州，監五州軍事，又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荊州大中正。」而傳皆略之也。愨，南陽涅陽人，而此誌云：「涅陽縣都鄉安衆里人。」又云：「望於秣陵縣都鄉石泉里。」都鄉之制，前史不載。（右集本）

齊鎮國大銘像碑（天統三年）（元第一百二十）

右，齊鎮國大銘像碑。銘像文辭固無足取，所以錄之者，欲知愚民當夷狄亂華之際，事佛尤篤爾。其字畫頗異，雖爲訛謬，亦其傳習時有與今不同者，其錄之，亦以此也。（右集本）

南齊海陵王墓銘（歲月闕）（元第八十三）

右，南齊海陵王墓銘。長兼中書侍郎謝朓撰，海陵王昭文者，文惠太子次子也。初，明帝嘗旣廢鬱林王昭業而立，昭文又廢爲海陵王而殺之，遂自立。按謝朓傳，一朓當海陵王時，爲驃騎諮議領記室，又掌中書郎，後遷尙書吏部郎。此誌題云：「長兼中書侍郎。」而據傳，朓未嘗爲中書侍郎，史之闕也。按南齊書，一劉悛爲長兼侍中，後魏臨淮王彧爲長兼御史中尉。一南北史多有此名，蓋（集本有「長兼者」三字）當時兼官之稱，如唐檢校官之類也。嘉祐八年九月十七日書（右真蹟）

又（增入）（此與前跋相類，疑是稿本，今兩存之）

右海陵王墓銘，南齊謝朓撰。海陵王者，齊文惠太子之次子也。名昭文。初，明帝鸞既廢鬱林王昭業，而立昭文，又廢爲海陵王而殺之。鸞立是爲明帝。按朓傳：「朓當海陵王時，爲驃騎諮議領記室，又掌中書郎。後遷尚書吏部郎。」此誌題云：「長兼中書侍郎臣謝朓立。」而傳不書朓爲侍郎也。按齊書：「劉峻爲長兼侍中，魏臨淮王彧爲長兼御史中尉。」南北史多有蓋長兼，似當時兼官之稱，如唐檢校官也。

梁智藏法師碑（普通三年）（元第六十二）

右梁智藏法師碑，梁湘東王蕭繹撰銘，新安太守蕭幾作敘，尚書殿中郎蕭挹書。世號三蕭碑。法師者，姓顧氏，幾挹皆稱弟子。衰世之弊，遂至於斯。余於集古錄而不忍遽棄者，以其字畫粗可佳，捨其所短，取其所長，斯可矣。嘉祐八年五月晦日書。（右真蹟）

陳浮屠智永書千字文（歲月闕）（元第四十六）

右千字文，今流俗多傳，此本爲浮屠智永書。考其字畫，時時有筆法，不類者雜於其間，疑其石有亡缺，後人妄補足之，雖識者覽之，可以自擇，然終洎其真，遂去其二百六十五字。其文既無所取，而世復多有所佳者，字爾故輒去其僞者，不以文不足爲嫌也。蔡君謨今世知書者，猶云未能盡去也。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右真蹟）

又

梁書言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命周興嗣以韻次之。今官（集本作「觀」）法帖有漢章帝所書百餘字，其言有海鹹河淡之類，蓋前世學書者多爲此語，不獨始於羲之也。（右真蹟）

魏九級塔像銘（天保三年）（元第四百七十七）

右魏九級塔像銘，不見書撰人名氏，蓋北齊時人所作也。其年號見於文者三：曰真君九年者，後魏太武號也；又曰武定四年者，東魏孝靜號也；又曰天保三年者，北齊文宣號也。按高洋以後，周大統十六年受東魏禪，是歲庚午，改元天保，三年壬申，此碑云「歲在涸灘」，是矣。碑文淺陋，蓋鄙俚之人所爲，惟其字畫多異，往往奇怪，故錄之以備廣覽。（集本有「云」字）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三日書（右真蹟）

大代修華嶽廟碑（興光二年）（元第五百二十四）

右大代修華嶽廟碑，按魏書文成帝興光二年三月己亥，改元爲太安。故魏書興光無二年，而此碑云（集本有「興光」二字）二年三月甲午，立者蓋立碑後六日，始改元也。其曰闡皇風於五葉者，自道武、明元、太武至於文成，纔四世爾。太武之弑，南安王余立，不踰年，亦被弑，不得成君（集本無此十九字）而景穆太子文成父也。追尊爲帝，立廟稱宗，故以爲世也。魏自道武、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羣臣欲稱代，而道武不許，乃仍稱魏。自是之後，無改國稱代之事。今魏碑數數有之，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但史失其事爾。由是言之，史家闕繆，可勝道哉！然予於史家非長，故書之，以待博學君子也。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三十日書（昔在南譙，自號醉翁，晚又更號六一居士）（右真蹟）

又（此與前跋相類，疑是稿本，今兩存之。）

按魏書文成帝興光二年三月己亥，改元太安，而此碑書二年三月甲午立，蓋立碑後六日，乃改元。故碑猶

得禳二年也。其日曆皇風於五葉者，自道武、明元、太武，至於文成，纒四世爾。太武之弑，南安王余立，不踰年，亦被弑，不得成君爲一世而景穆太子文成父也。追尊爲帝，立廟稱恭宗，故以爲世也。魏有道武、天興元年，議定國號，尊臣欲傳代，而道武不許，乃稱魏。自是之後，無改國稱代之事。今魏碑數數有之，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誤，但史失其事，爾由是言之，史家闕繆多矣。（右真蹟）

懷州孔子廟記（後魏太和中）（元第二百八十五）

右宣尼廟記。文辭事實皆不足采，其書亦非佳，獨其字畫多異，故特錄之，以備博覽。（右見綿本拾遺）

後魏孝文北巡碑（太和二十一年）（元第八十九）

右魏孝文北巡碑。云：「太和二十一年，脩省方之典，北臨舊京。」又云：「涉西河，出平陽，斜順唐達，指遊咸櫟，路還龍門，遂紆雕軒。」按後魏本紀：是歲正月乙巳北巡，二月次太原，至平城，四月幸龍門，以太牢祭夏禹，遂幸長安，汎渭浮河，迺東歸。一與此碑所書相合也。碑無題首，故依本紀爲北巡碑也。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書。（右真蹟）

後魏定鼎碑（景明三年）（元第一百九）

右魏定鼎碑。景明三年建，在今懷州，流俗謂之定鼎碑也。景明，魏宣武年號也。碑云：「定鼎遷中之十年。」（按魏孝文以太和十七年遷都洛陽，至此景明三年，蓋十年矣。）（右集本）

後魏石門銘（永平二年）（元第七百八）

右，魏石門銘云：「此門，蓋漢永平中所穿，自晉氏南遷，斯路廢矣。皇魏正始元年，漢中獻地，寢斜遂開，假節龍驤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羊祜，開創舊路，詔遣左校令賈三德，共成其事。起四年十月，訖永平二年正月，畢功。其餘文字尙完，而其大略如此。石門在漢中，所謂漢永平中所穿者，乃明帝時司隸校尉楊厥所開也。厥自有碑，述其事甚詳。（正始永平皆後魏宣武年號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右真蹟）

後魏神龜造碑像記（神龜三年）（元第四百九）

右，神龜造碑像記，魏神龜三年立。余所集錄，自隋以前碑誌，皆未嘗輒棄者，以其時有所取於其間也。然患其文辭鄙淺，又多言浮屠，然獨其字畫，往往工妙，惟後魏北齊差劣，而又字法多異，不知其何從而得之。遂與諸家相戾，亦意其夷狄昧於學問，而所傳訛繆爾。然錄之以資廣覽也。此碑字畫，時時道勁，尤可佳也。神龜，孝明年號。按魏書（一有一神龜二字）三年七月辛卯，改元正光，而此碑是月十五日立，不知辛卯是其月何日也。當俟治歷者推之。嘉祐八年七月十一日書。（右集本）

魯孔子廟碑（興和三年）（元第二百九十）

右，魯孔子廟碑，後魏北齊時書，多若此，筆畫不甚佳，然亦不俗，而往往相類，疑其一時所尙。（集本作「傳」）當自有法，又其點畫多異，故錄之以備廣覽。（右真蹟）

東魏任城王造浮圖記（武定四年）（元第八百二十五）

右，任城王造浮圖記，不著其名，云「武定四年建」。武定，東魏孝靜年號也。按後魏書，景穆皇帝子雲，雲子

澄（集本有「子尋」二字）相襲爲任城王，其後國絕不封，其去孝靜時差遠，不知武定四年王任城者爲誰也。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東魏造石像記（武定七年）（元第八百三十九）

右東魏造石像記。其碑云：「大魏武定七年歲次己巳。」武定，孝靜年號也。今世所行歷譜，惟冀、穎、遼、歷圖，與今亳州宋丞相紀年通譜爲最詳。而以穎所書推之，武定七年歲當己巳，與此碑合。而武定止於八年，是歲庚午，東魏滅，其事與東魏北齊書亦合。而通譜以七年爲戊辰，八年爲己巳，又有九年爲庚午，而東魏滅。按孝靜以後魏（一有「永熙三年立，在位十七年至」）大統十六年滅，是歲庚午，則知宋公所記甲子不繆。惟武定不當有九年，而七年不得爲戊辰，此其失爾。蓋孝靜始卽位，改元天平，盡四年，而五年正月，改爲元象。今通譜天平止於三年，以四年爲元象，蓋自元象以後，遞差一年，故以武定七年爲戊辰也。苟不見斯碑，則運、歷圖與通譜二家得失，其何以決！然後知余之集錄，不爲無益也。治平元年閏五月九日書（右集本）

北齊常山義七級碑（天保九年）（元第十四）

右不著書撰人名氏，文爲聲偶，頗奇怪，而字畫亦佳，往往有古法。碑云：「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儀同三司，碁連公，以天保九年造浮圖。」天保，齊文宣年號也。北齊書有碁連猛，而不爲常山太守都督儀同等官，不知此所謂碁連公者何人也。嘉祐八年九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又別本

右常山義七級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文辭聲偶而甚怪，書字頗有古法。其碑首題云：「慕容儀同麴常山石氏諸邑義七級之碑。」其文云：「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儀同三司慕容公以天保九年爲國敬造七級浮圖一區，至天統中復持節都督瓜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瓜州刺史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頻陽縣開國子樂平縣開國男慕容樂及散騎常侍郎驃騎大將軍前給事黃門侍郎，繕州大中正，食新市縣幹，新除常山太守麴顯貴與功曹石子和等增成之。」蓋北齊時碑也。慕容公不見其名，北齊有慕容猛，不爲常山太守，不知此何人而慕容樂官兼刺史太守，並封兩縣，不可詳也。食縣幹，入官銜，蓋當時之制，亦不可詳也。義者衆成之名，猶若今謂義井之類也。（右集本）

永樂十六角題名（歲月闕）（元第九百八十五）

右永樂十六角題名，不著年月，列名人甚多，皆無顯者，莫可考究，不知爲何時碑，其字畫頗怪而不精，似是東魏北齊人所書。十六角者，庸俗所造佛塔，其後又書云：「造十六角鎮國大浮圖。」則知爲塔矣。其謂之十六角，只見此碑，而後魏時又有常山義七級碑，蓋當時俚俗語，類皆如此。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北齊石浮圖記（河清二年）（元第九百七十六）

右齊造石浮圖記云：「河清二年，歲在癸未。」河清，北齊高湛年號也。碑文鄙俚，而鑄刻訛繆，時時字有完者，筆畫清婉可喜，故錄之。又其前列題名甚多，而名特奇怪，如馮敬郎、馮貴買之類，皆莫曉其義。若名野又伽耶者，蓋出於浮圖爾。自胡夷亂華以來，中國人名如此者多矣。最後有馮黑太者，于謂太亦音提，意隨未有劉黑闥，吳黑闥，皆以此爲名者，太闥轉寫不同爾。然隋去北齊不遠，不知黑闥爲何等語也。（右集本）

後周大像碑（大象三年）（元第二百九十八）

右，周大像碑。宇文氏之事迹，無足采者。惟其字畫不俗，亦有取焉。翫物以忘憂者，惟怪奇變態，真僞相雜，使覽者自擇，則可以忘倦焉。故余於集古所錄者博矣。嘉祐八年六月二日書。（右真蹟）

卷五

隋太平寺碑（開皇元年）（元第四百四十六）

右，太平寺碑，不著書撰人名氏。南北文章，至於陳隋，其弊極矣！以唐太宗之致治，幾乎三王之盛，獨於文章，不能少變其體，豈其積習之勢，其來也遠，非久而衆勝之，則不可以驟革也。是以羣賢奮力，壘闢芟除，至於元和，然後蕪穢蕩平，嘉禾秀草爭出，而葩華萋實，爛然在目矣。此碑在隋，尤爲文字淺陋者，疑其俚巷庸人所爲。然視其字畫，又非常俗所能，蓋當時流弊，以爲文章止此爲佳矣。文辭旣爾無取，而浮圖固吾儕所貶（集本作「鄙」），所以錄於此者，第不忍棄其書爾。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書。（右真蹟）

隋老子廟碑（開皇二年）（元第二百四）

右，老子廟碑，隋薛道衡撰。道衡文體卑弱，然名重當時，余所取者，特其字畫近古故錄之。唐人（二字集本作一）其碑後所題唐人姓名（一）字皆不俗，亦可佳也。

隋朱倣碑（開皇五年）（元第三百三十五）

右，朱敞碑。敞者，榮從弟，彥伯之子也。按敞傳云：一字乾羅，一而此碑字天羅。傳云：「爲金州總管。」而碑又爲徐州總管。碑文雖殘闕，然班班尙可讀。其述徐州事頗多，事爲史家不取可也。不書其官，蓋闕繆也。其字不同，亦當以碑爲是。余於集錄，正前史之闕繆者多矣。治平元年二月十六日書。（右真蹟）

隋龍藏寺碑（開皇六年）（元第十七）

右，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撰，不著書人名氏，字畫道勁，有歐虞之體。隋開皇六年建，在今鎮州。碑云：「太師上柱國大威公之世子，左威衛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恆州諸軍事，恆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僊，奉勅勸獎州人一萬，共造此寺。」其述孝僊云：「世業重於金，張器識逾於許，郭一然，北齊周隋諸史不見其父子名氏，不詳何人也。（右集本）

又別本（開皇六年）

右，隋龍藏寺碑，齊張公禮撰。龍藏寺已廢，此碑今在常山府署之門，書字頗佳，第不見其人姓名爾。碑以隋開皇六年立，後題（二字集本作「而」）張公禮，猶稱齊。按周武帝建德六年，廢齊幼主高常，齊遂滅。後四年，隋建開皇之號，至六年，齊滅，蓋十年矣。公禮尙稱齊官，何也。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書。（右真蹟）

隋李康清德頌（開皇十一年）（元第二十八）

右，李康清德頌，不著書撰人名氏，文爲聲偶，而字畫奇古可愛。康，隴西狄道人也。其碑首題云：「大隋冠軍將軍，太中帥，都督恆州九門縣令，隴西李君清德之頌。」予在河北時，遣人於廢九門縣城中得此碑，字多說闕，

其後題十一年，歲在辛亥，大將軍在酉，二月癸丑朔，十二日甲子，建。一年上有二字訛闕不可識。按隋書開皇十一年，歲在辛亥，其二字，乃開皇也。大將軍在酉之說，出於陰陽家，前史不載，而此碑見之。（右集本）

隋梁洋德政碑（開皇十一年）（元第二百二十九）

右，隋梁洋德政碑，在今蘇州新息。隋開皇十一年，行參軍事（四宅集本作「參軍」）裴玉，與州人爲息州刺史，梁洋建寶塔，表德政碑。按隋書志，後周於新息置息州，至大業中州廢也。（右真蹟）

隋韓擒虎碑（開皇十五年）（元第九百九十二）

右，韓擒虎碑，不著書撰人名氏，而以隋高祖爲今上，乃隋人所撰，碑文屢言虎字，獨於名下去之，若避唐諱，此不可知也。今以碑文考隋書列傳，其家世官勳大略多同，惟其在齊爲河長防主，大都督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白超防主，轉洪超防主，傳皆無之。又遷和州刺史，而傳爲利州，皆史官之闕誤，當以碑爲是，而傳載闕羅王事甚怪，而碑無之，使其實有碑，不宜不書，以此見史家之妄也。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右真蹟）

隋陳茂碑（開皇十八年）（元第八百二）

右，陳茂碑，不著書撰人名氏，而字畫精勁可喜。隋書列傳，載茂事尤多闕繆。傳云：高祖爲隋國公，引爲寮佐，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在官十餘年，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後數年卒。一而碑歷敘爲高祖寮佐，時官傳雖不書可也。其自爲黃門侍郎後，又爲行軍元帥，長孫覽司馬，又爲蜀王府長史，太僕卿，判黃門侍郎，上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等官，史氏皆不書，蓋其闕也。又據碑，茂爲蜀王長史，而傳爲益州總管司馬，碑爲太僕卿，而

傳云太府；皆史家之繆也。碑云茂字延茂，史亦闕。治平甲辰秋社日書。（右真蹟）

隋蒙州普光寺碑（仁壽元年）（元第二百五十）

右蒙州普光寺碑。蒙州者，漢南陽郡之育陽縣也。應邵曰：「育水出宏農盧氏，南入于沔。」故後人於育加水爲清陽。西魏置蒙州，隋仁壽中改爲清州，又爲清陽郡。唐爲縣，屬金州。碑仁壽元年建，猶曰蒙州，旣而遂改清州矣。碑無書撰人名氏，而筆畫道美，翫之忘倦，蓋開皇仁壽以來，碑碣字書多妙，而往往不著名氏，惟丁道護所書，常自著之。然碑石在者尤少，余每與蔡君謨惜之。自大業已後，率更與虞世南書始盛，旣接於唐，遂大顯矣。治平元年正月七日書。（右真蹟）

隋丁道護啓法寺碑（仁壽二年）（元第二百五十三）

此書兼後魏遺法，與楊家本微異。隋唐之交，善書者衆，皆出一法。道護所得最多，楊本開皇六年去此十七年，書當益老，亦稍縱也。甲辰治平初月十日，莆陽蔡襄記。

右啓法寺碑。丁道護書。蔡君謨博學君子也，於書尤稱精鑒。余所藏書，未有不更其品目者，其謂道護所書如此。隋之晚年，書學尤盛，吾家率更與虞世南皆當時人也，後顯於唐，遂爲絕筆。余所集錄開皇仁壽大業時碑頗多，其筆畫率皆精勁，而往往不著名氏，每執卷惘然爲之歎息，惟道護能自著之。然碑刻在者尤少，余家集錄千卷，止有此爾。有太學官楊襄者，喜收書畫，獨得其所書興國寺碑，是梁正明中人所藏。君謨所謂楊家本者是也。欲求其本，而不知碑所在，然不難得，則不足爲佳物。古人亦云：「一百不爲多，一不爲少。」者，正謂此也。治平元年立春後一日，太廟齋宮書。（右真蹟）

隋汎愛寺碑（大業五年）（元第六百）

李作藥（集本作一樂，下同）字僅存，其下摩滅，而書字猶可辨，疑此碑伯藥自書。字畫老勁可喜。秋暑鬱然，覽之可以忘倦。治平丙午孟饗攝事齋宮書南譙醉翁六一居士（右真蹟）

隋鉗耳君清德頌（大業六年）（元第二十九）

右，不著書撰人名氏，其碑首題云：「大隋恆山郡九門縣令鉗耳君清德之頌，大業六年建。」字畫有（一本有「法」字）非歐虞之學不能至也。碑云：「君名文徽，華陰朝邑人也。本周王子晉之後，避地西戎，世爲君長，因以地爲姓，曾祖靜，仕魏爲馮翊太守；祖朗，成集二州刺史；父康周，荆安甯鄧四州總管別駕，安陸龍門二郡守。」而前史皆不載，碑在今廢九門縣中，余爲河北轉運使時求得之。（右集本）

隋廬山西林道場碑（大業十三年）（元第十五）

右廬山西林道場碑，渤海公撰。公爲隋太常博士時作，不著書人名氏，而字法老勁，疑公之書也。西林道場者，僞趙將竺氏捨俗出家，名曇現，始居於此。晉太和二年，光祿卿陶範始爲現弟子慧永造寺，而號西林。按兩京記，隋嘗更名佛寺爲道場。此碑大業十三年建也。顏魯公寓題碑陰百餘字，尤奇偉，今附於碑後。（右集本）

又別本

右西林道場碑，渤海公撰。公在隋爲太常博士時作，不著書人名氏，字畫道勁，世或以爲公自書。公時年尚

少，又字法與公書不同，不知何人書也。按（集本有「韋述」二字）兩京記，隋改佛寺爲道場，此碑大業中建，故謂之道場也。（右真蹟）

唐德州長壽寺舍利碑（武德六年）（元第四百四十）

右，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不著書撰人名氏。碑武德中建，而所述乃隋事也。其事迹文辭，皆無取，獨錄其書爾。余屢歎文章至陳隋，不勝其弊，而怪唐家能臻致治之盛，而不能遠革文弊，以謂積習成俗，難於驟變。及讀斯碑，有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迺知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士無賢愚，以爲警絕，豈非其餘習乎？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書。（右集本）

唐孔子廟堂碑（武德九年）（元第二）

右，孔子廟堂碑，盧世南撰并書。余爲童兒時，嘗得此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後二十餘年，復得斯本，則殘缺如此。因感夫物之終敝，雖金石之堅，不能以自久。於是始欲其錄前世之遺文而藏之，殆（集本作「逮」）今蓋十有八年，而得千卷，可謂富哉！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書。（右真蹟）

千文後虞世南書（歲月闕）（元附四十六）

右，虞世南所書，言不成文，乃信筆偶然爾。其字畫精妙，平生所書碑刻多矣，皆莫及也。豈矜持與不用意，便有優劣邪？（集本作「也」）熙寧辛亥續附。（右真蹟）

唐呂州普濟寺碑（貞觀二年，許敬宗撰）（元第三百二十三）

右，呂州普濟寺碑。呂州者，霍邑也。唐高祖義兵起太原，始破宋老生於此，義寧元年乃以霍邑趙城汾西靈石四縣置霍山郡。武德元年更曰呂州。太宗十七年遂廢也。（右集本）

唐幽州昭仁寺碑（貞觀二年）（元第七百九十二）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爲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各數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爲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爲戰亡之士，其實自贖役人之咎爾！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錄也。治平甲辰秋分後一日書。（右真蹟）

唐顏師古等慈寺碑（貞觀二年）（元第四百三十二）

右，等慈寺碑，顏師古撰。其寺在鄭州汜水。唐太宗破王世充竇建德，乃於其戰處建寺，云爲陣亡士薦福。唐初用兵，破賊處多，大抵皆造寺。自古創業之君，其英雄智略，有非常人可及者矣！至其卓然信道而知義，則非積學誠明之士不能到也。太宗英雄智識，不世之主，而牽惑習俗之弊，猶崇信浮圖，豈以其言浩博無窮，而好盡物理，爲可喜邪？蓋自古文姦言以惑聽者，雖聰明之主，或不能免也！惟其可喜，乃能惑人，故余於（集本有「其一」字）本紀，譏其牽於多愛者，謂此也。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右真蹟）

隋郎茂碑（貞觀五年）（元第十八）

右，隋郎茂碑，李百藥撰。其弟穎亦有碑，在今鎮府北大墓林中，余爲都轉運使時得之。隋書列傳言「茂卒

於京師。此碑云：「從幸江都而卒。」史氏之繆，當以碑爲正。（右集本）

又別本

碑在大墓林中，余爲都運使時得之，殆今蓋二十年矣！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上御延和（一有「殿」字）放進士許將等及第，明日歇泊假閑，閱遂書。隋書列傳言：「茂卒于京師。」此碑云：「從幸江都而卒。」史氏之謬，當以碑爲正焉。（右真蹟）

唐郎穎碑（貞觀五年）（元第十九）

右，唐郎穎碑，李百藥撰，宋才書，字畫甚偉。穎父名基，字世業，而李百藥書穎世次，但云父世業，又書穎兄茂碑亦然，考其碑文有「皇基締構之言，則基字，當時公私無所諱避，而於書世次（四字集本作「百藥書穎父」）字而不名，不詳其義也。是以君子貴乎博學（集本有「穎事唐爲大理卿，隋唐之時，屢定律令，蓋法吏也」一十九字）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書（右真蹟）

唐郎穎碑陰題名（元第二十）

右，郎穎碑陰題名，柱國府僚佐三十二人，常山公府國官一百七人，合一百三十九人爲一卷；柱國府長史、司馬、掾屬各一人，諮議記室、司倉、司功、司戶、司兵、司鐵、司法、司田、司士、參軍事各一人，又有參軍事五人，行參軍十人，典籤三人，常山國官、國令、大農各一人，常侍侍郎、國尉各二人，典衛六人，舍人四人，城局、廂長、學官各一人，食官、廩牧各四人，典府長一人，典府丞二人，親事七十五人，穎以正觀四年卒，此蓋唐制也。（右集本）

唐孝子張常洎旌表碣（貞觀五年）（元第二百二十二）

右，唐孝子張常洎旌表碣。文字唐感，僅可見其髣髴。蓋孝悌之為名，人所甚慕，而旌表非為一世勸也。故特錄之者，惜其將遂不見於後世也。其文辭筆畫，亦自可佳，然不專取乎此也。（右集本）

唐九成宮醴泉銘（貞觀六年）（元第七十七）

右，九成宮醴泉銘。唐秘書監魏徵撰，歐陽率更書。九成宮，即隋仁壽宮也。太宗避暑於宮中而乏水，以杖琢地，得水而甘，因名醴泉焉。（右集本）

唐歐陽率更臨帖（歲月闕）（元第五百五十四）

右，率更臨帖。吾家率更，蘭臺世有清德，其筆法精妙，迺其餘事，豈止士人模楷，雖海外夷狄，皆知為貴，而後裔所宜勉旃，庶幾不殞其美也。（右真蹟）

唐皇甫忠碑（貞觀十六年）（元第六百三十五）

右，皇甫忠碑。著作佐郎李儼撰。忠為泰州龍門令，歲滿，縣民前左勳衛裴公隱等一千三百人，申省請留，入座報云：「公等請來遲晚，縣令今已替訖，好人堪用，縣國（一作「國家」）共須，豈一縣士庶獨懷悵（或作「悵」）悵所請不允。」一忠以唐太宗時為令，（一作「去縣」）當時臺省文字如此可愛。泰州者，義寧元年以河中之汾陰龍門置治汾陰。武德二年，徙治龍門，太宗十七年州廢，今碑後列縣人姓名，有錄事、鄉長、鄉老、里正、縣

博士助教佐史等今之縣吏惟錄事里正其名在爾。治平元年五月二日書。（右集本）

唐岑文本三龕記（貞觀十五年）（元第三十四）

右三龕記唐兼中書侍郎岑文本撰起居郎褚遂良書字畫尤奇偉在河南龍門山夾伊水東西可愛俗謂其東曰香山其西曰龍門龍門山壁間鑿石爲佛像大小數百多後魏及唐時所造惟此三龕像最大乃魏王泰爲長孫皇后造也。（右集本）

唐孟法師碑（貞觀十六年）（元第三十六）

右孟法師碑唐岑文本撰褚遂良書法師名靜素江夏安陸人也少而好道誓志不嫁隋文帝居之京師至德宮至唐太宗十二年卒年九十七（右集本）

唐孔穎達碑（貞觀二十二年）（元第六百七十二）

右孔穎達碑于志寧撰其文摩滅然尙可證今以其可見者質於唐書列傳傳所闕者不載穎達卒時年壽其與魏鄭公奉勅共修隋書亦不著又其字不同傳云「字仲達」碑云「字冲遠」碑字多殘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傳之繆不疑以冲遠爲仲達以此知文字轉易失其真者何可勝數幸而因余集錄所得以正其訛舛者亦不爲少也乃知余家所藏非徒翫好而已其益豈不博哉治平元年端午日書（右真蹟）

陳張慧湛墓誌銘（貞觀二十三年）（元第六百一十三）

右，陳襲慧湛墓誌銘不著書撰人名氏。陳隋之間，空書之法，極於精妙，而文章頗衰。至於鄧涇，豈其時俗敝薄士遺其本而逐其末乎？予家集錄所見頗多，自開皇仁壽而後，至唐高宗已前，碑碣所刻往往不減歐虞，而多不著名氏，如鈺耳君清德頌，或有名而其人顯，如丁道護之類，不可勝數也。慧湛陳人，至唐太宗時始改葬，爾其銘刻字畫，道勁有法，翫之忘倦，惜乎不知爲何人書也。治平元年四月晦日書。（右真蹟）

唐薛稷書（貞觀永徽之間）（元無卷第）

薛稷書刻石者，余家集錄頗多，與墨蹟互有不同。唐世顏柳諸家刻石者，字體時時不類，謂由模刻人有工拙。昨日見楊寔家所藏薛稷書君謨，以爲不類，信矣。凡人於事不可一概，有知而好者，有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能知者，寔於書畫好而不知者也。畫之爲物，尤難識其精粗真僞，非一言可達得者，各以其意，披圖所賞，未必是秉筆之意也。昔梅聖俞作詩，獨以吾爲知音，吾亦自謂舉世之人，知梅詩者，莫吾若也。吾嘗問渠最得意處，渠誦數句，皆非吾賞者，以此知披圖所賞，未必得秉筆之人本意也。（右集本）

唐益州學館廟堂記（永徽元年顏有意書）（元第一百二十二）

高朕之名，於義不安，頗疑有意得於古碑之訛，缺爾存之，以俟博學者。（右集本）

唐衛國李靖碑（顯慶三年）（元第四百六十四）

右，李靖碑，許敬宗撰。唐初承陳隋文章衰敝之時，作者務以浮巧爲工，故多失其事實，不若史傳爲詳。惟其官封頗備，史云「爲撫慰使」，而碑云「安撫使」，其義無異，而後世命官多襲古號，蓋靖時未嘗有撫慰使也。

由是言之，不可不正。又靖爲刑部尚書時，以本官行太子左衛率其封，衛國公也。投濮州刺史，蓋太宗以功臣爲世勳，刺史後雖不行，皆史宜書。（集本有一而不書者闕也）「六字」其餘略之可也。故聊志之。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書。（右真蹟）

唐辨法師碑（顯慶三年）（元第八百八十二）

右辨法師碑，李儼撰，薛純陀書。純陀，唐太宗時人，其書有筆法，其道勁精悍，不減吾家蘭臺，意其當時必爲知名士，而今世人無知者。然其所書，亦不傳於後世。余家集錄，可謂博矣。所得純陀書，祇此而已。知其所書，必不止此而已也。蓋其不幸湮沈泯滅，非余偶錄得之，則遂不見於世矣。迺知士有負絕學高世之名，而不幸不傳於後者，可勝歎哉！可勝歎哉！治平元年閏五月晦日書。（右真蹟）

唐吳廣碑（總章二年）（元第九百）

右吳廣碑，不著書撰人名氏，而字畫精勁可喜。廣字黑闥，唐初與程知節、秦叔寶等俱從太宗征伐，後與殺建威有功。至高宗時，爲洪州都督以卒。然唐書不見其名氏，惟會要列陪葬昭陵人有洪州刺史吳黑闥，亦不知其名廣也。其名字事蹟，幸見於後世者，以有斯碑也。碑字稍摩滅，世亦罕見，獨余集錄得之，遂以傳者，以其筆畫之工也。故余嘗爲蔡汝謨言，書雖學者之餘事，而有助於金石之傳者，以此也。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龍興宮碧落碑（咸亨元年）（元第十三）

右碧落碑，在絳州龍興宮。宮有碧落尊像，篆文刻其背，故世傳爲碧落碑。按李璿之以爲陳惟玉書，李漢以

為黃公誤書，莫知孰是。洛中紀異云：碑文成而未刻，有二道士來請刻之，閉戶三日，不聞人聲，人怪而破戶，有二白鴿飛去，而篆刻宛然。此說尤怪，世多不信也。碑文言：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敷祥，乃高宗總章三年歲在庚午也。又云：一哀子李訓誼，諱謀，為姚妃造石像。按唐書韓元嘉有子訓誼，諱而無謀，又有幼子訥，元嘉以則天垂拱四年見殺，在總章三年。集本有「立置」二字。後十八年，集本有「史」字。有子訥，不足怪，而不應無謀，蓋史官之闕也。嘉祐八年十月初四日書（右真蹟）。

唐徐元禮碑（咸亨三年）（元第九百三十九）

右徐元禮碑，崔行功撰，趙仙客書。元禮，唐高祖子也。以碑考傳，年壽官閔悉同，而碑云：「使持節徐譙泗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又云：「贈太尉使持節大都督，冀相，貝滄，德，隸，魏，博等八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傳云：「為徐州都督。」又云：「贈冀州大都督。」傳既簡略，又都無法，而碑之所書亦失也。蓋刺史非兼州之官，都督非一州之號，碑云持節徐譙泗三州諸軍，而傳獨為徐一州刺史，此其失也。當如前史持節秦涼州諸軍事，秦涼二州刺史，乃為得爾。其書贈官，則如碑之書是矣。蓋為一州刺史，而兼督八州軍（集本有「州」字）事，爾都者，有所兼總之名也。此時小故，而余區區辯之者，前史失之久矣。又國朝自創方鎮之權，而節度使都督無復兼州，而舊名不除，是節度都督自施於己，此不可不正其失也。治平甲辰中元日書（右真蹟）。

唐智乘寺碑（咸亨四年）（元第四百十七）

右智乘寺禪院（集本有「碑」字）者，唐鄭惠王所作也。惠王名元懿，高祖第十三子也。有子十人，列於碑後，而第五子樂陵公闕其名。按唐書宗室世繫表（集本作「譜」）樂陵公名球，不知（集本有「碑」字）。

何爲獨闕也？今唐書年表，以嗣王徽爲璫，樂平公珪爲樂安公，新平公璲爲遂，三者皆史家之失，當以碑爲正。世繫譜牒，歲久傳失，尤難考正，而碑碣皆當時所刻，理不得差，故集古所錄於前人世次，是正頗多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右真蹟）

唐九門縣西浮圖碑（上元三年）（元第七十五）

右九門縣西浮圖碑，唐應詔四科舉董行思文，清河傅德節書，題云：「九門縣合鄉城人等爲國建浮圖之碑。」浮圖在智矩寺中，寺今亦廢。碑上元三年建。按唐有兩上元，此碑云「歲在丙子」，乃高宗上元三年也。肅宗上元三年，歲在壬寅爾。（右集本）

唐陶雲德政碑（永淳三年）（元第十二）

右唐中州錄事張義感撰，雲字夫舉，河南伊闕人也。高宗時爲恆州刺史，碑永淳三年立。子爲河北轉運使，至真定府，見碑仆在府門外，半埋地中，命工掘出，立於廡下，字爲行書，筆蹟遒麗而不著書者姓名，惜哉！（右真蹟）

卷六

唐入都壇寶錄（垂拱三年）（元第三十）

右入都壇寶錄，撰人名元質，不見其姓，又不著書人名氏，其字畫亦可愛。碑首題云：「大唐入都壇神君之寶錄。」其文云：「都望入山之始壇也，此地名山，封龍之額，有八因壇立廟，遂爲號焉。」封龍山在今鎮州，其餘

七山不見其名又云：一漢光和中，有碑而今亡。一此碑，垂拱三年立。（右集本）

唐魏載墓誌銘（垂拱三年）（元第五百六十四）

右魏載墓誌銘。其序云：「祖徵，諡曰文正，父叔玉，光祿卿，載以宏文生對策高（一作「居」）甲，授太常寺奉禮郎，以疾謝職，尋調懷州司兵參軍，屬惟（集本作「維」下同）揚詭道，不戢斯焚，譴及宗姻，旋加此累，以垂拱三年，終於嶺外，春秋三十有二。一所謂惟揚詭道者，乃徐敬業起兵於揚州，誅武后不克也。時敬業以前謫，厓尉魏思溫爲軍師（集本作「帥」）所謂譴及宗姻者，疑敬業敗載坐思溫竄死嶺南耳。今據新唐書宰相世繫表，鄭公諸房，都無思溫及載，而叔玉但著一子膺爲祕書丞，豈載以官卑，貶死無後，而後不見邪？載死不幸，而家譜不錄，史官不書（入字集本作「家譜史官不錄」）非事載斯誌，而誌錄於余，其遂泯滅於無聞乎？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三日書（右真蹟）

唐乙速孤神慶碑（載初元年）（元第八百五十二）

右乙速孤神慶碑，宏文館學士苗神客撰。神慶，唐初仕三衛，高宗時爲太子右虞候副率，以卒。乙速孤氏，在唐無顯人，惟以其姓見於當時者，神慶一人而已。元和姓纂但云代人，隨魏南徙而已。其敘神慶世次，又多闕繆，而此碑所載頗詳，云：「其先王氏，太原人，五代祖顯，爲後魏驃騎大將軍，賜姓乙速孤氏，遂爲京兆醴泉人。曾祖貴，隋河州刺史，和仁郡公，祖安，隋益州都督，父晟，唐驃騎將軍。一乙速孤氏世無可稱，而其姓出夷狄，莫究其詳，惟見於此碑者，可以補姓纂之略，以備考求，故特錄之。治平甲辰社日書（右集本）

唐尹氏闕文（萬歲通天）（元第一百六十三）

右尹氏闕文，在襄州。題云：「唐孝子尹仁恕，（闕）萬歲通天二年旌表。」萬歲通天，則天之年號也。可謂昏亂之世矣！然尹氏猶見旌表，孔子以謂忠信可行於蠻貊，信矣！孝悌見尊於昏亂也。

唐尹孝子旌表文（歲月闕）（元附一百六十三）

唐之致治之意深矣！嗚呼！不得而見矣！此碑尤可惜也。（右集本）

唐渭南令李君碑（聖歷元年）（元第一百一十七）

右鴻州渭南縣令李君清德碑，馬吉甫撰。按唐書：「則天天授二年，析雍州之渭南慶山，置鴻門縣，遂以慶山鴻門渭南高陵櫟陽置鴻州，大足二年廢。」治平二年正月十四日書。（右真蹟）

又（此與前跋相類，疑是稿本，今兩存之。）

右渭南令李君碑，其首題云：「大周鴻州渭南縣。」按新唐書：「則天天授二年，析雍州之渭南慶山置鴻門縣，遂以渭南慶山鴻門高陵置鴻州，大足二年州廢矣。」

唐流杯亭侍宴詩（久視元年）（元第二百二十三）

右流杯亭侍宴詩者，唐武后久視元年，幸臨汝溫湯，留宴羣臣，應制也。李嶠序，殷仲容書。開元十年，汝水壞，亭碑遂沈廢。至正元中，刺史陸長源以為嶠之文，仲容之書，絕代之寶也。乃復立碑造亭，又自為記，刻其碑陰。武氏亂，唐毒流天下，其遺蹟宜為唐人所棄，而長源當時號稱賢者，乃獨區區於此，何哉！然余今又錄之，蓋亦以仲

容之書可惜是以君子患乎多愛（右真蹟）

又（此與前跋相類，疑是稿本，今兩存之。）

右流亭杯侍宴詩者，唐武后久視元年，幸汝州溫湯，羣臣應制詩也。李嶠序，殷仲容書。開元中，汝水壞其碑，亭碑亦沈沒。貞元中，陸長源爲刺史，以爲嶠序，仲容書絕代之寶也。乃爲之造亭立碑，自記其事於碑陰。武氏亂，唐毒流天下，其遺蹟宜爲唐人所棄，而長源當時賢者，區區於此，何哉！然余今又錄之者，特以仲容書爾。是以君子患乎多愛。

唐司刑寺大脚（一作「佛」）跡勅（長安二年）（元第五百一十二）

右司刑寺大脚跡，并碑銘二，閣朝隱撰。附詩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蓋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爲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一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爲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間，果何爲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闕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有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嘉祐八年重陽後一日書（右真蹟）

唐韓覃幽林思（武后時）（元第二十九）

右幽林思廬山林藪人韓覃撰。余爲西京留守推官時，因遊嵩山，得此詩，愛其辭翰皆不俗。後十餘年，始集古金石之文，發篋得之，不勝其喜。余在洛陽，凡再登嵩嶽，其始往也，與梅聖俞、楊子聰俱；其再往也，與謝希深、尹師魯、王幾道、楊子聰俱。當發篋見此詩，以入集時，謝希深、楊子聰已死，其後師魯、幾道、聖俞相繼皆死。蓋遊嵩在天聖十年，是歲改元明道。余時年二十六，距今嘉祐八年，蓋三十一年矣。遊嵩六人，獨余在爾。感物追往，不勝二字。集本作「可爲」。愴然六月旬休日書。（右真蹟）

唐崔敬嗣碑（景龍二年）（元第七百四十二）

右唐崔敬嗣碑，胡皓撰，郭謙光書。崔氏爲唐名族，而敬嗣不顯，皓爲昭文館學士，然亦無聞。（三字集本作「觀」）其事實文辭皆不足多采，而余錄之者，以謙光書也。其字畫筆法，不減韓蔡、李史四家，而名獨不著。此余屢以爲歎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右真蹟）

唐武盡禮寧照寺鐘銘（景龍三年）（元第五百九十六）

右武盡禮筆法精勁，當時宜自名家，而唐人未有稱之見於文字者，豈其工書如盡禮者，往往皆是，特令人罕及爾。余每得唐人書，未嘗不嘆今人之廢學也。（右真蹟）

唐韋維善政論（先天元年）（元第八百五十）

右韋維善政論，著作郎楊齊哲撰。維先天中爲坊州刺史，齊哲所撰，其實德政碑也。特異其名爾。余嘗患文士不能有所發明，以警未悟，而好爲新奇，以自異，欲以怪而取名，如元結之徒是也。至於樊宗師，遂不勝其弊矣。

如齊哲之文初無高致，第易碑銘爲論贊爾。（右集本）

唐有道先生葉公碑（開元五年）（元第二百四十）

右有道先生葉公碑，李邕撰并書。余集古所錄李邕書頗多，最後得此碑於蔡君謨。君謨善論書，爲余言：「邕之所書，此爲最佳也。」（右真蹟）

唐郭知運碑銘（開元十年）（元第三十七）

右郭知運碑銘，蘇頌撰。其書：「知運子四人，皆有次第：曰英傑、英奇、英協、英彥，一而張說亦爲。」（集本有一「郭」字）知運撰碑，其書知運子與頌（集本有一此碑一二字）正同。而唐書知運傳，書其子二人，而無英奇、英協、英彥，但云二子英傑、英義而已。（十八字集本作「英傑、英義」，而無英奇、英協、英彥，而蘇頌二碑，又無英義）英奇等三子在唐不顯，史家（一本作「官」）闕略，尙或有之。英義嘗爲西川節度，（集本有一「史」字）其事甚著，史官不應失。（集本作「差」）其世家，而（集本有一「蘇頌」二字）二公作銘，在郭知運卒後不遠，亦不應闕其子孫，莫可究其孰失也。姑志之，以俟知者。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右真蹟）

唐御史臺精舍記（開元十一）（元第三百七十三）

右御史臺精舍記，崔湜撰，梁昇卿書。讀其文，則湜於佛，可謂篤信者矣。唐書列傳云：「桓彥範等當國，畏法三思，使湜陰伺其姦，而三思恩寵日盛，湜反以彥範等計告之，遂勸三思速殺彥範等，以絕人望。因薦其外兄周利正，以害彥範等。」又云：「湜貶襄州刺史，以譙王事當死，賴劉幽求、張說救，獲得免。後爲宰相，陷幽求，嶺表，諷周

利正殺之，不果。又與太平公主逐張說。一其餘傾邪險惡，不可勝紀。世言佛之徒，能以禍福怖小人，使不爲惡，又爲虛語矣。以斯記之言，驗溲所爲，可知也。故錄之於此。其碑首題名，多知名士小字，頗佳可愛也。治平元年三月九日書（右真蹟）

唐西嶽大洞張尊師碑（開元十四年）（元第六百七十）

右西嶽大洞張尊師碑，王延齡撰，李慈書。尊師名敬忠，其事迹，余無所取。所錄者，以慈書爾。慈之書體兼虞褚，而道麗可喜。然不知爲何人，以其書當時未必不見稱於世。蓋唐人善書者多，遂不得獨擅。旣又無他可稱，遂至泯然於後世。以余集錄之博，慈所書碑，祇得此爾。尤爲可惜也。治平元年七月廿日書（右真蹟）

唐令長新戒（開元中）（元第三百九）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矣。元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爲貴也。元宗自除內難，遂致太平。世徒以爲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爲政知本末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陽。嘉祐八年六月十日書（右真蹟）

唐興唐寺石經藏贊（開元中）（元第五百八十六）

右興唐寺石經藏贊，皆其作者自書。而八分者數家，惟蔡有鄰著其姓氏。有鄰名重當時，杜甫嘗稱之於詩，其爲苑咸所書小字，與三代器銘何異。可謂名實相稱也。余家集錄有鄰書頗多，皆不若此贊。故尤寶之。余初不

識書，因集古著錄所闕，既多遂稍識之。然則人其可不勉彊於學也。於平元年三月三十日書。（右真蹟）

唐李邕端州石室記（開元十五年）（元第四十四）

右端州石室記，唐李邕撰，不著書人名氏，考其筆蹟，似張庭珪書，疑庭珪所書也。（右集本）

唐獨孤府君碑（歲月闕）（元第四十七）

右獨孤府君碑，李邕撰，蕭誠書。誠書世多有，而此尤佳！碑在峴山亭下，余自夷陵徙乾德令，嘗登峴山，讀此碑，碑爲四面，而一面字完，今人家所傳，祇有一面，而余所得有二面，故其一而頗有訛缺也。府君諱冊，字伯謀，河南人也。其文不完，故不見其終始。（右集本）

又（此與前跋相類，疑是襲本，今兩存之。）

右碑在峴山亭下，余自夷陵徙乾德令，嘗登峴山，讀此碑，碑爲四面，而一面字完，人家多有之；而余所得，蓋二面也，故其一而頗有訛缺也。蕭誠書，世數數有之，而此尤佳也。

唐蔡有鄰盧舍那珉像碑（開元十六年）（元第一百三十三）

右盧舍那珉像碑，蔡有鄰書，在定州。唐世名能入分者四家，韓擇木、史惟則、世傳頗多，而李潮及（十七字集本作「韓擇木等四家爲最，而」）有鄰，特爲難得。慶歷中，今昭文韓（集本作「相」）公在定州，爲余得此本。余所集錄，自（一作「目」）非衆君子共成之，不能若此之多也。（右真蹟）

唐景陽井銘（開元二十一年）（元第二百六）

右景陽樓下井銘，不著撰人名氏。述隋滅陳，叔寶與張麗華等投井事。其後有銘，以爲戒。又有唐江寧縣丞王震井記云：「井在興嚴寺。」其石檻銘有序，稱余者晉王廣也。其文字皆摩滅，僅可識者其十一二。叔寶事前史書之甚詳，不必見於此。然錄之，以見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寶事，又嘗自銘以爲戒如此。及身爲淫亂，則又過之。豈所謂下愚之不移者？今其銘文隱隱尙可讀處，有云：「前車已傾，負乘將沒」者，又可歎也。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右真蹟）

唐華嶽題名（開元二十三年）（元第四百二十一）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集本有「十一」字）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集本有「錄爲十卷」四字）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戚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丙午（集本作「子」）是歲天子（集本有「躬」字）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乙未，廢帝募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雁門，廢帝自焚於洛陽，而晉高祖入立。蓋「二字集本作「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五（集本作「有」）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右真蹟）

唐石臺道德經（開元二十三年）（元第二）

右老子道德經，唐元宗注，開元二十三年，道門威儀司馬秀等，請於兩京及天下應修官齋等州，皆立石臺，刊勒其經文，御書其注，皆諸王所書，此本在懷州。（右集本）

唐陝州盧奐廳事贊（開元二十四年）（元第九十五）

右盧奐廳事贊，唐元宗撰并書。奐爲陝州刺史，元宗行幸過陝州，書其廳壁而刻之。（右集本）

唐鵲鴿頌（歲月闕）（元無卷第）

當皇祐至和之間，余在廣陵，有勅使黃元吉者，以唐明皇自書鵲鴿頌本示余，把玩久之。後二十年，獲此石本於國子博士楊寢。又三年，來守青州，始知刻石在故相沂公宅。熙寧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書。（右集本）

唐元宗謁玄元廟詩（歲月闕）（元第七十九）

右謁玄元廟詩，唐元宗撰并書。余嘗見世有元宗所書鵲鴿頌，與此字法正同。碑在北邙山上，洛陽人謂之老君廟也。（右集本）

唐裴光庭碑（開元二十四年）（元第四百五十七）

右裴光庭碑，張九齡撰，元宗御書。按唐書列傳云：「光庭素與蕭嵩不平，及卒，博士孫琬希嵩意，以其用循

資格，非獎勸之誼。諡曰克平，帝聞，特賜諡曰忠憲。今碑及題額，皆爲忠獻。傳云：「撰搖（集本作「瑤」）山往則一而碑云往記，光庭以開元二十一年薨，二十四年建此碑，元宗自書不應誤，皆當以碑爲是。（集本有「也」字）治平元年三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唐羣臣請立道德經臺奏答（開元二十五年）（元第十）

右羣臣請立道德經臺奏答，并書注諸王列名，附唐元宗諸子三十人，其一，是爲肅宗；其七，不及得封而早夭。唐書列傳所載二十二人，以注經列名於此者十八人。按（集本有「明皇既書道德經」七字）道士尹愔奏請懷州依京樣摹勒石臺，乃開元二十五年也。皇太子瑛，以二十五年廢，二十六年，始立忠王璵爲皇太子，二十七年，始更名紹，則當書注時，不得有皇太子紹也。信王瑛，義王珣，豐王珙，陳王珪，涼王璿，汴王璿，皆以二十一年封，當書注時，皆年尚幼。（集本有一疑一字）未能書，而今經注，字皆一體，疑非諸王所書，而後人追寓其名。爾舊唐書，以信王瑛爲瑄，濟王環爲瓌，壽王瑁爲瑁，瑁名（集本有一別一字）見於武惠妃碑爲瑁，與此同，當爲瑁也。此碑列名既可疑，則瓌瑄二名未知孰是也。嘉祐八年癸卯九月十日書。（右真蹟）

唐萬回神迹記碑（開元二十五年）（元第三百七十一）

右萬回（集本有「神迹記」三字）碑，徐彥伯撰，其事固已（集本作「可」）怪矣！元宗英偉之主，尙伯當時名臣也。而君臣相與尊寵稱述之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世傳道士罵老子云：「佛以神怪禍福，恐動世人，俾皆信嚮」（集本有「故僧尼得享豐饒」七字）而爾徒（二字集本作「吾老子」）高談清淨，遂使我曹寂寞。此雖鄙語，有足采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張嘉正碑（開元二十六年）（元第六百二十二）

右，張嘉正碑，李邕撰，蔡有鄰立書。（集本有「按一字」）李絳論事集言：「吐突承璀欲於安國寺爲憲宗立紀聖德碑，乃先立碑建樓，請學士撰文。絳疏論以爲不可。憲宗遽命以牛百頭拽碑倒，蓋未撰文而先立碑建樓。此碑有鄰又（三字集本作一文）云立書，亦應先立石矣。今人立碑，須鐫刻成文然後建立，蓋今昔所爲不同，名從其便爾。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唐李邕嵩嶽寺碑（開元二十七年）（元第一百十七）

右，嵩嶽寺碑，唐淄州刺史李邕撰，胡英書。英之書，世所重也。其文云：「寺，後魏孝明帝之離宮，初名開居寺，仁壽二年，改爲嵩嶽寺也。（右集本）」

唐裴大智碑（開元二十九年）（元第四百三十五）

右，裴大智碑，李邕撰，蕭誠書。誠以書知名當時，今碑刻傳於世者頗少，余集錄所得，纔數本爾。以余之博采，而得者止此，故知其不多也。然字畫筆法多不同，疑摹刻之有工拙。惟此碑及獨孤冊碑，字體同而最佳。冊碑在襄陽而不完，可惜也。二碑皆李邕撰而誠書。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右真蹟）

唐安公美政頌（開元十九年）（元第二百五十二）

右，安公美政頌，房璘妻高氏書。安公者，名庭堅，其事蹟非奇，而辭文亦匪佳作。惟其筆畫道麗，不類婦人所

書。余所集錄，亦已博矣！而婦人之筆，著於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然余常與蔡君謨論書，以謂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廢於今。余之所錄，如于頔、高潛、下至（集本有「楷書手」三字）陳游瓌等書，皆有蓋（集本有「唐之一」二字）武夫悍將，暨楷書手，輩字皆可愛。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蓋忽不爲爾。唐人書見於今，而名不知於當時者，如張師邱繆師愈之類，蓋不可勝數也。非余錄之，則將遂泯然於後世矣。余於集古，不爲無益也。夫治平元年正月十三日書（右真蹟）。

唐石壁寺鐵彌勒像頌（開元二十九年）（元第六百七十七）

右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者（集本有「林諤撰」三字）參軍房璘妻高氏書。余所集錄古文，自周秦以下，訖於顯德，凡爲千卷，唐居其十七八，其名臣顯達，下至山林幽隱之士，所書莫不皆有，而婦人之書，惟此高氏一人爾。然其所書刻石存於今者，惟此頌與安公美政鎮爾二碑筆畫字體，遠不相類，殆非一人之書，疑摹刻不同，亦不應相遠如此。又疑好事者，寓名以爲奇也。識者當爲辨之。治平元年端午日書（右真蹟）。

唐郎官石記（歲月闕）（元第九十八）

右唐右司員外郎陳九言撰，張旭書。旭以草書知名，此字真楷可愛。記云：「自開元二十九年已後，郎官姓名列於次」，而此本止其序爾（右集本）。

唐開元聖像碑（天寶元年）（元第二百九十七）

右開元聖像碑，陳知溫書。唐開元之治盛矣，至於天寶而溢焉。方其盛時，人主意氣之驕，超然遂欲追真僊。

於雲表；其夢寐恍惚，（集本作「惚」）云有見焉者，雖是非真僞，難明於杳藹，亦其注心於物，精神會通，志若至焉，無不獲也。唐書著元宗事，至於神仙道家，頗不詳悉，而此碑所載夢真容事最備，故特錄之，以見其君臣吁俞相與言語者，止於如此，俾覽者得以迹其盛衰治亂云。（右真蹟）

唐大照禪師碑（天寶元年）（元第五十八）

右大照禪師碑，唐吏部員外郎盧僎撰，伊闕縣尉集賢院待制兼校理史惟則書。碑，天寶元年立。唐世分書名家者四人而已，韓擇木、李潮、蔡有鄰及惟則也。（右集本）

唐植（一作「桐」）柏頌（天寶元年）（元第一百五十九）

唐世八分四家而已。韓擇木史惟則之書，見於世者頗多，蔡有鄰甚難得，而李潮僅有，亦皆後人莫及也。不惟筆法難工，亦近時學者罕復專精如前輩也。（右集本）

唐鄭預注多心經（天寶元年）（元第七百八十二）

右鄭預注多心經，不著書人名氏，疑預自書。蓋開元天寶之間，書體類此者數家，如擣練石、韓公井記、洛祠志，皆一體，而皆不見名氏。此經字體，不減三記，而注尤精勁，蓋他處未嘗有，故錄之而不忍棄。矧釋氏之書，因字而見錄者多矣，余每著其所以錄之意，覽者可以察也。治平元年夏至日大熱，翫此以忘暑，因書。（右真蹟）

唐薛仁貴碑（天寶二年）（元第六百五十二）

右薛仁貴碑，苗神客撰云：「公諱禮，字仁貴，河東汾陰人也。」唐書列傳云：「仁貴絳州龍門人。」又不云名禮。余家集錄薛氏碑尤多，諱仁貴，子楚，玉碑亦云父仁貴爾。仁貴爲唐名將，當時甚顯著，往往見於他書，未嘗有云薛禮者。仁貴本田家子，奮身行陣，其僅知姓名爾。其曰名禮，字仁貴者，疑後世文士，或其子孫爲增之也。列傳又載仁貴降九姓事云：「軍中爲之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仁貴卒於永淳中，碑以天寶中建，不載漢關之歌，不應遺略。疑時未有此歌，亦爲後人所增爾。治平元年端午日書。（右真蹟）

唐舞陽侯祠堂碑（天寶二年）（元第六十三）

右舞陽侯祠堂碑，唐王利器撰，中惟則八分，徐浩篆額。天寶二年，縣令張紫陽修樊噲廟文及書篆，皆可愛也。（右集本）

唐崔潭龜詩（天寶五年）（元第五百四十）

右崔潭龜詩，蔡有鄰書。唐世以八分名家者四人：韓擇木、蔡有鄰、李潮、史惟則也。韓、史二家，傳於世者多矣。李潮僅有存者，有鄰之書亦頗難得，而小字尤佳。若石經藏贊、崔潭龜詩與三代彝鼎銘何異。（右真蹟）

唐華陽頌（天寶九年）（元第二百一十七）

右華陽頌，唐元宗詔，附元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威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

畏之意，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一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元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治平元年正月四日書。（右集本）

唐美原夫子廟碑（天寶八年）（元第九百七十七）

右美原夫子廟碑，縣令王昂字山甫撰并書，碑不知在何縣。昂天寶時人，字畫奇怪，初無筆法，而老逸不羈，時有可愛，故不忍棄之。蓋書流之狂士也。文字之學，傳自三代以來，其體隨時變易，轉相祖習，遂以名家，亦烏有（集本有一定「字」字）法邪？至魏晉以後，漸分真草，而義獻父子爲一時所尚，後世言書者，非此二人，皆不爲法。其藝誠爲精絕，然謂必爲法則，初何所據？所謂（集本無此二字）天下孰知夫正法哉？昂書固自放於怪逸矣！聊存之，以備博覽。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右真蹟）

卷七

唐開元金籙齋頌（天寶九年衛包書撰）（元第七百二十七）

右開元金籙齋頌，雖不著書人姓氏，而字爲古文，實爲包書也。唐世華山碑刻爲古文者，皆包所書，包以古文見稱，當時甚盛，蓋古文世俗罕通，徒見其字畫多奇，而不知其筆法非工也。余以集錄所見三代以來古字，尤

多，遂識之爾。（右集本）

唐龍興七祖堂頌（天寶十年）（元第三十三）

右龍興寺七祖堂頌，陳章甫撰，胡霈然書。霈然筆法雖未至，而媚熟可喜，今上黨佛寺畫壁，有霈然所書，多爲流俗取去，匣而藏之，以爲奇玩，余數數於人家見之，其墨蹟尤工，非石刻比也。（右真蹟）

唐明禪師碑（天寶十年，鄭真之撰，徐浩書）（元第五百二十五）

秋暑困甚，覽之醒然！治平丙午孟餐，致齋東閣書。（右真蹟）

唐放生池碑（天寶十年）（元第九百五）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集本有「也」字）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故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一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人間之聖人」五字。地下之罪人矣。治平元年八月十日書。（右真蹟）

唐徐浩元隱塔銘（天寶十一年）（元第五百九十）

右元隱塔銘徐浩撰并書。嗚呼！物有幸不幸者，視其所託，與其所遭如何爾！詩書遭秦（一作「厄」）不免煨燼，而浮圖老子以託於字畫之善，遂見珍藏。余於集錄屢誌此言，蓋慮後世以余爲惑於邪說者也。比見當世知名士方少壯時力排異說，及老病畏死，則歸心釋老，反恨得之晚者，往往如此也。可勝歎哉！（右真蹟）

唐顏真卿書東方朔畫贊（天寶十三年）（元第五十九）

右東方朔畫贊晉夏侯湛撰唐顏真卿書。贊在文選中今較選本二字不同而義無異也。選本曰「棄俗登仙」而此云「棄世」選本曰「神交造化」而此云「神友」。（右集本）

唐畫贊碑陰（天寶十三年）（元第六十）

右畫贊碑陰唐顏真卿撰并書。湛贊開元八年德州刺史韓思復刻於廟天寶十三年真卿始別書之。（右集本）

唐李陽冰城隍神記（乾元二年）（元第一百三）

右城隍神記唐李陽冰撰并書。陽冰爲緡雲令遭旱禱雨約以七日不雨將焚其祠既而雨遂徙廟於西山陽冰所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然今非止吳越天下皆有而縣則少也。（右集本）

唐李陽冰忘歸臺銘（乾元二年）（元附一百四）

右忘歸臺銘唐李陽冰撰并書。銘及孔子廟城隍神記三碑並在緡雲其篆刻比陽冰平生所篆最細瘦世

言此三石皆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爾，然時有數字筆畫特偉勁者，乃真蹟也。（右集本）

衛秀書梁思楚碑（上元元年）（元第一百七十五）

秀，筆工之善摹者也。其自謂集書，信矣，無足多取也。書譬君子，皆學乎聖人，而其所施爲，未必同也。（右集本）

唐緡雲孔子廟記（上元二年）（元第一百四）

右緡雲孔子廟記，李陽冰撰并書。孔子廟像之制，前史不載。開元八年，國子司業郭瓘（一作「郭元瓘」）一作「李元瓘」從「李」爲是。奏云：「先聖孔宣父，以先師顏子配，其像爲立侍，配享宜坐，弟子十哲，雖得列像，而不在配享之位。按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猶蒙從祀，十哲請列享在何休等上。」於是詔十哲皆爲坐像。據陽冰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蓋獨顏回配坐，而閔、損等九人爲立像矣。陽冰修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右集本）

唐呂誼表（上元二年）（元第一百五十五）

右呂誼表，元結撰，顧戒奢入分書。景祐三年，余謫夷陵，過荆南，謁呂公祠堂，見此碑立廡下，碑無趺石，埋地中，勢若將踣，惜其文翰，遂得斯本，而入於地處，字多缺滅。今世傳元子文編，亦有此文，以碑考之，集本首尾不完，中間時時小異，當以石本爲是，然石本亦自多亡缺，可不惜哉！（右集本）

又（此與前跋相類，疑是稿本，今兩存之）

熙祐三年，余謫夷陵，過荆南，謁呂公祠，堂見此碑，立廡下，碑無跣石，埋地中，勢若將踣，惜其文翰，遂得斯本，而入於地，處字多缺，滅今世傳。元子文編所載，首尾不完，中間時時小異，當以石本爲是。集錄實不爲無益矣。然石本亦自多亡缺，可不惜哉！書者顧戒奢也。余得此碑三十年矣，矚日因偶題之。嘉祐八年五月中旬休日書。

唐徐方回西塘記（寶應元年）（元附二十一）

右西塘記，唐徐方回撰。方回云：「寶應中，爲南陽令，得崔子玉所作平子銘，末二十一字，陷于廳之西塘。」按今西鄂石本末句見在，方回所得乃南陽半石之末也。今又亡矣，惜哉！（右集本）

唐裴虬怡亭銘（永泰元年）（元第一百一十一）

右怡亭，在武昌江水中，小島上。武昌人謂其地爲吳王散花灘亭。裴鷗造，李陽冰名而篆之。裴虬銘，李莒入分書，刻於島石。（四十七字，集本作「怡亭銘，李陽冰篆，裴虬撰，李莒書。銘在武昌江水中，有小島，亭在其上，人謂其地爲吳王散花灘。銘刻于島石。」）常爲江水所沒，故世亦罕傳。鷗（集本「鷗」字作「亭裴公作」）不知何人。虬代宗時（集本有一爲「字」）道州刺史，韓愈爲其子復墓志云：「虬爲諫議大夫，有寵，代宗朝，屢諫，諍數命以官，多辭不拜。」然唐史不見其事。李莒，華弟也。治平二年正月十日，孟春薦饗攝事，致齋中書東閣書。（右真蹟）

唐顏魯公題名（永泰二年）（元第一百二）

右靖居寺題名，唐顏真卿題。按唐書紀傳：「真卿當代宗時，爲檢校刑部尚書，爲宰相元載所惡，坐論祭器

不修爲誹謗，貶硤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爲刑部尚書。而此題名云：「永泰二年，真卿以罪佐吉州。」與史不同。據真卿湖州放生池碑陰所序云：「貶硤州，旬餘再貶吉州。」蓋真卿未嘗至硤，遂貶吉。而史氏但據初貶書於紀傳耳。真卿大歷三年始移撫州，當遊靖居時，猶在吉也。（右集本）

又別本

右魯公題名，言（五字集本作「顏魯公華嚴靖居寺東西二林題名，靖居寺在吉州，據魯公言。」）永泰二年，真卿以罪貶佐吉州。據舊（二字集本作「按」）唐書列傳云：「真卿代宗時爲刑部尚書，爲宰相，元載所惡，貶硤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爲刑部尚書。」不書其貶吉州也。按真卿湖州放生池碑陰自敘云：「貶硤州，旬餘再貶吉州。」蓋真卿未嘗至硤，遂貶吉州。（集本無此四字）而史官闕漏，但書其初貶爾。嘉祐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書（右真蹟）

唐元結窪尊銘（永泰二年）（元第三百八十一）

右窪尊銘，元結撰，瞿令問書。次山喜名之士也！其所有爲，惟恐不異於人，所以自傳於後世者，亦惟恐不奇，而無以動人之耳目也。視其辭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誠恥於無聞，然不如是之汲汲也。（右真蹟）

唐元結陽華巖銘（永泰二年）（元第二百二）

右陽華巖銘，元結撰，瞿令問書。元結好奇之士也，其所居山水，必自名之，惟恐不奇；而其文章用意亦然，而氣力不足，故少遺韻。（集本無此九字）君子之欲著於不朽者，有諸其內而見於外者，必得於自然，顏子蕭然

臥於墮巷人莫見其所爲，而名高萬世，所謂得之自然也。結之汲汲於後世之名，亦已勞矣。嘉祐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書（右真蹟）

唐元結峴臺銘（大歷二年）（元第二百七十六）

右，斯人之作，非好古者，不知爲可愛也。然來者安知無同好也邪？（右真蹟）

唐禹廟碑（大歷三年段季展書）（元第九十七）

崔巨文傳於今者絕少，皆不及此碑。季展他所書，亦不偉於此。治平二年上元日書（右真蹟）

唐崇徽公主手痕詩（大歷四年）（元第三百六十）

右，崇徽公主手痕詩，李山甫撰。崇徽公主者，僕固懷恩女也。懷恩在肅宗時，先以二女嫁回紇，其一，嫁毗伽可汗，少子後號登里可汗者是也。其一，不知所嫁何人。唐書懷恩傳及回紇傳皆不載，惟懷恩所上書自陳六罪有云：「二女遠嫁，爲國和親。」以此知其又嘗嫁一女爾。此所謂崇徽公主者，懷恩幼女也。懷恩既反，引羌渾奴刺爲邊患，永泰中，病死於靈武，其從子名臣，以千騎降唐。大歷四年，始以懷恩幼女爲（集本有一崇徽二字）公主，又嫁回紇，卽此（集本有一公主二字）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李愔碑（大歷四年）（元第四百六十九）

右，李愔書，李紆撰。新唐書列傳云：「愔十餘子，江涵、颯、瀛等同被害，惟源、彭免。」據李紆載愔子見於碑者

實十二人曰右補闕彭汝州刺史深華陰丞胤左驍衛兵曹瀛硤石丞沆洪州別駕解洛陽尉司農主簿汶又云「公之薨也彭從元宗南狩次公而歿深授任他郡其在洛陽者長子江第三子涵與華陰驍衛又兩少子合六人皆從公殲於虜刃硤石而下與衆孫之在者僅以孩提免一如紆所記澄子盡於是矣未嘗有源也紆但言衆孫孩亦不云有未名子也然則源者史家何從而得之據史言「源爲司農主簿」以碑考之源當爲汶也又據碑「方澄歿於賊也彭深沆灑汶汶六子獲免」而史惟云源彭此當以碑爲正紆當代宗時爲澄作碑自云一與澄有通家之好幼奉升堂之慶宜知澄事不繆也（右集本）

唐顏真卿麻姑壇記（大歷六年）（元第四十）

右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爲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僊之說釋老之爲斯民患也深矣（右集本）

唐顏真卿小字麻姑壇記（歲月闕）（元第三百）

右小字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或疑非魯公書魯公喜書大字余家所藏顏氏碑最多未嘗有小字者惟干祿字書注最爲小字而其體法與此記不同蓋干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蹙此記道峻緊結尤爲精悍此所以或者疑之也余初亦頗以爲惑及把玩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故聊志之以釋疑者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右真蹟）

唐中興頌（大歷六年）（元第四十八）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顏真卿書書字尤奇偉而文辭古雅世多模以黃絹爲圖障碑在永州摩崖石而刻之模打既多石亦殘缺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真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史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崖石真本也尤爲難得爾（右集本）

又別本

右中興頌世傳顏氏書中興頌多矣然其崖石歲久剝裂故字多訛缺近時人家所有往往爲好事者嫌其剝缺以墨增補之多失其真余此本得自故西臺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舊本也最爲真爾（右真蹟）

唐李陽冰庶子泉銘（大歷六年）（元第七十）

右庶子泉銘李陽冰撰并書慶歷五年余自河北都轉運使貶滁陽屢至陽冰刻石處未嘗不裴回其下庶子泉昔爲流谿今爲山僧填爲平地起屋於其上問其泉則指一大井示余曰此庶子泉也可不惜哉（右真蹟）

唐李陽冰阮客舊居詩（歲月闕）（元第五百九十五）

右李陽冰阮客舊居詩云「阮客身何在僊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阮客者不見其名氏蓋縉雲之隱者也彼以通俗爲高而終以無名於後世可謂獲其志矣然聖人有所不取也陽冰欲稱其人而不顯其名字何哉豈阮客見稱於當時而陽冰不慮於後世邪夫士固有顯聞於一時而泯沒於萬世者矣顧其道何如也陽冰篆字世傳多矣此摩滅而僅存尤可惜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有六日書（右真蹟）

唐元靜先生碑（大歷七年）（元第五百二十七）

右元靜先生碑，柳識撰，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唐世工書之士多，故以書知名者難，自非有以過人者不能也。然而張從申以書得名於當時者，何也？從申每所書碑，李陽冰多爲之篆額，時人必稱爲二絕，其爲世所重如此。余以集錄古文，閱書既多，故雖不能書而稍識字法，從申所書，棄者多矣，而時錄其一二者，以名取之也。夫非衆人之所稱，任獨見以自信，君子於是慎之，故特錄之，以待知者。（右真蹟）

唐寶叔蒙海濤誌（大歷中）（元第九百）

右海濤誌，寶叔蒙撰。其書六篇：一曰海濤誌，二曰濤歷，三曰濤日時，四曰濤期，五曰朔望體象，六曰春秋仲月漲濤解。余嚮在揚州，得此誌，甚愛之，張於座右之壁，冀於朝夕見也。已而夜爲風雨所壞，其後求之，凡十五年而復得斯本，以示京師好事者，皆云未嘗見也。（右集本）

唐鹽宗神祠記（大歷中）（元第九百六十九）

右鹽宗神祠記，錢義方撰。近時有尚書郎張席自言：「家寓解州。」爲余言安邑解縣兩池鹽事，云：「夏月鹽，南風來，池面紫色，須臾凝結如雪，土人謂之漫生鹽。而兩池歲役畦夫數百種鹽，公私耗敝，而州縣吏緣以爲姦利，棄漫生鹽不取，誣其苦不可食。一席博學能言漢唐事，尤詳爲余復言：「前世鹽皆自生，開元中，姜帥度爲河中尹，而鹽池涸，始置鹽屯，故唐格自開元後，遂有畦夫營種之課。一席因上書論鹽漫生之利，官遂罷畦夫，而公私皆以爲然，而議者或害其事，乃云：「漫生鹽味苦不可食，一或云：「暫結復銷不可畜，一聽者方惑其事。余因讀義方所記，乃云：「若陰陽調和，鬼神驅造，不勞人而擅其利，與夫鑿泉煮海，不相爲謀。」由是知唐世鹽非營種，爲決可信。義方大歷時爲權鹽使，余家集錄古文，不獨爲傳記正訛謬，亦可爲朝廷決疑議也。」（以上十七

字一作一爲傳記，正訛謬多矣，爲朝廷決有司疑議，獨斯記爾。——（古集本）

唐裴公紀德碣銘（大歷八年）（元第一百一十八）

右裴公紀德碣銘。唐越州刺史王密撰。國子監丞集賢院學士李陽冰篆。裴公做爲明州刺史，密代之爲作此文。其文云：「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年，天下大康，海隅小寇結亂，既越因言，明州當出兵之衝，民物殘敝，做撫綏有惠愛，而人思之爾。按唐自戊寅武德元年受命，至己亥乾元二年，乃一百四十二年。是時肅宗新起靈武，上皇自蜀初還，史思明僭號於河北。是歲，洛陽汝鄭等州皆陷於賊，不得云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也。考於史傳，又不見其事。惟台州賊袁晁攻陷浙東州郡，乃寶應元年，當云一百四十五年。又據密代做爲明州刺史，至大歷十四年移湖州，則做密相繼爲刺史，宜在代宗時。然密當時人，推次唐年不應有失。余友王回深父曰：「唐自武德至大歷八年，實一百五十六年，中間除則天稱周十四年，則正得一百四十二年。是時天下粗定，文人著辭，以爲大康，理亦可通。是歲，廣州哥舒晃作亂，海隅小寇，豈謂此與。余以謂晃之亂，唐命江西路副將討平之，不當自明州出兵。深父曰：「然兵家出奇，明州海道去廣不遠，亦或然也。故并著之。——（古集本）

又別本

右裴公紀德碣，王密撰。裴公名做，代宗時爲明州刺史，密代之。碣文云：「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年，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結亂，既越。按唐自武德元年至乾元二年，實一百四十二年。是時肅宗新起靈武，上皇自蜀初還，史思明僭號於河北，是歲，洛陽汝鄭等州皆陷於賊，不得云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考於史傳，又不見其事。然密當時人，推次唐年不宜有失。王回曰：「大歷八年，廣州哥舒晃作亂，此所謂海隅小寇者也。自武德元年至

是歲，寶一百五十六年，中間則天稱周者十四年，去之正得一百四十二年矣。豈謂此與一以事考驗，理宜如此。又不知密意爲如何也？姑志其語，以俟知者。嘉祐八年十月三十日書。（右真蹟）

唐龍興寺四絕碑首（大歷八年）（元第一百七十九）

右，四絕碑首者，李陽冰篆法，慎律師碑額也。在揚州龍興寺。唐李華文，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律師者，淮南愚俗素信重之，謂此碑爲四絕碑。律師非余所知，華文與從申書，余亦不甚好，故獨錄此篆爾。（右集本）

唐千祿字樣（大歷九年）（元第二百三十七）

右，千祿字樣，別有摹本，文注完全，可備檢用。此本刻石，殘缺處多，直以魯公所書真本而錄之爾。魯公書刻石者多而絕少小字，惟此注最小，而筆力精勁可法，尤宜愛惜。而世俗多傳摹本，此以殘缺不傳，獨余家藏之。治平丙午九月二十九日書。（右集本）

唐千祿字樣摹本（大歷九年）（元第二百三十八）

右，千祿字樣摹本，顏真卿書，楊漢公摹。真卿所書，乃大歷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缺。漢公以謂一二工人，用爲衣食之業，故摹多而速損者，非也。蓋公筆法，爲世楷模，而字書辨正，僞繆尤爲學者所資，故當時咸傳於世，所以摹多爾。豈止工人爲衣食業邪？今世人所傳，乃漢公摹本，而大歷真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足以爲寶，豈問其不完也？故余并錄二本，並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摹本之多失真也。（右集本）

又別本

右顏魯公干祿字書，乃大歷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缺，蓋由公筆法爲世楷模，而字書辨正僞謬，尤爲學者所資，而當時盛傳於世爾。漢公謂一二工人用爲衣食之業者，惜其傳模多而早損，然豈止爲工人爲衣食業也？今世人多傳漢公模本，而大歷真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尤足爲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錄二本，並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摹本之多失真也。治平元年正月五日錫慶院萬壽聖節宴歸書（右真蹟）

唐滑州新驛記（大歷九年）（元第二百一十）

右新驛記，李陽冰篆。碑在今滑州驛中，其陰有銘曰：「斯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不知之；後千年無人，當盡於斯。嗚呼！郡人爲吾寶之，不知作者爲誰！然賈耽嘗爲李騰序說文字源，盛稱陽冰，此記就爲滑州刺史，因見斯記而稱之耳。陽冰所書世固多有可愛者，不獨斯記也。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右真蹟）

唐歐陽珣碑（大歷十年）（元第七百七十六）

右歐陽珣碑，顏真卿撰并書。余自皇祐至和以來，頗求歐陽氏之遺文，以續家譜之闕。既得顏魯公歐陽珣碑，又得鄭真義歐陽謹墓誌，以與家所傳舊譜及陳書元和姓纂諸書參較，又問於呂學士夏卿。夏卿世稱博學精於史傳，因爲余考正訛舛，而家譜遂爲定本。然獨珣碑所失者四：顏公書穆公封山陽郡公，呂學士云「陳無

山陽郡山陽今楚州是也。當梁陳時，自爲南兗州，而以連州爲山陽郡。然則陳書及舊譜皆云：穆公封陽山公。一爲是，而顏公所失者一也。舊譜皆云：堅石子質，南奔長沙。一顏公云：自景達始南遷，一其所失者二也。歐陽生自前漢以來，諸史皆云：一字和伯，一而顏公獨云：一字伯和，二字義雖不異，然當從衆。又顏氏獨異，初無所據。蓋其繆爾！其所失者三也。云和姓纂及誥銘皆云：允約之子，一而顏公獨以爲統子，其所失者四也。堯之世次，不應舛亂如此。蓋誥之卒葬，在咸亨上元之間，去率更未遠。真義所誌，宜得其實。唯卒大歷中，唐之士族遭天寶之亂，失其譜繫者多。顏公之失，當時所傳如此，不足怪也。治平元年夏至日書。銘闕其末數句，不補。（右真蹟）

唐杜濟神道碑（大歷十二年）（元第四百五）

右，杜濟神道碑，顏真卿撰，并書。藝之至者，如庖丁之刀，輪扁之斲，無不中也。顏魯公之書，刻於石者多矣。而有精有粗，雖他人皆莫可及。然在其一家，自有優劣，余意傳摹鐫刻之有工拙也。而此碑字畫道勁，豈傳刻不失其真者，皆若是與？碑已殘缺，銓次不能成文，第錄其字法爾。嘉祐八年中元假日書。（右真蹟）

唐杜濟墓誌銘（大歷十二年）（元第三百七十七）

右，杜濟墓誌銘，但云顏真卿撰，而不云書。然其筆法，非魯公不能爲也。蓋世頗以爲非顏氏書，更俟識者辨之。（右真蹟）

唐顏真卿射堂記（大歷十二年）（元第五百三十）

右射堂記，顏真卿書。魯公在湖州所書，刻於石者，余家集錄多得之。惟放生池碑，字畫完好，如干祿字，嘗之。

類今已殘闕，每爲之歎惜。若射堂記者，最後得之。今僕射相公筆法精妙，爲余稱顏氏書射堂記最佳，遂以此本遺余，以余家素所藏諸書較之，惟張敬因碑與斯記爲尤精勁，惜其皆殘闕也。（右集本）

唐王師乾神道碑（大歷十三年）（元第七百五）

右王師乾神道碑，張從申書。余初不甚以爲佳，但怪唐人多稱之，第錄此碑，以俟識者。前歲在毫社，因與秦玠郎中論書，玠學書於李西臺，建中而西臺之名重於當世。余因問玠：「西臺學何人書？」云：「學張從申也。」問：「玠識從申書否？」云：「未嘗見也。」因此碑示之，玠大驚曰：「西臺未能至也。」以此知世以鑿書爲難者，誠然也。從申所書碑，今絕不行於世，惟子集錄有之者，吳季子碑陰記，崔圓頌德碑，并此纒三爾。熙寧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書（右真蹟）

唐僧懷素法帖（大歷十二年）（元第九百二十六）

右懷素唐僧字藏真，特以草書擅名當時，而尤見珍於今世。予嘗謂：「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書人乃棄百事，而以學書爲事業，至終老而窮年，疲敝精神，而不以爲苦者，是真可笑也。懷素之徒是已。」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張敬因碑（大歷十四年）（元第四百十二）

右張敬因碑，顏真卿撰并書。碑在許州臨潁縣民田中，慶歷初，有知此碑者，稍稍往模之，民家患其踐田稼，遂擊碎之。余在潞陽，聞而遣人往求之，得其殘闕者爲七段矣。其文不可次第，獨其名氏存焉。曰：「君諱敬因，南

陽人也。乃祖乃父曰澄曰運。其字畫尤奇，甚可惜也。（右集本）

又

右魯公之碑，世所奇重，此尤可珍賞也。應陵歐陽修書。（右增入）

唐顏勤禮神道碑（大曆十四年）（元第三百四十五）

右顏勤禮神道碑，顏真卿撰，并書序。顏溫二家之盛云。思魯大雅，在隋俱仕東宮，愍楚彥博，同直內史省。遊秦彥將，皆典祕閣。按唐書云：溫大雅，字彥宏，弟彥博，字大臨，弟大有，字彥將，一兄弟義當一體，而名大者，字彥，名彥者字大，不應如此。蓋唐世諸賢名字可疑者多，封德彝云名倫，房元齡云名喬，高士廉云名儉，顏師古云名福，而皆云以字行。倫喬儉福在唐無所諱，不知何避而行字。余於中書見顏氏裔孫有獻其家世所藏告身三卷，以求官者，其一思魯除儀同制，其一勤禮除詹事府主簿制，其一師古加正議大夫制。思魯制云內史令臣瑀宣者，蕭瑀也。侍郎臣封德彝，奉舍人臣彥將，行不應內史令書名，而侍郎舍人書字，又必不稱臣，而書字，則德彝彥將皆當為名。師古制有尚書左僕射梁國公元齡，右僕射中國公士廉，又有吏部尚書君集者，侯右集也。侍郎纂者，楊纂也。四人並列於後，不應二人書名，二人書字也。則元齡士廉亦皆當為名矣。又師古與令狐德棻同制，不應德棻書名，而師古書字，則師古亦當為名也。然余家集錄有申文獻公瑩，非記是高宗時許敬宗撰云：公儉，字士廉，世宗與士廉同時人，而為其家作記，必不謬誤。則士廉又當為字也。然告身書字，在理豈安。今新唐書雖云房元齡字喬，顏師古字福，以高儉瑩非記為名，則喬瑩果為字乎？又按元和姓纂，封氏後人，隋通州刺史，續生四子，曰德儉，德與德如德彝。又云德彝更名倫，亦不知果是否。唐去今未遠，事載文字者，未甚訛舛，殘缺尚

可考求而紛亂如此，故余嘗謂君子之學，有所不知，雖聖人猶闕其疑，以待來者，蓋慎之至也。（右集本）

唐重摹吳季子墓銘（大歷十四年）（元第二百五十一）

右吳季子墓銘，自前世相傳，以爲孔子所書。據張從紳（疑）記云：「舊石堙滅，開元中，元宗命殷仲容模楷其書以傳。一然則開元之前自有真本，至大歷中，蕭定又刊於石，則轉相傳摹，失其真遠矣。按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列聘諸侯，南不踰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第以其名傳之久，不可遽廢，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右集本）」

又別本

右古篆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一自前世相傳，以爲孔子所書。據張從紳（疑）記云：「舊石堙滅，開元中，元宗命殷仲容模本，遂傳於世。一然則開元以前已有刻石矣。其後正元中，鄭播又爲記，盧國遷建堂樹碑，則今本又非仲容所模者，字亦奇偉，莫知何人所書。按孔子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踰楚，推其歲月蹤跡，無過吳之理，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簡牘所容，惟博物君子，必能辨之。（右真蹟）」

唐鴈門王田氏神道碑（代宗時）（元無卷第）

右唐魏博節度使、鴈門郡王田承嗣碑，營田副使裴抗撰，子緒碑，節度判官邱絳撰。按唐書列傳：「承嗣十子，維朝華、繹、綸、綽、綽、純、綽，一而緒次當第七。此二碑皆以緒爲第六子，而無綽，自緒而下，有繪、純、紛、縉，與史不同。二碑當時故吏所作，必不誤，蓋史之繆也。其文與字皆不嘉，故余特錄其世次而已。（右真蹟）」

卷八

唐顏氏家廟碑（建中元年）（元第五十二）

右，顏氏家廟碑。顏真卿撰并書。真卿父名惟貞，仕至薛王友，真卿其第七子也。述其祖德，屬從官爵甚詳。（右集本）

唐顏魯公書殘碑（歲月闕）（元第三百九十七）

右，顏氏殘碑，以家廟碑考之，是顏允南碑也。家廟碑云：允南歷殿中膳部司封郎中司業金鄉男。一此碑云：肅宗入中京，遷司封尋封金鄉縣男。又云：遷國子司業。此碑云：二子頰頰（二字必有一字誤）頰好為五言詩，授校書郎，早卒。一。家廟碑亦云：頰好五言校書，而此碑又云：與弟允臧同時臺省。則為允南可知不疑。惟書頰事家廟碑云：侍郎蔣冽賞其判此碑云：為葦器所賞。小不同爾。治平元年寒食日書。（右真蹟）

又

余謂顏公書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嚴尊重人初見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愛也。其見寶於世者不必多，然雖多而不厭也。故雖其殘缺不忍棄之。（右集本）

唐湖州石記（歲月闕）（元第二百七十七）

右，湖州石記。文字殘缺，其存者僅可識讀。考其所記不可詳也。惟其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也。公忠義

之節，明若日月，而堅若金石，自可以光後世，傳無窮；不待其書，然後不朽。然公所至，必有遺蹟，故今處處有之。唐人筆蹟，見於今者，惟公爲最多；視其鉅書，深刻，或託於山崖，其用意未嘗不爲無窮計也。蓋亦有一作，其二趣好所樂爾。其在湖州所書，爲世所傳者，惟千祿字、放生池碑，尙多見於人家；而千祿字書，乃楊漢公摹本，其真本以訛缺，遂不復傳，獨余集錄有之。惟好古之士，知前人用意之深，則其埋沈摩滅之餘，尤爲可惜者也。（右集本）

唐顏魯公帖（歲月闕）（元第一百八十）

右，蔡明遠帖、寒食帖附，皆顏魯公書。魯公後帖，流俗多傳，謂之寒食帖。（集本無此十三字）其一（集本有「後」字）印文曰「忠孝之家」，一者錢文僖公自號也。希聖錢公字也。又曰「化鶴之系」，一者丁崖相印也。一澗州觀察使，一者錢惟濟也。（右真蹟）

唐顏魯公二十二字帖（歲月闕）（元無卷第）

斯人忠義，出於天性，故其字畫，剛勁獨立，不襲前蹟，挺然奇偉，有似其爲人。（右真蹟）

唐顏魯公法帖（虞世南帖附）（歲月闕）（元第一百八十）

右，顏真卿書二帖，并虞世南一帖，合爲一卷。顏帖爲刑部尙書時，乞米於李大夫云：「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亦已數月，今又罄乏，實用憂煎。」蓋其貧如此。此本墨蹟，在予亡友王子野家。子野出於相家，而清苦甚於寒士。嘗摹帖刻石，以遺朋友，故人云：「魯公爲尙書，其貧如此，吾徒安得不思守約！」世南書七十八字，尤可愛。在智永千字之後，今附於此。（右集本）

唐元次山銘（歲月闕）（元第二百四十三）

右元次山銘，顏真卿撰，并書。唐自太宗致治之盛，幾乎三代之隆，而惟文章獨不能革五國（二字集本作「陳隋」）之弊。既久而後韓柳之徒出，蓋習俗難變，而文章變體（集本作「之一」）又難也。次山當開元天寶時，獨作古文，其筆力雄健，意氣超拔，不減韓之徒也。（十二字集本作「雖少雄健，而意氣不俗」）可謂特立之士哉。（右真蹟）

唐張中丞傳（歲月闕）（元第二百八十三）

右張中丞傳，宰翰撰，嗚呼！（集本無此二字）張巡許遠之事壯矣！秉筆之士，皆喜爲之稱述也。然以翰所記考唐書列傳及韓退之所書，皆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爲疎略。雖云史家當記大節，然其大小數百戰，屢敗賊兵，其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滅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爲太繁，然廣記備言，所以備史官之采也。（右真蹟）

唐甘棠館題名（貞元間）（元第四百二）

右甘棠館題名，自唐德宗貞元以來，止於會昌，文字多已摩滅。惟高元裕韋夏卿所書，尚可讀。甚矣人之好名也！其功德之盛，固已書竹帛，刻金石，以垂不朽矣。至於登高遠望，行旅往來，慨然寓興於一時，亦必勒其姓名，留於山石，非徒徘徊俯仰，以自悲其身世，亦次來者想見其風流。夏卿所記，留連感愴，意不淺也。如高韋二子，皆當時知名士也。史傳載之詳矣。昔杜預沈碑漢水，謂萬世之後，谷或爲陵，庶幾復出，以見於世。其爲慮深矣。然預

之功業，不待碑而自傳；其區區於此者，好名之弊也。故士或勤一生以自苦，或餓死空山之中，甚者蹈水火，赴刀鋸，以就後世之名，爲莊生所笑者有矣。故余於集古，每得前世題名，未嘗不錄者。閔夫人之甚好名也。（右集本）

唐汾陽王廟碑（貞元二年）（元第九百二十九）

右郭子儀廟碑，高參文。其敘子儀功業不甚詳，而載破墨姓處木，討沙陀處密事，則唐書列傳無之。蓋子儀微時所歷（集本作「立」）其後遂立大勳，宜乎史略不書也。然唐書有處密處月朱耶孤注等，皆是西突厥薛延陀別部名號。余於五代史爲李克用求沙陀種類，卒不見其本末，而參謂處密爲沙陀，不知其何所據也。按陳翊子儀家傳亦云：「討沙陀處墨十二姓，一與參所書頗同。唐書轉蜜爲密，當以碑爲正。」（一有「治平甲辰七月十三日，以服藥家居書。」）（右真蹟）

唐賀蘭夫人墓誌（貞元七年）（元第三十二）

右賀蘭夫人墓誌，唐陸贄撰，或云贄書也。題曰：「祕書監陸公夫人墓誌銘。」而贄自稱姪曾孫。此石在常州。（一有「陸監名齊望」五字）（右集本）

唐辨正禪師塔院記（貞元中）（元第二百六十二）

右辨正禪師塔院記，徐峴書。誠能行筆，而少意思也。往時石曼卿屢稱峴書，曼卿多得顏柳筆法，其書與峴不類，而遠過之，不知何故喜峴書也。余當曼卿在時，猶未見峴書，但聞其所稱曼卿歿已久，始得此書，遂錄之爾。（右真蹟）

唐韓愈盤谷詩序（貞元中）（元第三百）

右送李愿歸盤谷序，韓愈撰。盤谷在孟州濟源縣。貞元中，縣令刻石於其側，令姓崔，其名淡，今已摩滅。其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當時選之官，尙未顯，其道未爲當世所宗師，故但云知名士也。然當時送愿者，不爲少，而獨刻此序，蓋其文章已重於時也。以余家集本校之，或小不同，疑刻石誤。集本世已大行，刻石乃當時物，存之以爲佳話，爾其小失不足較也。（右真蹟）

唐郭忠武公將佐略（貞元十二年）（元第八百五）

右忠武公將佐略，陳翹撰。忠武公者，郭子儀也。刻之所書，亦爲盛矣！猶言得其六七，蓋其官至宰相者七人，爲節度使者二十八人，尙書丞郎京尹者十人，廉察使者五人，據翹所得而書者，實六十人，而顯名於世者，蓋五十人，雖喬琳、周智光、辛懷光、僕固懷恩等，陷於禍敗，然杜鴻漸、黃裳、李光弼、光進之徒，偉然名見於當時，而垂響於後世者，亦不爲少，豈惟得失相當而已哉！雖汾陽功業，士多喜附以成名，然其亦自有以得之也。其忠信之厚，固出其天性，至於處富貴，保功名，古人之所難者，謀謨之際，宜亦得其助也。治平甲辰秋社前一日書。（右真蹟）

唐濟瀆廟祭器銘（貞元十三年）（元第八百）

右濟瀆廟祭器銘，張洗撰。碑云：「置齋郎六人，唐自高宗以後，官不勝其濫矣！一洗之所記，乃開元時事。州縣祠廟，置齋郎六人，可知其濫官之弊。然史家不能詳載，惟於碑刻偶見其一二爾。治平甲辰秋分後一日，中書東閣雨中書。（右真蹟）」

唐神女廟詩（貞元十四年）（元第一百四十三）

右，神女廟詩，李吉甫、邱元素、李貽孫、敬審等作。余貶夷陵，令時，嘗泛舟黃牛峽，至其祠下，又飲蝦蟆臺水，覽其江山，巉絕窮僻，獨恨不得見巫山之奇秀。每讀數子之詩，愛其辭翰，遂錄之。（一有「遂爲佳玩」字）（右集本）

唐馬寔墓誌銘（貞元十四年）（元第九十）

右，馬寔墓誌銘，唐歐陽詹撰并書。其文辭不工，而字法不俗，故錄之。寔之事迹，亦無足紀也。（右集本）

又

詹之文，爲韓退之所稱，遂傳於世。然其不幸早死，故其傳者不多。刻石之文，祇有此與福州佛記耳。尤可惜也！（右真蹟）

唐陽武復縣記（貞元十九年）（元第九百四十九）

唐衢文，世罕傳者。余家集錄千卷，唐賢之文，十居七八，而衢文祇獲此爾！然其氣格不俗，亦足佳也。（右真蹟）

唐石洪鐘山林下集序（貞元二十年）（元第八百八十九）

右鍾山林下集序者，石洪爲浮圖總悟作也。石洪爲處士，而名重當時者，以常爲韓退之稱道也。唐世號處士者，爲不少矣。洪終始無他，可稱於人者，而至今其名獨在人耳目，由韓文盛行於世也。而洪之所爲，與韓道不同，而勢不相容也。然韓常歎籍湜輩叛己，而不絕之也。豈諸子駁雜，不能入於聖賢之域，而韓子（集本有「獨」字）區區誨誘思援，而出於所溺，與此孔孟之用心也。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是日上以霖雨不止，分命羣臣祈禱，余祈於太社，既歸而雨遂止，某謹記。（右真蹟）

唐房太尉遺愛碑陰記（元和六年，同是石洪撰，附此。）

石洪文字，罕見於後世，故特錄之。（右見綿本拾遺）

唐韓退之題名（元和四年）（元第四百七十）（已下七篇，皆韓文公撰，故不與別碑歲月爲敘）

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集本有「記龍潭遇雷事」六字）天聖中，余爲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裴回柱下而去。遂登山頂，至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妄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試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摹刻於石也。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書。（右真蹟）

唐田宏正家廟碑（元和八年）（元第三百七十六）

右田宏正家廟碑，昌黎先生撰。余家所藏書萬卷，惟昌黎集是余爲進士時所有，最爲舊物。自天聖以來，古學漸盛，學者多讀韓文，而患集本訛舛，惟余家本，屢更校正，時人共傳，號爲善本。及後集錄古文，得韓文之刻石。

者，如羅池神、黃陵廟碑之類，以校（集本有一余字）集本，舛繆猶多；若田宏正碑，則又尤甚。蓋由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集本有一今一字）以碑校集印本，與刻石多同，當以爲正。（九字集本作「初未必誤，多爲校讎者妄改之。」）乃知文字之傳，久而轉失，其真者多矣！則校讎之際，決於取舍，不可不慎也。

印本云：「銜訓事嗣，朝夕不怠。」往時用他本改云：「銜訓嗣事。」今碑文云：「銜訓事嗣。」與印本同，知其妄改也。

印本云：「以降命書。」用他本改爲「降以命書。」今碑文云：「以降命書。」與印本同，知爲妄改也。

印本云：「奉我天明。」用他本改云：「奉我王明。」今碑文云：「奉我天明。」與印本同，知爲妄改也。此類甚多，略舉三事，要知改字當慎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韓愈南海神廟碑（元和十五年）（元第八百九十二）

右，南海神廟碑，韓愈撰，陳諫書。以余家舊藏集本校之，皆同，惟集本云：「蜿蜿蜒蜒。」而碑爲「蜿蜿蜒蜒。」一小異，當以碑爲正。今世所行昌黎集，類多訛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此刻石，人家多有故也。其妄意改易者頗多，亦類刻石爲正也。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唐韓愈羅池廟碑（長慶中）（元第五十七）

右，羅池廟碑，唐尚書吏部侍郎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沈傳師書。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二月，傳師自尚書兵部郎中翰林學士罷爲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其九月，愈自兵部侍郎遷吏部。」（集本有「然則據建碑時，愈未爲吏部，沈亦未爲舍人」字）碑言：「柳侯死後三年，廟成。」明年

愈爲柳人書羅池事，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卒，至（集本有「後三年」字）愈作碑時，當是長慶三年。考二君官，與此碑亦同，但不應在元年正月，蓋後人傳模者（二十三字，集本作「則二君官，當與此碑同」，其書元年正月，蓋傳模者。）誤刻之爾。今世傳昌黎先生集載此碑文多同，惟集本以步有新船爲涉，荔子丹今蕉黃蕉下加子（二十五字，集本作「此文與碑多同，惟集本云涉有新船，而碑以涉爲步，荔子丹今蕉子黃，碑蕉下無子字」）當以碑爲是。而碑云「春與猿吟而（集本作「吟」）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嘉祐八年六月二日書（右真蹟）

唐韓愈黃陵廟碑（長慶元年）（元第四十五）

右黃陵廟碑，韓愈撰，沈傳師書。昌黎集今大行於世，而惠本不真，余家所藏最號善本，世多取以爲正。然時時得刻石校之，猶不勝其舛繆，是知刻石之文可貴也，不獨爲翫好而已。黃陵碑以家本校之，不同者二十餘字，如家本言「降小君爲夫人」，而碑云「降小水」之類，皆當以碑爲正也。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右真蹟）

唐胡良公碑（長慶三年）（元第七百二十）

右唐胡良公碑，韓愈撰。良公者，名珣，韓之門人，張籍妻父也。今以碑校余家所藏昌黎集本，號爲最精者，文字猶多不同，皆當以碑爲正。茲不復紀。碑云「珣子逞迺巡遇述遷造」，而集本無巡，他流俗所傳本（集本有「又」字）有云遇或爲巡者皆非（集本有「也」字）當以碑爲正。治平元年七月晦日書（右真蹟）

唐韓文公與顛師書（歲月闕）（元第二百五十）

右韓文公與顛師書。世所罕傳。余以集錄古文。其求之既勤且博。七字集本只作「其求之博」。蓋久而後獲。有以易。集本無此字。擊字爲大傳。謂著山林與著城郭無異等語。宜爲退之言。其後書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則非也。蓋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後。移袁州。召爲國子祭酒。遷兵部侍郎。久之。始遷吏部。而流俗相傳。但知爲韓吏部爾。顛師遺記。雖云長慶中立。蓋并韓書。皆國初重刻。故繆爲附益爾。治平元年三月十三日書。
(右真蹟)

唐高閑草 (一無「草」字) 書 (歲月未詳) (元無卷第)

高閑草書。審如此。則韓子之言。爲實錄矣。廬陵歐陽修 (右見綿本別集二十三卷)

唐盧頊禱聰明山記 (元和二年) (元第五百八十六)

右禱聰明山記。盧頊撰。乃盧從史禱山神之記也。閱從史官屬題名。見孔戡與爲重允俱列於後。而感 (集本作「覽」) 韓退之記戡事云。戡屢諫從史不聽。卒爲重允所縛。一掩卷歎息者久之。嗚呼。禍福成敗之理。甚明。而先事而言則罕。見從事而言。則不及矣。自古敗亂之國。未始不如此也。 (右真蹟)

唐侯喜復黃陂記 (元和三年) (元第八百九十五)

右復黃陂記。唐侯喜撰。黃陂在汝州。汝州有三十九陂。黃陂最大。旣田千頃。始作於隋。記云。至貞元辛未。刺史虞戩始復之。 (辛未。貞元七年也。碑。元和三年建) 喜之文辭。嘗爲韓退之所稱。而世罕傳者。余之所得。此碑而已。 (右集本)

又（一作「祭樊仲文」）「復黃陂附記。」

昌黎先生，甚稱侯喜，其文罕傳於今，余所見止此一篇爾。（右真蹟）

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元和三年）（元第四百六十二）

右般舟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子厚所書碑，世頗多有，書既非工，而字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竊借其名以爲重。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世稱爲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爲道不同，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章，每極稱子厚者，豈以其名並顯於世，不欲有所貶毀以避爭名之嫌，而其爲道不同，雖不言，願後世當自知與？不然，退之以力排釋老爲己任，於子厚不得無言也。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書。（右真蹟）

唐虞城李令去思頌（元和四年）（元第三百八）

右虞城李令去思頌，李白撰文，王鏊篆。唐世以書自名者多，而小篆之學不（集本作「十一」）數家，自陽冰獨擅，後無繼者，其前惟有碧落碑而不見名氏。鏊，開元天寶時人，在陽冰前而相去不遠（集本有「亦工八分」四字）。然當時不甚知名，雖字畫不爲工，而一時未有及者，所書篆字，惟有此爾。世亦罕傳，余以集錄求之，勤且博，靡得此爾。今世以小篆名家如邵不疑、楊南仲、章友直，問之皆云未嘗見也。治平元年二月七日書。（右真蹟）

唐僧靈澈詩（元和四年）（元第一百八）

右靈澈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俗相傳以爲俚諺。慶曆中，天章閣待制許元爲江淮發運使，因修江岸，得斯石於他陽江水中，始知爲靈澈詩也。澈以詩稱於唐，故其與相倡和者，皆當時知名之士。包侍郎者，信也；徐廣州者，浩也。代宗時（一有「浩」字）爲嶺南節度使。（右集本）

唐南嶽彌陀和尚碑（元和五年）（元第一百一十三）

右南嶽彌陀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自唐以來，言文章者惟（一作「稱」）韓柳，柳豈韓之徒哉？真韓門之罪人也。蓋世俗不知其所學之非，第以當時輩流言之爾。今余又多錄其文，懼益後人之惑也。故書以見余意。（右集本）

唐陽公舊隱碣（元和中）（元第五百七十二）

右陽公舊隱碣，胡謫撰，黎燭書。李靈省篆額。唐世篆法，自李陽冰後，寂然未有顯於當世，而能自名家者，靈省所書陽公碣，筆畫甚可佳。旣不顯聞於時，亦不見於他處，以余家所藏之博，而見於錄者，惟此。雖未爲絕筆，亦可惜哉！嗚呼！士有負其能而不爲人所知者，可勝道哉！（右真蹟）

唐于覓神道碑（元和中）（元第九百六十八）

右于覓神道碑，盧景亮撰。其文辭雖不甚雅，而書事能不沒其實。覓之爲人，如其所書，蓋篤於信道者也。碑云：「司馬遷，儒之外五家，班固，儒之外八流，一其語雖拙，蓋言其一（集本作「覓」）學不駁雜也。然則非徒貶去釋老而已，自儒術之外，餘皆不學爾。碑又云：「其弟可封，好釋氏，覓每非之。」覓于頤父也。然可封之後，不大

顯，而竄之後甚盛。以此見釋氏之教，信嚮者未必獲福，毀貶者未必有禍也。碑言：「竄篤於孝悌，守節安貧，不可動以勢利。」其所履如此，足以與其後世矣。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右真蹟）

唐昭懿公主碑（元和中）（元第九百八）

右，昭懿公主碑，孟簡撰，皇甫鑄書。公主，代宗女也。號昇平公主，嫁郭氏。公主之號，自漢以來始有，謂天子之女，禮不自主婚（集本作「增」）以公主之，因以爲名爾。後世號某國公主者，雖實不以國公爲主，而名猶不失其義。唐世始別擇佳名以加之，如昇平之類是也。已失其本義矣！今此碑乃云諱昇平公主，字昇平公主（集本無此五字）斯莫可曉也已。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李光進碑（元和中）（元第七百六十三）

右，李光進碑，楊炎撰，韓秀寶書。唐有兩李光進，其一，光顏之兄，其一，光弼之兄（一無「兄」字）弟也。此碑，乃光弼弟也。唐史書此兩人事多誤，新書各爲傳以附顏弼，遂得其正。治平元年夏至日書。（右集本）

卷九

唐沈傳師遊道林嶽麓寺詩（長慶中）（元第一百十六）

右，嶽麓寺詩，沈傳師撰，并書。題云：「酬唐侍御姚員外。」而二人之詩不見，不知爲何人也。獨此詩以字畫傳於世，而詩亦自佳。傳師書非一體，此尤放逸可愛也。（右集本）

唐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長慶三年）（元第八十）

右絳守居園池記唐樊宗師撰或云：「此石宗師自書。一嗚呼！元和之際，文章之盛極矣！其怪奇至於如此。」
(右集本)

唐張九齡碑 (長慶三年) (元第三百六)

右張九齡碑按唐書列傳所載大節多同而時時小異傳云「壽六十八」而碑云「六十三」傳「自左補闕改司勳員外郎」而碑云「遷禮部」傳言「張說卒召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碑云「副知」至後作相遷中書令始云「知院事」共載張守珪請誅安祿山事傳云「九齡判守珪狀」碑云「守珪所請留中不行而公以狀諫」然其爲語則略同碑長慶中立而公薨在開元二十八年至長慶三年實八十四年所傳或有同異而至於年壽官爵其子孫宜不緜當以碑爲是也治平元年二月十日書 (右真蹟)

唐崔能神道碑 (長慶三年) (元第八百八十三)

右崔能神道碑李宗閔撰能弟從書碑云「拜御史中丞持節觀察黔中仍賜紫衣金印」按唐世無賜金印者官制古今沿革不同而其名號尙或相襲自漢以來有銀青金紫之號當時所謂青紫者綬也金銀者乃其所佩印章爾綬所以繫印者也後世官不佩印此名虛設矣隋唐以來有隨身魚而青紫爲服色所謂金紫者乃服紫衣而佩金魚爾宗閔謂賜金印者繆也今世自以賜緋銀魚袋賜紫金魚袋結入官銜而階至金紫光祿大夫者遂於結銜去賜紫金魚袋皆流俗相承不復討 (集本作「訂」) 正久矣故因宗閔之失并記之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 (右真蹟)

唐田布碑 (長慶四年) (元第八百四十二)

右田布碑，庾承宣撰。布之事壯矣，承宣不能發於文也。蓋其力不足爾。布之風烈，非得左邱明司馬遷筆，不能書也。故士有不顧其死，以成後世之名者，（集本有一猶一字）有幸不幸，各視其所遭如何爾。今有道史漢時事者，其人偉然其著，而市兒俚嫗，猶能道之，自魏晉以下，不爲無人，而其顯赫不成於前者，無左邱明司馬遷之筆，以起其文也。治平甲辰秋社日書。（右真蹟）

唐鄭權碑（寶曆二年）（元第七百六十八）

右姚向書。筆力精勁，雖唐人工於書者多，而及此者亦少。惜其不傳於世，而今人莫有知者。惟余以集錄之博，得此而已。熙寧辛亥夏清心堂書。（右見綿本拾遺）

唐李德裕茅山三像記（寶曆二年）（元第九百九十）

右茅山三像記，李德裕撰。德裕自號上清元都大洞三景弟子，上爲九廟聖主，次爲七代先靈，下爲一切含識，敬造老君孔子尹真人像三軀。此固俚巷庸鄙人之所常爲，德裕爲之，有不足怪。然以孔子與老君爲伍，而又居其下，此豈止德裕之獨可罪邪？今史記載孔子問禮於老聃，聃戒孔子去其驕氣多慾，而孔子歎其道猶龍之語，著於耳目。自漢以來，學者未有以爲非者，豈止德裕之罪哉？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開成五年）（元第五百三十九）（已下三篇，同是李衛公撰，故

不與別碑歲月爲敘）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兗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

好惡喜懼憂樂而裨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或至疲敝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一有「治平元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東廳後閣書。」（右集本）

唐李文饒平泉山居詩（開成五年）（元附五百三十九）

讀山居詩，見文饒夢寐不忘於平泉，而終不得少償其志者，人事固多如此也。余聞釋子有云：「出家是大丈夫事。」蓋勇決者，人之所難也。而文饒詩亦云：「自是功高臨盡處，禍來名滅不由人。」誠哉是言也。熙寧壬子正月二十九日書。（右真蹟）

唐李德裕大孤山賦（會昌五年）（元第二百一十九）

贊皇文辭甚可愛也！其所及禍，或責其不能自免。然古今聰明賢智之士，不能免者多矣！豈獨斯人也與？（右集本）

唐大孤山賦（歲月未詳）

右字畫頗佳，而傷於柔媚。世傳墀工小篆，此豈其筆邪？（右見綿本拾遺）

唐辨石鍾山記（太和元年）（元第三百二）

右辨石鍾山記并善權寺詩遊靈巖記附覽三子之文皆有幽人之思蹟其風尙想見其人至於書畫亦皆可喜蓋自唐以前賢傑之士莫不工於字書其殘篇斷稿爲世所寶傳於今者何可勝數！彼其事業超然高爽不當留精於此小藝豈其習俗承流家爲常事抑學者猶有師法而後世偷薄漸趣苟簡久而遂至於廢絕與今士大夫務以造（一有「業」字）自高忽書爲不足學往往僅能執筆而間有以書自名者世亦不甚知爲貴也至於荒林敗塚時得埋沒之餘皆前世碌碌無名子然其筆畫有法往往今人不及茲甚可歎也石鍾山記字畫在二者間頗爲劣而亦不爲俗態皆忘憂之佳玩也（右真蹟）

唐元稹修桐柏宮碑（太和四年）（元第一百一十）

右唐元稹撰文并書其題云：「修桐柏宮碑」又其文以四言爲韻語既牽聲韻有述事不能詳者則自爲注以解之爲文自注非作者之法且碑者石柱爾古者刻石爲碑諱之碑銘碑文之類可也後世伐石刻文既非因柱不宜謂之碑文然習俗相傳理猶可考今特題云修桐柏宮碑者甚無謂也此在文章誠爲小瑕病前人有時有忽略然而後之學者不可不知自漢以來墓類多題云某人之碑者此乃無害蓋自此石爲某人之墓柱非謂自題其文目也今稹云修桐柏宮碑則於理何稽也（右集本）

唐李藏用碑（太和四年）（元第三百七十一）

右李藏用碑王源中撰唐元度書元度以書自名於一時其筆法柔弱非復前人之體而流俗妄稱借之爾故存之以俟識者（右真蹟）

唐薛苹唱和詩（太和）（元第三百一十四）

右，薛莘唱和詩其間馮宿、馮定、李紳皆唐顯人，竊歎以詩名後世皆人所想見者。集本有一而宿尤有詩名一六字。然詩皆不及莘，豈唱者得於自然和者牽於強作邪？（右真蹟）

唐法華寺詩（太和八年）（元第一百七）

右，法華寺詩，唐越州刺史李紳撰。其後自序題云：「太和甲寅歲遊寺，刻詩於壁。」詳自序所言，似紳自書。然以端州題名較之，字體殊不類。甲寅，太和八年也。（右集本）

賽陽山文（太和九年）（元第五百四十三）

（翰林學士吳奎，知制誥劉徹，祠部郎中，集賢校理，江休復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祖無擇，屯田員外郎，編修唐書，梅堯臣，嘉祐四年四月六日，於編修院同觀，范鎮、景仁後至。）

右，跋尾者六人，皆知名士也。時余在翰林，以孟饗致齋，唐書局中六人者相與飲奕，歡然終日而去。蓋一時之盛集也。明年夏，鄰幾聖俞卒，又九年，而原甫長文卒。自嘉祐己亥至今熙寧辛亥一紀之間，亡者四，存者三，而擇之遭酷吏以罪廢，景仁亦以言事得罪，獨余頑然蒙上保全，貪冒寵榮，不知休止。然筋骸猶矣，尚此勉強而交遊零落，無復情悰。其感衰之際，可以悲夫！是時同修書者七人，今亡者五：宋子京、王景彝、呂縉叔、劉仲更，與聖俞也。存者二：余與次道爾。次道去年為知制誥，亦以封還李定詞頭奪職，因感夫存亡今昔之可歎者，遂并書之。熙寧四年二月十五日病告中書。（右見綿本拾遺）

唐武侯碑陰記（開成二年）（元第八百七十五）

右武侯碑陰記，崔備撰。唐劍南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及其將佐題名者二十九人，楊嗣復再題，及其僚屬又六人，并嗣復汝士詩兩首，合爲一卷。唐諸方鎮，以辟土相高，故當時布衣韋帶之士，或行著鄉閭，或名聞場屋者，莫不爲方鎮所取。至登朝廷，位將相，爲時偉人者，亦皆出諸侯之幕。如元衡所記裴度、柳公綽、楊嗣復，皆相繼去，爲本朝名將相，亦可謂盛矣哉。治平元年初，伏休假雨中書。（右真蹟）

唐王質神道碑（開成四年）（卷第闕）

右王質神道碑，唐太子賓客劉禹錫撰，并書。質字華卿，王通之後也。開成中，爲宣歙池等州觀察使。（右集本）

唐元度十體書（歲月未詳）（元第四百八十四）

右唐元度十體書。前本得於蘇氏，後本得於李丕緒。小卿丕緒，長安人，名家子，喜收碑文。二家之本，大體則同，而文有得失，故並存之，覽者得以自擇焉。（右集本）

唐鄭澣陰符經序（開成二年）（元第二百九十九）

右陰符經序，鄭澣撰。柳公權書。唐世碑碣，顏柳二家書最多，而法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模勒鑄刻，亦有工拙。（集本無此十八字）公權書高重碑，余特愛模者不失其真，而鋒鋸皆在。至陰符經序，則蔡君謨以爲柳書之最精者，云善藏筆鋒，與余之說正相反。然君謨書擅當世，其論必精，故爲誌之。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右真蹟）

又（已下八篇同是柳誠懸書或撰，故不與別碑歲月爲敘）

余自皇祐中得公權所書陰符經序，云求其經，有石已亡矣！常意必有藏於人間者，求之十餘年，莫可得。治平三年，有鑄工張景儒，忽以此遺，余家小吏速錄之，信乎余所謂物常聚於所好也。（右真蹟）

唐山南西道驛路記（開成四年）（元第一百二十七）

公權書，往往以模刻失其真，雖然，其體骨終在也。（右見綿本拾遺）

唐何進滔德政碑（開成五年）（元第二十二）

右，何進滔德政碑，唐翰林學士承旨，兼侍書柳公權撰，并書。進滔，唐書有傳，開成五年立，共高數丈，制度甚闕偉，在今河北都轉運使公廨園中。（右集本）

唐李聽神道碑（開成五年）（元第七百一十七）

右，李聽神道碑，李石撰。聽，父子爲唐名將，其勳業昭彰，故以碑考傳，少所差異，而史家當著其大節，其微時所歷官，多不書於體，宜然，惟其自安州刺史，遷神武將軍，史不宜略，而不書者，蓋闕也。（右集本）

唐李石神道碑（會昌二年）（元第四百一十三）

右，李石碑，柳公權書。余家集錄，顏柳書尤多，惟碑石不完者，則其字尤佳，非字之然也。譬夫金玉埋沒於泥

碑時時發見其一二，則粲然在目，特爲可喜爾。熙寧三年季夏既望書。（右真蹟）

唐高重碑（會昌四年）（元第四百八十九）

右高重碑，元裕撰，柳公權書。唐世碑刻，顏柳二公書尤多，而字體筆畫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亦繫於模勒之工拙，然其大法則常在也。此碑字畫鋒力俱完，故特爲佳。矧其墨蹟，想宜如何也。治平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書。（右真蹟）

唐康約言碑（太和七年）（元第八百二十五）

右康約言碑，柳公權撰并書。約言，宦者，爲河東監軍。唐自開元以後，職官益濫，始有置使之名。歷五代迄今，多因而不廢。世徒知今之使額非古官，襲唐舊號，而不知皆唐宦者之職。約言一在太和開成間，嘗爲鴻臚禮賓使，又爲內外客省使。一以此見今之使名，自樞密宣徽而下，皆唐宦官職也。又以見鴻臚卿寺，亦以宦者爲使於其間。約言一又爲宣徽北院副使；一又見當時南北院宣徽，皆有副使也。治平甲辰秋社前一日書。（右真蹟）

唐復東林寺碑（大中十一年）（元第三百十八）

右唐湖州觀察使崔黯撰，柳公權書。東林寺，會昌中廢之。大和中，黯爲江州刺史而復之。黯之文辭，甚道麗可愛，而世罕有之。（右集本）

唐會昌投龍文（會昌五年）（元第六百五十七）

右會昌投龍文。余修唐本紀，至武宗，以謂奮然除去浮圖，銳矣！而躬受道家之錄，服藥以求長年，以此知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其好惡有所不同爾。及得會昌投龍文，見其自稱承道繼元昭明三光弟子，南嶽炎上真人，則又益以前言爲不繆矣。蓋其所自稱號者，與夫所謂菩薩戒弟子者，亦何以異？余嘗謂：「佛言無生，老言不死，二者同出於貪。」信矣。會昌之政，臨事明果，有足過人者。至其心有所貪，則其所爲，與庸夫何異？治平元年五月五日書（右真蹟）

唐夔州都督府記（會昌五年）（元第七百二十四）

余嘗謂唐世人人工書，故其名埋沒者，不可勝數。每與君謨歎息于斯也。如具靈該繆師愈，今人尙不知其姓名，况其書乎？余以集錄之博，僅各得其一爾。（右見綿本拾遺）

唐俞珣書陳果仁告身并捨宅造寺疏（大中八年）（元第五百八十七）

右陳果仁告身并妻軫靜緣捨宅造寺疏。附疏後題云：「明政二年。」按隋書煬帝本紀：「大業十一年十月，東海賊帥李子通擁衆渡淮，僭稱楚王，建元明政。」則明政二年，乃大業十二年也。唐高祖實錄：「武德二年四月，隋禦衛將軍陳稜以江都降，即以稜爲總管。九月，李子通敗稜，陷江都，國號吳，建元明政。」則明政二年是武德三年矣。二說不同如此。呂夏卿爲余言：「若以大業十二年爲子通僭號之二年，則江都方亂，煬帝安得南幸？一而唐實錄陳稜事可據，則明政二年當爲武德三年也。隋書繆矣。果仁終始事迹不顯，略見於隋書云：「唐初爲隋太僕丞元祐將，煬帝已遇弒，沈法興（一有一與一字）果仁共殺祐，起兵據江表，法興自稱總管大司馬，錄尙書事，承制置百官，以果仁爲司徒。一其事止見此爾。開元中，僧德宣爲果仁記捨宅造寺，載其世家頗

詳，而其功閱官爵歲月多繆，德宣言中毒以死，而宅疏言見屠戮，當以宅疏爲是。德宣文辭不足錄，獨採其世次事蹟，終始著之，俾覽者覈其真僞，而少益於廣開煬帝本紀、高祖實錄，皆唐初人所撰，而不同如此，何哉？（右集本）

唐圭峰禪師碑（大中九年）（元第六十九）

右圭峰禪師碑，唐相裴休撰，并書。其文辭事迹無足採，而其字法，世所重也。故錄之云。（右集本）

唐濠州勸民栽桑勅碑（大中十年）（元第一百七十二）

余得劉莒修兗州宣王廟碑，見大中時中書門下牒，又得此碑，見大中時勅，乃知平章事，非署勅之官。今世止見中書門下牒，便呼爲勅，惟告身之制僅存焉。（右集本）

又別本（一作「勸農碑」）（增入）

皇祐元年春，余自揚移穎，舟過濠梁，得此碑於今樞密使張公昇。唐之制勅之文，今不復見，蓋官失其職久矣！此大中時勅也，尙可見其遺制焉。

唐閩遷新社記（大中十年）（元第五十五）

右閩遷新社記，唐濠陽守撰。其辭云：「大中十年夏六月，關西公命遷社于州坤（或作「城」）凡築四壇，壇社稷，其廣倍丈有五尺，其高倍尺有五寸，主以石壇，風師廣丈有五尺，高尺有五寸，壇雨師廣丈而高尺」

云。文字古雅，甚可愛。嗚呼！唐之禮樂盛矣！其遺文有足采焉。州縣社稷有主，見於此記。蓋大中時，其禮猶在也。按唐書，楊發自蘇州刺史爲福建觀察使，至大中十二年，遷嶺南節度。以歲月推之，關西公者楊發也。（右集本）

又

唐時州縣社稷有主，獨此碑見之。開元定禮，至大中時，猶僅存也。禮樂廢壞久矣，故錄此記以著之。（右真蹟）

唐令狐楚登白樓賦（咸通二年）（元第九百四十五）

右，登白樓賦，令狐楚撰。白樓在河中，至楚子綯爲河中節度使，乃刻於石。綯父子爲唐顯人，仍世宰相，而楚尤以文章見稱。世傳綯爲文，喜以語簡爲工。常飯僧，僧判齋，綯於佛前跪爐諦聽，而僧倡言曰：「令狐綯設齋佛知，蓋以此譏其好簡。楚之此賦，文無他意，而至千有六百餘言，何其繁也。其父子之性相反如此，信乎堯宋之善惡異也。（一有「治平元年八月八日，祈晴于太社，晨歸遂書。」）（右集本）

唐碓（集本作「盤」）溪廟（咸通二年）（元第八百三十五）

右，碓溪廟記，張翔撰。高駢書。駢爲將，嘗立戰功，威惠著於蠻蜀，筆硯固非其所事。然書雖非工，字亦不俗。蓋其明爽豪雋，終異庸人。至於惑妖人，呂用之、諸葛殷等，信其左道，以冀長年，乃騎木鶴，而習凌虛仙去之勢。此至愚下品，皆知爲可笑，而駢爲之，惟恐不至者，何哉？蓋其貪心已動。（集本作「薰」）於內，故邪說可誘於外；內貪外誘，則亦何所不爲哉。（右真蹟）

唐白敏中碑（咸通三年）（元第六百六十六）

右白敏中碑，畢誠撰。其事與唐書列傳多同，而傳載一敏中由李德裕薦進以獲用，及德裕貶，抵之甚力，以此爲甚惡。而碑云：一會昌中，德裕起刑獄，陷五宰相，竄之嶺外，公承是乏，後一年，寃者皆復其位，以此爲能。其爲毀譽難信，蓋如此。故余於碑誌，惟取其世次官壽鄉里爲正。至於功過善惡，未嘗爲據者，以此也。碑又言桑道茂事云：一桑道慕不知孰是。一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唐于僧翰尊勝經（咸通五年）（元第二百十三）

右尊勝經，于僧翰書。僧翰筆畫雖道勁，然失分隸之法遠矣。所以錄者，亦自成一家，而爲流俗所貴。故聊著之，庶知博採之不遺爾。（右真蹟）

唐孔府君神道碑（咸通十二年）（元第四百六十三）

右孔岑父碑，鄭綱撰，柳知微書。其碑云：一有子五人，載戮戮戮戮。一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一岑父六子，戮之下，又有威。一表據孔氏譜，譜其家所藏碑文，鄭綱撰。綱自言：一與孔氏有世舊，作碑文時，戮等尙在。一然則譜與碑文皆不應有失，而不同者，何也？余所集錄，與史傳不同者多，其功過難以碑碣爲正者，銘誌所稱有褒有諱，疑其不實。至於世繫子孫官封名字，無情增損，故每據碑以正史。惟岑父碑文及其家譜二者皆爲可據，故並存之，以俟來者。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侍上御崇政，疎決繫囚，退遂家居謝客，因書（右真蹟）

唐陸文學傳（咸通十五年）（元第五百四十七）

右陸文學傳，鴻漸自撰。茶之見前史，蓋自魏晉以來有之。而後世言茶者，必本陸鴻漸，蓋爲茶著書，自其始也。至今俚俗賣茶肆中，嘗置一瓷偶人於竈側，云此號陸鴻漸，鴻漸以茶自名於世久矣。考其傳，著書頗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潮（一作「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其多如此，豈止茶經而已哉。然其他書皆不傳。（右集本）

又（此與前跋相類，疑是稿本，今兩存之。）

右陸文學傳，題云自傳，而曰名羽，字鴻漸，或云名鴻漸，字羽，未知孰是。然則豈其自傳也。茶載前史，自魏晉以來有之，而後世言茶者，必本鴻漸，蓋爲茶著書，自刊始也。至今俚俗賣茶肆中，多置一瓷偶人，云是陸鴻漸。至飲茶客稀，則以茶沃此偶人，祝其利市，其以茶自名久矣。而此傳載刊所著書頗多，云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豈止茶經而已也。然他書皆不傳，獨茶經著於世爾。（右增入）

唐百巖大師懷暉碑（歲月闕）（元第九百二十八）

右百巖大師懷暉碑，權德輿撰文，鄭餘慶書，歸登篆額。又有別碑，令狐楚撰文，鄭綱書。懷暉者，吾不知爲何人，而彼五君者，皆唐世名臣，其喜爲之傳道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民之無知，惟上所好，惡是從。是以君子之所慎者，在乎所學。楚之文曰：大師泥洹茶毗之六年，余以門下侍郎，耶平章事攝太尉，一泥洹茶毗，是何等語。宰相坐廟堂之上，而口爲斯言。集本有「邪」一字，「皇夔稷契居堯舜之朝，其語言尙書載之矣，異乎此也。」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雨中書。（右真蹟）

卷十

唐王重榮德政碑（中和四年）（元第四百十六）

右，王重榮德政碑，歸仁澤撰，唐彥謙書。重榮當唐之末，再逐其帥，遂據河中，雖破黃巢，平朱玫之叛，有功於一時；而阻兵召亂，爲唐患者多矣！碑文辭非工，而事實無可采，所以錄者，俾世知求名莫如自修，善譽不能掩惡也。考重榮之碑，豈不欲垂美名於千載，而其惡終暴於後世者，毀譽善惡，不可誣故也。彥謙以詩知名，而詩鄙俚，字畫不甚工，皆非余所取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右真蹟）

唐張將軍新廟碑（龍紀元年）（元第二百十三）

右，張將軍新廟記，李巨川撰，唐彥謙書。張魯事，史傳詳矣！巨川文辭匪工，所錄者，彥謙書爾。彥謙書頗知名於世，故略存其筆蹟也。（右集本）

唐花林宴別記（歲月闕）（卷第闕）

右，花林宴別記，唐竇常撰。花林寺，在滁州全椒縣。余在滁陽，遣推官陳說，以事至縣，見寺旁石澗，岸土崩出，石巖隱隱有字，亟命模得之。（右集本）

唐潤州陀羅尼經幢（歲月闕）（元無卷第）

右，陀羅尼經幢，今在潤州寶墨亭中。唐雲陽野夫王奐之書。字畫頗爲世俗所重，故錄之，以備廣採。（右集

本

唐王棨詩（沈傳師李德裕唱和）（元第一百六十九）

惠泉在今荆門軍。余貶夷陵，道荆門，裴回泉上，得二子之詩，佳其詞翰，遂錄之，逮今蓋三十年矣！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書。（右見綿本拾遺）

唐人書楊公史傳記（歲月闕）（元第一百七十）

右，楊公史傳記，文字訛缺，原作者之意，所以刻之金石者，欲為公不朽計也。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然其字畫之法，迺唐人所書爾。今纒幾時而靡滅若此，然則金石果能傳不朽邪？楊公之所以不朽者，（八字集本作「楊公者，震也，其所不朽者。」）果待金石之傳邪？凡物有形，必有終敝，自古聖賢之傳也，非皆託於物，固能無窮也。迺知為善之堅，堅於金石也。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張龍公碑（乾寧元年）（元第二百五）

右，張龍公碑，趙耕撰。云：「君諱路斯，潁上百社人也。隋初，明經登第，景龍中，為宣城令，夫人關州石氏，生九子，公罷令歸，每夕出，自戌至丑歸，常體冷且溼，石氏異而詢之，公曰：『吾龍也。』蓼人鄭祥遠，亦龍也。騎白牛，據吾池，自謂鄭公池，吾屢與戰未勝，明日取決，可令吾子挾弓矢射之，繫鬣以青綰者，鄭也。絳綰者，吾也。』子遂射中青綰，鄭於東北去，投合肥西山死。今龍穴山是也。由是公與九子俱復為龍。一亦可謂怪矣！余嘗以事至百社村，過其祠下，見其林樹陰蔚，池水竄然，誠異物之所托，歲時禱雨，屢獲其應，汝陰人尤以為神也。（右集本）

又別本

龍公之事怪哉！余嘗以事至百社村，過其祠下，見其林樹陰蔚，池水窈然，誠異物之所托，歲時禱雨，屢獲其應，汝陰人尤以爲神也。（右真蹟）

瘞鶴銘

（元第八十八）（瘞鶴銘，黃庭遺教經，雖傳自晉，而公疑唐人所書，故附此。）

右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爲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一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爲奇。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願况道號，今不敢遂以爲况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右集本）

又（此與前跋相類，疑是稿本，今兩存之。）

右在焦山之足，常爲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一而止，世以其難得，尤以爲奇。惟余所得，獨若此之多也。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字亦奇放，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或云：一華陽真逸是願况道號，銘其所作也。」

黃庭經四首

右黃庭經一篇，晉永和中刻石，世傳王羲之書。書雖可喜，而筆法非羲之所爲。黃庭經者，魏晉時道士養生

之書也。今道藏別有三十六章者，名曰內景，而謂此一篇爲外篇，又分爲上中下三部者，皆非也。蓋內景者，乃此一篇之義疏爾。流俗又有一篇名曰中景者，尤爲繁雜，鄙俚之所傳也。余嘗患世人不識其真，多以內景三十六章爲本經，因取永和刻石一篇爲之注解。余非學異說者，哀世人之惑於縵妄爾。（右真蹟）

又（元題作「續跋」）

今道藏別有三十六章，曰黃庭內景，而謂此一篇者爲外景，又有分爲上中下三部者，流俗所行，又別有中景者，皆非也。所謂內景者，乃此經之義疏爾。中景一篇，尤爲繁雜，蓋妄人之所作也。此本晉永和刻石文字，時亦脫繆。然比今世俗所傳，頗爲精也。（右見綿本拾遺）

又

右黃庭別本（一作「刻」）續得之京師書肆，不知此石刻在何處，其字畫頗類顏魯公，甚可愛而不完，更俟求訪以足之。治平丁未閏月三日書。（右見綿本拾遺）

又

右黃庭經二篇，皆不著書人姓名。余初得後本，已愛其字不俗，遂錄之。既而又得前本於殿中丞裴造，造好古君子也。自言家藏此本數世矣，與其藏於家不若附見余之集錄，可以傳之不朽也。余因以舊本較其優劣，而並存之，使覽者得以自擇焉。世傳王羲之嘗寫黃庭經，此豈其遺法與？（一有「治平元年十月十二日致齊東閣書」十四字）（右集本）

遺教經（以下十七首歲月闕）（元第二百六十二）

右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僞也。蓋唐世寫經手所書。唐時佛書，今在者，大抵書體皆類此，第其精粗不同爾。近有得唐人書經題，其一云薛稷，一云僧行敦書者，皆與二人他所書不類，而與此頗同，即知寫經手所書也。然其字亦可愛，故錄之。蓋今士大夫筆畫能髣髴乎此者鮮矣。（右真蹟）

小字道德經（元第九百二十二）

右小字入分道德經，不著書人名氏，亦不知其所自來。或云在明州，其石今亡矣。問今藏書之家，皆云未嘗見也。其字畫精妙，見者多疑爲明皇書，而知非者，以其（集本有「首」字）但題御注，而不云御書也。（右真蹟）

唐人臨帖（元第七百八十八）

右，唐人所臨諸家法帖一卷。其前數帖，類真卿所書，蓋其筆畫精勁，他人未易臻此。按唐書言：「褚無量嘗請以當時所藏奇書名畫，命宰相以下跋尾，而元宗不許。」此乃有宋璟等列名于後，又頗多訛繆，豈後人妄增加之也。然要爲可託，何必窮較其真僞。今流俗所傳鍾王遺跡多不同，然時時各有所得，故雖小小轉寫失真，不害爲佳物。由是悉取前後所得諸家法帖，分入集錄，蓋以資博覽云。（右集本）

小字法帖（元第七百二十九）（以下十首跋法帖蓋摹本也，故類於唐人臨帖之後）

右，小字法帖者，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者，以官法帖，私自摹刻於家，爲別本以行於世。余因分以爲類，散入集錄諸帙。而程邈、衛夫人、鍾繇、王廙、宋儋，皆以小字爲一類。於此，余嘗辨鍾繇、賀捷表爲非真，而此帖字畫筆法皆不同，傳摹不能不失本體，以此真僞尤爲難辨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右真蹟）

又（元第七百七十三）

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者，竊取官法帖中數十帖，別自刻石以遺人，而傳寫字多轉失，然亦時有可佳者；因又擇其可錄者，分爲十餘卷，以入集目，聊爲一時之翫爾。其小字尤精，故錄於此。（右集本）

十八家法帖（元第四百二十）

右，世傳十八帖者，實二十五帖。蓋書者十八家爾，而流俗又自有羲之十八帖，然皆於出官法帖也。太宗皇帝時，嘗遣使者天下，購募前賢真蹟，集以爲法帖十卷，板而藏鏤之。每有大臣進登二府者，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御書院，往時禁中火災，板被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爾。故人間尤以官法帖爲難得，此十八家者，蓋官法帖之尤精者也。余得自薛公期，云是家藏舊本，頗真，今世人所有，皆轉相傳摹者也。（右真蹟）

雜法帖六首

嚮於薛十三處，得法帖一部，閱其第一，久而始獲。

一

南朝諸帝筆法雖不同，大率意思不遠，眇然都不復有豪氣，但清婉，若可佳耳。

二

學書，不必憊精疲神於筆硯，多閱古人蹟，求其用意，所得宜多。

三

羲獻世以書自名，而筆法相去遠甚！父子之間，不同如此。然皆有足喜也。

四

吾有集古錄一千卷，晚又得此法帖，歸老之計足矣！寓心於此，其樂可涯！嘉祐壬寅，大零攝事，致齋閑題。

五

古今事異，一時人語亦多不同；傳模之際，又多轉失；時有難識處，惟當以意求之爾。嘉祐七年，大饗明堂，致齋於中書東閣，偶題。

六

老年病目，不能讀書，又艱於執筆，惟此與集古錄可以把玩，而不欲屢閱者，留爲歸穎銷日之樂也。蓋物雖足，然後其樂無窮，使其力至於勞，則有時而厭爾。然內樂猶有待於外物，則退之所謂著山林與著城郭何異。

宜爲有道者所笑也。熙寧辛亥清心堂書。（右見綿本別集二十三卷）

景福遺文

余在夷陵時，得之民家，見當時縣有驅使官衛直典，然云米（一作「來」）不（闕）者，莫詳其語。嘉祐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右見綿本別集二十二卷）

浮槎寺八記詩（元第七百五十三）

右浮槎寺八記詩者，自云：「鴈門釋僧皎，字廣明，一作詩雖非工，而所載事蹟，皆圖經所無，可以資博覽。浮槎山，在今廬州慎縣，其上有泉，其味與無錫惠山水相上下，而鴻漸茶經及張又新等水記皆不載。嘉祐中，李留後端愿守廬州，以其水遺余，因爲之記其事。余甚愛山泉，而浮槎水特佳，頗怪前世遺而不錄，及得僧皎記浮槎入事，亦無之，乃知物之晦顯有時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右真蹟）」

福州永泰縣無名篆（元第一百八十七）

右在福州永泰縣觀音院後山上，世俗多傳以爲仙篆。太常博士黃孝立，閩人也，嘗爲余言：「其山無名，上多頑石，無復鐫刻之蹟。如人以手指畫泥而成，文隨圓石之形環布之，如車輪循環，莫知其首尾。」又言：「孝立嘗至廣州，見南蕃人以夷法事天，日夕焚香拜金書字，號爲天篆者，正類此，然不能曉也。」今人亦有以道家之言譯之者，曰：「勤道守三一，中有不死術。」亦莫知其是非也。（右真蹟）

又（此與前跋相類，疑是稿本，今兩存之）

右在福州永泰縣觀音院後山上，太常博士黃孝立閩人也。爲余說曰：「山無名，而甚高峻，石皆頑，無復鐫刻之迹，如人以手指畫泥而成。文隨圓石之形環布之。」又曰：「一孝立嘗至廣州，見南蕃人以夷法事天，日夕拜金書字圖號，天篆者視其字與此篆正同，然不能考也。」今世人亦有以道家之言譯之者，曰：「勤道守三，一中有不死術，一亦莫得而詳焉。」

謝仙火（元第二百六十八）

右謝仙火字，在今岳州華容縣廢玉真宮柱上，倒書而刻之，不知何人書也。傳云：大中祥符中，玉真宮爲天火所焚，惟留一柱有此字，好事者遂模於石。慶曆中，衡山女子號何仙姑者，絕粒輕身，人皆以爲仙也。有以此字問之者，輒曰：「謝仙者，雷部中鬼也。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世間。」後有聞其說者，於道藏中檢之，云實有謝仙名字，主行火，而餘說則無之。由是益以仙姑爲真仙矣。近見衡州奏云：「一仙姑死矣，都無神異。」客有自衡來者云：「一仙姑晚年羸瘦，面皮皴黑，第一衰媪也。一嚮時，蘇州有一丐者，臥道中，相傳云：「是得仙者也。」自天墜中，余已聞之，後二十餘年，尙在其人，姓沈，舉世皆傳爲沈臥仙云。臥而飲食不漏，州縣吏屢使人監守，或潛伺察之，皆實臥而不起，亦不漏，遂相傳以爲神。旣而亦以病死，雖素信惑其事，喜爲之稱說者，亦不云死時有異也。斯二人者，皆今世人以爲仙者如此，故并載之。」（一有一治平元年上元日書。）（右集本）

周伯著碑（元第七百六十九）

右周伯著碑者，在今宿州，出於近歲，蓋官部春夫，開汴渠於泥沙中，掘得之。其文字古怪，而摩滅無首尾，了不可讀。伯著不知爲何人，其僅可見者云：「渤海君元孫季景長子也。」其事蹟不可考，文辭莫曉，而字畫不工。

徒以其古怪而錄之，此誠好古之弊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右真蹟）

裴夫人誌（天寶四年）（元附一百八）

右裴夫人誌，辭翰瀟灑，固多情思，惜乎不見其名氏。石在長安之萬年矮槐，文亦佳，在亳州法相寺，二者皆後得，故續附於此。熙寧二年六月二十有八日，青州山齋書。（右見綿本拾遺）

五代時人署字（以下九首歲月闕）（元第七百三十）

右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合一卷。前人遺蹟，往往因人家告身，莊宅券契，故後世傳之猶在此。署字，乃北京人家好事者，類而摹傳之爾。（右集本）

楊凝式題名（李西臺詩附）（元第八百一十四）

右楊凝式題名，并李西臺詩附。自唐亡道喪，四海困於兵戎，及聖宋興，天下復歸於治，蓋百有五十餘年。而五代之際，有楊少師，建隆以後，稱李西臺，二人者，筆法不同，而書名皆為一時之絕，故並錄於此。（右真蹟）

徐鉉雙溪院記（元第二百六十九）

右雙溪院記，徐鉉書。鉉與其弟錯，皆能入分小篆，而筆法頗少力。其在江南，皆以文翰知名，號二徐，為學者所宗。蓋五代干戈之亂，儒學道喪，而二君能自奮然，為當時名臣，而中國既苦於兵，四方僭僞割裂，皆逼迫擾攘不暇，獨江南粗有文物，而二君者優遊其間。及宋興，違命侯來朝，二徐得為王臣，中朝人士皆傾慕其風采，蓋亦

有以過人者，故特錄其書爾。若篆，則與鉉同時有王文秉者，其筆甚精勁，然其人無足稱（二字集本作一，所聞一也）。治平元年上元日書。（右真蹟）

王文秉小篆千字文（元第五百二十六）

右，小篆千字文者，江南人王文秉書。其後題云：「大唐庚申歲」者，建隆元年也。僞唐李煜，自周師取淮南，畫江爲界以稱臣，遂削去年號，奉周正朔。然世宗特許其稱帝，故文秉猶稱唐而不書年號，直云庚申歲也。文秉在江南，篆書遠道徐鉉，而鉉以文學名重當時，文秉人罕知者，學者皆云：「鉉筆雖未工，而有字學一點一畫，皆有法也。」文秉所書，獨余集錄屢得之，此本得於太學楊南仲紫陽石磬銘者，張獻撰，亦文秉書也。（右集本）

王文秉紫陽石磬銘（元附五百二十六）

右，紫陽石磬銘，余獨錄於此，而不附他書者，文秉之書，罕見於今也。小篆自李陽冰後，未見工者。文秉，江南人，其字畫之精，遠過徐鉉，而中朝之士，不知文秉，但稱徐常侍者，鉉以文章有重名於當時故也。歲在辛酉，晉天福六年，李昇之昇元五年也。五代干戈之際，士之藝有至於斯者，太平之世，學者可不勉哉。（右見綿本拾遺）

郭忠恕小字說文字源（元第一百八十四）

右，小字說文字源，郭忠恕書。忠恕者，（集本有一五代漢周之際，爲相陰公從事，十二字）及事皇朝，其事見實錄，頗奇怪。世人但知小篆，而不知其楷法，尤精！然其楷字，亦不見刻石者，蓋惟有此耳。故尤可惜也。五代干戈之際，學校廢，是謂君子道消之時，然猶有如忠恕者，國家爲國百年，天下無事，儒學盛矣！獨於字書忽廢，幾

於中絕。求如忠恕小楷，不可得也。故余每與君譚，歎息於此也。石在徐州。（集本無此四字）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郭忠恕書陰符經（元第一百八十八）

右陰符經，郭忠恕書。篆法自唐李陽冰後，未有臻於斯者。近時頗有學者，曾未得其髣髴也。實錄言忠恕死時甚怪，豈亦異人乎？其楷書尤精也。嘉祐六年九月十五日宴後，歇治假閒覽，因題。（右真蹟）

太清石（集本作西）闕題名（元第五百五十三）

余自至亳，始得悉閱太清之碑，其佳者，皆已入余集古錄矣。乃知余之集錄，所得多矣！惟兩石闕題名未有，今續錄於此。熙寧元年二月十九日書。（右真蹟）

太清東闕題名（元第五百三十二）

熙寧元年二月十八日，余率僚屬謁太清諸殿，裴回兩闕之下，周視八檜之異，窺九井禹步之奇，酌其水以烹茶而歸。十九日書。（右見綿本拾遺）

集古錄跋尾終

集古錄跋尾卷十

